

【第三冊】

徐醒民先生講述

誠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

也，日月星辰繫焉。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。後極于天。優優大哉，是故居上不驕

，為一國其言也。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

反古之道。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

中庸研讀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# 中庸之三

## 目錄

- 廿三、誠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……………一
- 廿四、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……………四一
- 廿五、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……………五三
- 廿六、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……………六三
- 廿七、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……………七五
- 廿八、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；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廿九、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- 三十、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卅一、子曰：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詩曰：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中庸研讀講記(三)

中庸研讀講記(三)

儒學小組敬記

第二十三章

誠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壹言而盡也：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誠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

從這裏開始，我們先就研究這兩句。「誠」就是講至誠。至誠，聖人成就了，那是沒有問題了；我們學中庸、學聖人的話，就要學至誠。學至誠，要「自成也」，這個學不能夠叫人代替我學。懂得怎麼樣學至誠了，必得要自己來學。自己學，那就要實實在在的下工夫了。這個誠是什麼呢？你要學這個誠的話，就是自己一點點虛假都沒有啊！我們辦事情、對待一切的人，都要拿這個誠心來待人接物，这才是往誠上面去學。這個必須要自己實在的去做，不能敷衍，這叫自成。在佛家一些高僧大德講佛法，常常警惕人，他說：「各人吃飯各人飽」，你肚子餓了，肚子餓了要吃飯啊！要吃飯，你自己吃，不能叫人家代替自己吃飯，那個辦不到的事情，這是比喻的話。重要的就是「各人生死各人了」，人人都有生死的大問題，這個生死問題怎麼個了結呢？怎麼解決方法呢？各人自己求學。求的什麼學呢？求覺悟的學。佛這個字就是覺悟，就是教人家覺悟；我們中國的儒學，也是一樣的教人家覺悟。儒學的目的講到高的境界，也是教人家解決生死問題。孔子就講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聞道，聞什麼道啊？聞的就是解決生死之道。聞道，解決生死之道明瞭了，有辦法可以解決生死了；夕死可矣，到了傍晚就死也可以了。為什麼呢？聞到道了，

有辦法可以把生死問題解決了，那不怕了。換句話說，在沒有聞道之前，這個生死是冤枉的，糊裏糊塗的生、糊裏糊塗的死；死了以後，到那裏去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孔子叫大家聞道。聞道，學了這個道以後，生死問題解決了，死那可以了。死的是什麼呢？聞了道之後，覺得我們這個身體，死是這個身體死，那個中庸之道，《中庸》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那個性沒有死。聞道是聞了這個性，知道本性了，往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往率性這個路上去走，自己本性開發出來，那有生死啊？這就沒有生死啊！所以聞道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，這就沒有生死了。在佛家那些善知識講：「各人生死各人了」，儒家也是這樣啊！你要學至誠之道，至誠之道學到了，生死就了了，本性就出現了。這個必須自己學，要自己下真工夫，下的是什麼真工夫呢？一切的事情不要為了自己私人的利害，你做任何事情不要把自己私心放在上面，這就能夠學至誠之道。如果有一些私心在上面，至誠之道就學不到。所以這裏說「誠者，自成也」，等於說自己肚子餓了，自己要實在吃飯，不能夠拿個碗盛著一碗飯，在那裏做個樣子給人家看。做個樣子給人家看，人家看是以為你在吃飯，但是你自己沒有吃下去，結果飢餓還是自己飢餓。我們要學至誠之

道的話，如果表面上我做出給人家看，實際上全部為著自己的利益，這就是表演給人家看，那就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所以是必須自成，自己成就。

「而道，自道也。」道是什麼呢？講究學至誠之道，你必得要學天道，從學天道開始。為什麼學至誠之道從天道開始呢？天道，比如說春夏秋冬這個四時，春天來了，它不是為大地上那一部分的人來的，它是為了大地上的人以及萬物來。來了之後，春天該起的春風，把萬物吹開來，讓它能夠好好的生長；該下雨的時候，它就下雨來滋潤大地上的萬物，這是天道啊！整體來講，古人講：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。」覆是什麼？覆蓋，這個天空，天空是蓋在這個大地上，拿這個覆蓋做比喻，這就是空間啊！我們人在大地上沒有空間怎麼行呢？這個空間，不是為某一個特殊的人，這個天空是為地球上整體一切的人、一切的物。我們在地球上的人，現代的話，有的感覺空間太小不夠用；有的是空間很大、很廣，這是人造成的。而這個天空啊！它一點私心都沒有，叫天無私覆啊！地呢？無私載也。這個大地，它都承載我們人類萬物。我們凡是在大地上的人，我們中國人，它要平等地承載我們中國人、



美國人、法國人、日本人、非洲人等這些國家，不管他是那一國家的人，這個大地同樣地、平等地來承載他們，這就是地無私載啊！我們學至誠之道，就要學天地之道，天道就是把天地包含在內，就要學天道。學這個天道，就是學至誠之道的必經之路。這個必經之路，你叫誰去學呢？叫誰來指導你學呢？這個「而道，自道也」，上面那個道是天道，下面那個道不讀道，讀導，指導、領導。我們學天道，不必要他人來領導我們，也不需要他人來誘導我們，我們自己領導自己。自己怎麼樣領導自己呢？我們就是知道至誠之道那麼好，要想學至誠之道，必須要學天道。天道是無私的、平等的，我們要學天道就是學著大公無私、平等。存著平等心、憑著大公無私的心，這樣我們對待一切人、辦任何事情，我們都以這個心來辦事情。

我們要從事政治的話，我們就用這個心來辦政治。以大公無私的心、以平等的心來治理國家，這個國家一定治得好。不但把自己國家治得好，而且由於你能夠把你這個國家治好，你可以影響其他的國家，都來向你學習，這樣你就做到平天下的功效。你雖然是治理你的國家，只要把你這個國家治得好，你也能夠辦得到平定天

下。平天下並不是說你用你的能力，你把天下那些國家都叫他們來歸向於你，那些國家都變成你的一個國家，由你來統治，不是如此啊！你認為非洲這些國家不好，你要把非洲這些國家滅掉，你到非洲去把非洲的國家變成你的國家，你來替他辦理政治，這個辦不到的。我們中國講王道，王道是什麼呢？像周文王那個時候，他在殷紂王的時代，文王在西邊，雖然是個小國家，他推行的政治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殷紂王統治天下有很多國家，有三分之二的那些各國的君主，都來擁護周文王，他們的心向著文王。這個心嚮往周文王，並不是說文王來行霸道，把那些國家都滅掉了，不是這麼講法。他以一種非常美好的政治，文王把自己的小國家治得一切都上軌道，國泰民安，讓那些國家都羨慕周文王，來向他學習，那個時候還不算文王，是西伯昌。換句話說，他得了殷紂王三分之二天下的君主嚮往他的心了，這是王道。那麼這個「而道，自道也」，我們學天道的話，就是學天地的大公無私。我們學天地大公無私的話，雖然不辦政治，我們做一切事情，都是存著什麼心呢？不是為自己，是為利益他人。你研究學術，這個學術研究出來是為大眾的，為造福大眾的福利，自己不要求那個智慧財產權，你這就是學天道。你辦政治，你全副的精神，都

是為了民眾，實實在在把民之所欲放在自己心裏。不要口頭講民之所欲，相反的，把自己的所欲放在心裏面，那個是假的。真的是你確確實實把民眾的疾苦，你要想辦法替他解決；民眾所希望的，你要替他辦，讓他得到他所希望的那種福利，這就是學天道。

學天道的時候，「而道，自道也」，不是人家勸告你，人家勸告你沒用的，你的心與天道相違背的話，人家再怎麼講，沒有用處。而必須學，為什麼學天道？天道，天的心可以說大得沒有界限的，你看這個虛空，虛空有什麼界限啊？這個太虛空不只有我們這一個地球，有多少個星球都在太虛空裏面，太虛空都為著所有的星球，平等的來照顧他們，學天道是要這樣學法。不要因為有些人說：喔！我不為自己，我為我自己家庭，或者是我為我的事業單位，我只為我這個工廠，或為我這個公司。甚至於說你做一個省長，我只為我這一個省，我這個省以外我就不管了，你這個心距離那個天道太遠了。就算你是為你的國家，你是美國也好、是英國也好，美國總統你只為你美國好，你也是很誠心誠意的為美國好，別的國家你不管，那你距離這

個天道還很遠。任何一個國家也是，不論是那一個國家，雖然你是誠心誠意為你這個國家，但是不能平等為其他的國家，你的國家是人類，是不錯，別的國家、那些國家的人也是人類啊！必須要有平等心對待一切人。不但以平等心對待一切人，而且平等心對待一切的萬物。不拿平等心出來辦事情的話，你為你這個國家好，損害了其他的國家，那這個與天道相違背。這種事情別人勸告，也勸告不了，必得要自己去做，自導啊！自己領導自己。換句話說，自己要拿出自己的良知良能出來。為什麼要拿出良知良能出來呢？有良知良能出來，學天道才能真正學到；沒有良知良能的話，都是有自私自利在那裏障礙自己，這個天道學不到啊！天道學不到，一般說：那我不學天道。假如不學天道，那些學儒的老儒都曾經這麼講：「你不為聖賢，便為禽獸。」你不向道上面去走，反其道而行的話，別說人做不成，那就墮落到禽獸去了，這個利害一定要明瞭。

我們人到人世間來好不容易啊！既是到人間來，學了《中庸》，那我們必得要學做聖人。假如不學做聖人，不學天道利害在那裏啊？不學天道就是讓自私自利的

心，把自己引導到那裏去呢？引導到畜生那裏去了，做了禽獸了。這個不是罵人的話，這是真實的話，事實如此。厲害得非常嚴重啊！這個，我昨天在蓮社講《論語》的時候，我舉了一個例子。什麼例子呢？就是昨天聯合報有一個照片刊登出來了，那個照片是美聯社——美國一個通訊社，美聯社提出來的一個資料。有一隻螃蟹，螃蟹就是畜生，是水族裏的一種動物。那很奇怪，那個螃蟹的殼上面是一個人的面貌，人的兩個眼睛，有鼻子、有嘴巴。那很奇怪！捉到這隻螃蟹的人，他就不敢把牠殺來吃，送到水族館裏去。水族館一研究的時候，恐怕這是假的吧？把牠養了。養了一個時候，這個螃蟹脫了殼，脫了殼再長出來的殼，還是有人的面貌。可見那不是假的，不是人用什麼顏色、用筆在殼上畫出來的。牠的外殼脫掉了以後，那個裏面還有人的面貌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就是這個螃蟹一定是由人道墮落到畜生道裏去了。這個人一定過去他的私心太重。他處處做的事情橫行霸道。我們中國過去有一句俗話：「但將冷眼看螃蟹」，這是比喻的話，比喻一個人，「看你橫行到幾時」，一個人橫行霸道就像螃蟹一樣的，橫著走，他不走正路。一個人在人羣之中，他不走正路，是橫行霸道的對待人，就跟螃蟹一樣的，看你能夠橫行到幾時啊？一死了以

後，怎麼樣呢？墮落了，那就是古人講的話：「不為聖賢，便為禽獸。」做螃蟹不就是禽獸嗎？各位聽了這話，你可以找找那個資料，現代大家都講科學，那個事實一出來，科學也承認這是事實。你把聯合報的那個照片找出來看看，還是美國的通訊社，美聯社供應的照片呢！這就說明，我們學做人一定要學聖賢。學聖賢的好處，學到聖人，當然是解決生死問題；就是還沒到那個境界的時候，前面講「善必先知之；不善必先知之。」先知道以後，我們就有辦法能夠解決這些問題。

「而道，自道也」，懂得這個好處，必得要學至誠之道；不學至誠之道，那個災難就在後頭。不但這一生遇到很多災難，最大的問題：一死了之後，我們在世的時候昧著良心來待人，昧著良心來辦一切事情，死了之後，就變成畜生了。變成畜生還是比較輕微的呢！嚴重的話，現在世界上那一個宗教都講有天堂、有地獄，害人的話，最嚴重的就墮到地獄裏面去了。儒家不是不講，也講，孔夫子就說：「遊魂為變」，遊魂為變，人死了以後，這個靈魂到處遊蕩，變來變去，變到那裏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必須要「道，自道也」，自己要警覺，自己要覺悟，必須要學天道。

天道就要把自己的心放開來，平等的、大公無私的，不但為你這一個國家，也要為整個人類，甚至於整個萬物，你這才是學天道。這個必須自動自發的來學，這叫道也。

**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。**

這個物當事情講，「誠者，物之終始」，是學誠學好的人，學誠學好的人是一「誠者」。「物之終始」，他辦事情，自始至終有條有理的來辦。他辦任何事情，就是前面講的「而道，自道也」，學天道。學天道的是什麼呢？天是辦一切事情，譬如說春夏秋冬，春天去了，夏天來；夏天去，秋天來；秋天去是冬天；冬天去，春天又來。四時循環不斷，天沒有休息的時候。「物之終始」，辦的事情，為什麼叫終始，不叫始終呢？始終，一樁事情開始辦成功了，終了，辦終了就休息了。而終始就是沒有了的時候，辦成功了，終了，終了又開始。就像我們現在一年，一年從春天開始，到冬天是終了，這一年終了。就天來講的話，冬天這個終，接著春天又開始，所以講終始，沒有結束的時候。我們學天道的話——學誠者，你辦任何事情，物之終

始，你辦任何事情，就是成功了，然後又開始，成功又開始，這就是學天道。不可以說我這個事情辦成功了，我現在要休息休息了，那就不是學天道。學天道就是終而又始。反過來講，「不誠無物」，無物這個物還是當事情來講。「不誠」，不能學天道那樣至誠的話，「無物」就是一樁事情也辦不成功，大事也好，小事也好，沒有一件事情能夠成功。

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

「君子」是什麼呢？有兩種講法：辦政治的，古時候做天子、做諸侯，或者是做卿大夫，都叫做君子指在位的；另一種講法呢，讀書學道的人也是君子。這個君子在這裏講，含有兩種意思，一個是在位的君子，一個是不在位讀書學道的君子。這個學誠，「誠之為貴」啊！以誠為最貴了。這前面一段是講自己學誠，下面一段，不但你自己學誠，儒家孔夫子聖人教他的弟子說：「汝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你要學個君子儒，不要做個小人儒。小人儒是什麼呢？只為自己成就，自己求學修道，自己求解決生死問題，這是小人儒。君子儒是什麼呢？自己當然要求學修道，



要求解決生死問題，在你自己這樣學的時候，同時也要幫助他人這樣學，這叫君子儒。

**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**

「誠者」你學誠的人，「非自成己而已」，不是自己成就自己而已啊！成就自己，那是小人儒，我自己問題解決就算了，不是如此。學誠、學至誠之道的人，前面講學誠、學天道，天道這個天不是為自己啊！天是為天空裏面所有的那些星球。就我們大地來講，天空是為我們大地上整個萬物啊！它自己沒有私啊！所以這裏講：非自成己，不是自己成就自己而已；而已，這包含在內就是說，我們既是學誠，在學的時候，一方面自己學誠，一方面也幫助他人來學誠，是這個意思。下面就說得更明顯了：「所以成物也。」我學了成己，學成己的目的要成物，成物這個物就是指一切的人類。為什麼指的一切人類呢？這個要回過頭來，我們再想一想，《中庸》開頭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性沒有說是誰的性，我們是中國人的性啊？還是美國人的性啊？還是非洲人的性啊？沒有這麼講啊！就個人來講，不是我的性、是你

的性，沒有這個講法，這個性是普遍一切人共同的性。既是共同的性了，我們就是一體。既是一體的話，我們學不是為自己學。學至誠之道，也是同時為所有的人來學，這叫成物。這在我們學的時候，我們心量就要放開來，同時為所有的人來學，學成功了，一起成功。雖然還有人沒在學、沒成功，我學，我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要幫助一切人來學，那叫成物。

**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**

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是仁。仁是什麼呢？仁慈，存著仁慈，那就是自己明瞭有天命之謂性了，我明瞭這個性，別人沒有明瞭這個性，我要發這個仁慈之心，要幫助人家也明瞭有這個性，也要把這個性開發出來，這就是仁。沒有仁心是不可以的。成己的目的就是成就自己的仁慈心。「成物」是什麼呢？「知也」，這個知是智慧的智。「成物」是幫助一切人來學成功至誠之道。把至誠之道學成功，這要靠智慧，沒有智慧怎麼行呢。

**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**

「性之德也」，除了仁、智以外，鄭康成前面講的注解「天命之謂性」的性，他就拿金木水火土來注解的。金木水火土是物質，與這個物質融合來講，在我們人的心理來講有仁義禮智信。仁義禮智信都是從天命之謂性，從性裏面出現的、出來的。所以這個仁智，除了這個以外，仁義禮智信，總體說五種都是性德，性德是本性裏面出來的。「合外內之道也」，外，成物是外，成己是內。無論是就外成物來講，就內是成己來講，整體合起來都是性德。為什麼都是性德呢？我剛才就說過了，不問是那一個人，那一個地區的人，那一國家的人，甚至於我們地球以外的外星人，外星人只要他跟我們人一樣有情感、有心理，不問他長的是什麼樣子，都是成物啊！我們幫助他學至誠之道，都是成物。這些人都是跟我們一樣，都是同一個性、同一體。既是同一個體的話，都是性之德。因此，合外內之道，外內之道就是一切都是一體的。就一體的來講，我們成就自己、成就他人，成物也就是成自己，成自己也是為了成就他人，人我一體的。你這樣學至誠之道才是正確的來學。沒有了解這個道的話，還存著有我有他，分開來講，那還是不夠圓融。能夠這麼來學，合內外之道，融歸這個性德了，「故時措之宜也」，那你一切時候做任何事情都是適當的，無

往而不合適。

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

前面講到誠，我們學《中庸》就是學把自己的真如本性，就是天命之謂性，把它開發出來，這就成就聖人了。成就聖人，前面孔子答復魯哀公怎麼樣治國的時候，講到後來，孔子特別告訴魯哀公，辦一切的事情，這個誠非常重要。誠就是從自性裏面，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裏面發展出來的。因此，從孔子告訴魯哀公那一篇之後，接著下面好幾章，就是講這個誠字的重要性。前面講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，那麼我們人就要學這個誠。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就是說明本性就是誠，我們學聖人的話，就要學誠。我們學誠，除了自己學以外，還要勸告他人一起學誠。學好了以後，做任何事情，辦政治也好，教學也好，以及各種事情，「故時措之宜也」，怎麼樣做都是適當的，無往而不宜。

「故至誠無息」，我們學誠，怎麼個學法呢？就拿聖人來講，聖人他已經是學這個誠學成功了，學成功學到至誠的地步了。至誠是誠完全成就了，得了至高無上

的這個誠。到了至誠，怎麼樣呢？無息，息是休息，至誠是沒有休息，聖人誠已經學成功了，這個誠就是「至誠無息」的。我們現在學聖人，要把自己學成就一個聖人的話，我們也學這個至誠。學至誠怎麼學法呢？要學無息，無息就是沒有休息的時候。這個沒有休息的時候，跟誰學呢？跟聖人學。在這裏講中庸之道，前面也講到了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拿這個天做比喻，天地就是誠的。天地怎麼誠呢？我們就拿這個天來講，把天地合起來說，這個情況我們很難瞭解；就說我們一般人容易明瞭的，那就是春夏秋冬這個四時來說。天地的春夏秋冬，春天去了，夏天來了；夏天去，秋天來；秋去，冬來。冬呢？到了後面，春天又來了。所以春夏秋冬這個四時，來回地這樣運轉，它沒有一個休息的時候。這就拿我們中國過去用的農民曆，農民曆計算得非常準確，比如說到夏至的時候，夏至這一天，地裏面的陰氣就往外發，從這一天開始，白天就逐漸逐漸一天比一天短。到了冬至這一天，冬至天氣很寒冷，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地下一股陽氣往外發了。從冬至開始那一天，白天也是一天一天長起來了。這個在農民曆計算得非常準確，這就證明了天的春夏秋冬的運轉，一點都不會錯誤，而且是沒有休息的時候。所以在《周易》裏面孔子解釋乾卦，

《象傳》裏面就講「天行健」，天啊！行就是運行。那麼天的運行是什麼呢？天怎樣運行，我們不好懂，就拿陰陽二氣來講，就是講這個氣候，有氣候才有春夏秋冬的氣象在轉變。所以它這個健是什麼呢？天的這一股健，它就是這種運轉的行動，這個氣候、天氣是永久不停止。孔子就說了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君子就是我們學聖人的人，學天道那就要向天這樣學，天既然是那樣沒有休息，我們也不要休息。天是自然的，我們也學著，我們人自己要自強，自己要堅強起來，這樣學天道才能學得好。所以這一句就是講到至誠，就是讓我們了解，學誠就要從「至誠無息」，從無息上面開始學。

接著解釋，為什麼要無息？所以說：「不息則久」，不息就像天一樣的，天行健，永久的不休息，這叫不息。不息則能久，久是長久。天的行為就是天的運行，運轉的那種行為，它沒有休息，沒有休息才能長久。假如說我們做一樁事情，做了之後又停止了，這就不算是長久。長久就是一直做下去，不要停止，這叫不息，不息才能夠長久。

為什麼要長久呢？你做什麼事情不是一做就成功的，必得要有恆心，一直往下做去，做久了以後，效果才出現的。所以說：「久則徵」，徵是什麼呢？據鄭康成的注解，徵是當效驗講，效是有效果了。有效果怎麼看出來呢？有驗證的，這個驗字等於說是有成果來驗收的驗字。徵就是有這個效果表現出來了，就有現象了，那就是一種徵候了。所謂徵候，那個事情就能夠有成就了。比如說，我們拿煮飯來講，煮飯的時候，你把生米洗好了以後，放了水在鍋裏煮。古時候是用柴火在鍋下面用火來燒煮，現在是用電力了，用電也是一樣的。你不能說這個米和水放電鍋裏面，一放下去就能夠煮熟了，這個辦不到的事情，必須有一定的時間，讓鍋裏頭的水煮開了。煮開了以後，水熱的溫度，讓米慢慢地變化，慢慢地由生的轉成熟。假使說放在電鍋裏煮飯的米，放下去煮個幾分鐘，然後又拿出來，拿出來就是休息了，休息一個時候然後再放回去，又煮個幾分鐘，還沒有煮好，又拿出來。你這樣的話，別說是煮一餐飯，古時候煮飯不過十幾分鐘就煮好了，假使你這個煮法，兩三分鐘休息一次、拿出來一趟，然後再煮個兩三分鐘又拿出來，你煮一天也煮不好。所以這個久就是要不息，你要一直把那個米煮熟了，煮成飯。煮成飯叫做徵，怎麼個徵

法呢？你不要把飯鍋揭開來看一看，要煮好了，一定的時間，你可以聞到變成熟飯以後那個氣味，你就可以聞得出來，米煮成飯，那個飯的一種香味可以聞得出來，這叫徵。煮飯是如此，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。

那麼「久則徵」了以後呢，「徵則悠遠」，因為你得了這個效驗之後，那你有信心了，就知道原來所下的工夫正確。就跟一個人走路一樣的，一路走過來，你看這個路是方向正確了，你看見路邊的指標也是正確的，你這個時候就是有信心一直往前面走，那麼這就是「悠遠」。我們學做聖人的話，這個就不像煮飯那麼簡單，煮飯是拿來做個比喻而已啊！我們這是要走長遠的路。走長遠的路的時候，你在前面用的工夫，這個工夫不要間斷；不間斷，這個效驗就出來了。有效驗出來的時候，你這個路就一直可以走下去。這個我再舉一個事情做比較來參考，就是說我們學道，你無論是學儒家的學問也好，你學其他的宗教也好，尤其是學佛法，學佛法跟我們學儒家的學術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成就聖人，也就是說都要解決我們人的生死問題。要想解決生死問題，要成就聖人，就在我們開始用工夫修的時候，修的這個工



夫用得對或是不對啊？自己可以來省察自己。怎麼省察自己呢？一開始用工夫來學的時候，我們心裏就覺得很快樂，心裏是怎麼樣呢？時常是心安理得，對待一切人都是很和氣地待人，這個就是一個效驗出來了，就是一個修道人的一個徵候。假使說，我們講在修道，我們一遇到事情，心裏起了煩惱，不是為這種事情煩惱，就是為那種事情煩惱，或者聽見人家說一句話對於我們不利的時候，或者是人家毀謗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一聽心裏就是不快樂了，很煩了，這個就是我們工夫還用得不好，這時趕快自己來調整。怎麼個調整法子呢？就看看我們學的這個方法對不對，是不是我們學的這個中間，我們懈怠了，是不是有時候我們雖然是在學，學的時候有時就懈怠下來，把我們的心思又拉回跟一般人是一樣的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學道人的心思，在《中庸》前面講過：要「致中和」，「中」就是把一切的喜怒哀樂這些事情，不要讓它發出來，這叫中。那麼我們一般人做不到，遇到喜怒哀樂的時候，我們就發了，可是發出來的時候要有工夫，把它控制，不讓它繼續發，有一個節制，節就是把它控制住了，這叫做「和」。假使說我們在家裏也好，在社會上也好，我們跟人家來往，動不動自己有喜怒哀樂，自己控制不住了，這就談不上一個和。那麼我

們這個「久則徵」，這就談不上了。所以就是在這些方面，自己時時刻刻檢查自己。檢查我們自己的時候，確實做到了，能夠做到「中和」了，中雖然是一時候還沒有到那種境界，但是無論如何要做到和氣，待人以及我們自己存在心裏面一定要和氣，跟人家相處都要和諧，這一定要做到的。由勉強而做到自然，這就是徵，這種徵候就出現了。徵候一出現，就能夠久遠，悠遠，悠就當久字講、長字講，就能長遠。這個路就是一直可以往下走，一定能夠走到成就聖人那個最終的境界。這是說比喻的話。

下面接著講：「悠遠則博厚」，「悠遠」，這就是長久了，你用工夫學這個誠、學至誠，有前面這些徵候都出現，自己信心有了，就覺得這個路可以一直走下去，長遠的路一直往下走的話，就是「博厚」啊！博，你愈走的時候，你具備的能力也就是愈博愈厚。博是很廣大的意思，厚呢？是深厚的意思，既廣大又深厚。比如說我們求學吧！前面是講學聖人、學誠，學誠也是求學。我們再拿淺一點的例子來講，我們就拿讀書來講，讀書是求學術。求這個學術，你今天讀這一本書讀完了，這一

本書的道理明白了，接著你再讀另外一本書，也讀完了。這樣日久天長，讀得愈多，你的知識愈是豐富，知識愈豐富的話，就能幫助你領悟那個真理啊！固然要靠我們聰明才智，可是學術、知識也很重要，多方面的知識供我們參考，我們學這個真理容易開悟。那麼這樣我們修道的話，不求學是不行的，學術是很重要。學術這樣長久地學下去，就是非常豐富。豐富之後，你除了修道的工夫用得很正確，在世間辦事的時候，也一定辦得好，所以這樣叫「博厚」。

「博厚」再進一步，「則高明」。高明，高是形容這個是很高尚的；明是很光明。如果說你能夠日久天長地這樣求學修道，這就整體地來講，你就是學這個誠。學誠，前面講已經有了徵候，效驗已經顯現出來了，繼續往前面求學，學到後來，愈到後來愈博厚，博厚到這個時候就是高明了。高就是拿一個物體的高度來做比喻，明就是拿一個光明照得很清楚來做比喻。這個比喻是什麼呢？我們學中庸之道，這個當中包含一般的學術，以及悟自己的本性，這個整體地來學。學的時候，你一天一天學得非常豐富了，也開了智慧了。怎麼開智慧呢？你把道理明白了，就開智慧啊！

明白道理，你就把世間一切的知識，無論是科學的、哲學的、藝術的，都能夠把它結合到道上面去，拿這個道來運用這一切的學術。這個學術由道來運用的話，它就變成有道的學問了。這跟一般人只求學術，而不能夠跟道結合在一起的話，那是大不相同的。這裏講「博厚則高明」，就是你那樣日久天長地來求學修道，你無論說話、無論辦事，就比一般人不同，你的看法就比人家高明。辦任何事情，人家不一定辦成功，你一辦就能成功，而且非常容易，為什麼呢？這就是你比人家高明。所謂「高明」，你看事情比人家要高，你對於任何一個問題，你都有能力把它解決。一般人往往遇到一有事情，那個事情發生問題了，他很難解決的。為什麼難解決呢？沒有這個明啊！明是什麼呢？這個明是從自己心裏開發智慧之後，它才明。為什麼一般人不能夠明呢？他沒有學過道。學道為什麼能夠明呢？學道啊！就是一切事情不要為自己的私心，要為大眾來辦事情，要為大眾的利益來辦事情，沒有自私自利這個觀念的話，你心裏的智慧就能發得出來。一般人為了自私自利，這種辦事情，他沒有智慧。這個智是我們人人本有的，本性上都有智，但是有一句俗話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說：「利令智昏」，利就是私人的利益，有私人的利益放在心裏面，

就使得我們自己本有的智慧不明了，變成昏智了，那個昏的智慧是什麼智慧呢？就是一般人那些小的聰明。那個小聰明他用出來，專門來損人利己，你要是用那種小聰明來辦事情，處處是障礙，辦不成功的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不是為自私自利，我們不會利令智昏的，所以我們的智慧是明的，明智。有了明智的話，我們看事情看得明白，做事情能夠成功，你辦政治也是辦得很好。你就是說話，你說任何一句話，對人家都是有利的，也就是對任何人都好好處的。所以古人講，真正是一個修道的人，修到有了成就的時候，成為聖人那更不必說，就是成就到了賢人的地位，他就能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了，說一句話就能作天下人的一個法則，讓天下人來效法他。所以中國過去的讀書人都知道，就是要想自己將來能夠說一句話，這一句話就讓天下人來效法你，所以一言而為天下法。這就是古人講的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，這就是立言，在言語上能夠成為不朽之言，讓人家照你這個話來求學，就學你這一句話，那麼這就是說話高明的地方。絕不可以像我們現在，你今天說一句話，到明天自己把這個話就推翻掉了；昨天說

的話，今天不算數了，自己不認帳了。今天說的話說得很聳動的，到明天呢？自己又否定自己的話了。這種話怎麼能夠叫人家把你這個話當做法則呢？所以我們就這個言語來講，自己要出自內心，這個內心就是真誠的心，出於誠心的這個言語。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這種境界的時候，我們說話不能夠叫天下人把我們這個話當法則，但是我們可以把聖人的話說出來，我們跟人家講話，把聖人的話介紹出來，這樣我們就有好處。我們學中庸之道的人，人人都可以這麼做的。果然我們這麼做，我們也就是高明了，我們說話依照聖人的話說出來，我們的言語就高明；我們辦事情，照著聖人所講的辦事那種動機、那種方法，我們辦事也比一般人高明。所以這個高明是由前面一步一步地，學誠有了徵，然後悠遠，悠遠然後博厚，到了博厚這個時候顯出高明了。這個高明是什麼呢？我們一般人還是做不到的，高明是拿天地來比，因此下面就是講到了博厚，什麼叫做博厚？博厚博到什麼程度？厚又厚到什麼程度？這就是下面要繼續說的。

**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**

這是講博厚、高明、悠久這三者的作用，作用什麼呢？「博厚所以載物」，載就好像一個車輛，那上面載的人、載的東西；這個物包含萬物，任何東西都可以載是承載。「博厚所以載物」，為什麼要講博厚呢？博厚，我們求學修道，你的學術、你這個道求來了以後，修成就了以後，目的在什麼呢？效果就是載物啊！用來可以載物的。載物為什麼要博厚呢？到了博厚這種境界，就是任何一個事情、任何東西加在我們身上，我們都可以來接受，都能承載。「高明所以覆物也」，覆是覆蓋，覆這個字是一個比喻的話，一個東西把它覆蓋起來，幹什麼？就是保護它的意思。高明所以用來覆萬物，那就是保護萬物的。萬物就在高明之下得到保護，就像一個傘一樣，一個保護傘，使它不受外來的那種侵害。「悠久」是什麼呢？「所以成物也」，悠久就是長久不斷地這樣去用工夫，不斷地去學習，這個什麼呢？所以成物，成是成就，無論是那一樁事情，學任何一個，你要明瞭任何道理，都不是短時候能夠成就的，一定要長期地在那裏用工夫，長期地在那裏學習，這樣才能夠成物。

博厚、高明，一個是載物，一個是覆物，這個我們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嗎？下

面就講了，講什麼呢？

**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**

講到博厚，前面講學到「至誠無息」，那是聖人了。聖人學到至誠，他這個博厚、高明已經是到了極處了，學成功了。學成功，聖人博厚的這種至誠之德，這種道德，他拿什麼東西跟它相比呢？只有那個大地來配合、來相比。所以「博厚配地」啊！比如說這個大地，我們都在這個地球上，這個地球它多麼廣大呢？它這個地球有多厚啊？這一種博與厚，它能夠載物。這種載物的時候，比喻的是比喻聖人的道德。聖人當然不像大地這麼博厚，可是聖人的德可以跟這個大地來比較的，這叫配。配就是聖人這個德，跟大地能夠平等的，可以相配。大地是怎麼呢？為什麼聖人的德跟大地能夠相配呢？大地這個德，我們人是在這個大地上面；其他的動物，好的動物在這個大地上；我們人看那些毒蛇猛獸，這個大地也承載牠。任何一個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，不管是好是壞，它是一律平等地來承載它，這就是大地的德，它都能夠負荷、都能夠承載。它絲毫不感覺得：哎呀！我承載載不動了。沒有這個。



拿這個來比喻聖人，聖人他可以載物，聖人的德可以容納一切的人、物。古時候的讀書人都知道有一句俗話：「宰相肚裏好撐船」，做了國家宰相的時候，古時候大皇帝都要用宰相，宰相他的肚量，這個肚量不是說我們生理上的肚子裏面，一個人生理上肚子只有這麼大，它是講肚量啊！他做了宰相的肚量，說個比喻，人家撐了那個大船開到你的肚子裏面，你都能夠讓它在你的肚子裏面通過，再大的船、再多的船，你都可以讓它從你這裏經過，你都可以容納它，這是說比喻。這個講到聖人，聖人是無所不容的，聖人這個德，他對於一切人都能夠容納，你讚美他也好，你毀謗他也好，你跟他的意見是相反的，一切的一切，他都能夠容納啊！他就像大地一樣，他一切都是平等地接受，這就是聖人之德。那麼講到佛家，佛家大家知道有一尊菩薩叫地藏菩薩，為什麼叫地藏菩薩呢？地藏菩薩他也是，他能承載一切一切的這些世間那一類的眾生，不但人道眾生，六道的眾生他都能夠承載啊！他承載六道眾生，就是教化六道眾生啊！聖人承載萬物也就是教化萬物。所以聖人的德在這裏，博厚配地，他的德能夠跟這個大地相配。講到極處，連這個大地還比不上聖人的，大地有時候還有缺陷的時候，比如說這個大地還有地震的時候，聖人沒有這個

樣子，聖人是一切完美無缺啊！所以這要了解這個意思。

「高明配天」，聖人之德這個高明，高是至高無上的；明是大放光明，都是從自己《中庸》天命之謂性裏開發出來的，他可以配天。天的高明可以覆蓋萬物，這是聖人之德。聖人的德，它跟天地都能相配，那就是說，既是這樣跟德相配的時候，那是聖人的境界了。我們學《中庸》的人就是要學聖人，學聖人我們必得要這樣學。雖然還沒有到這個境界，我們說話也好、求學也好、辦事也好，都要從這個方向去學習的，這個我們才能學得好。一說話、一辦事情就想到「高明配天」；一與人家來往，跟人家接觸，跟人家有所辯論的時候，有所爭執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想到「博厚配地」，就要想到我們學聖人，我們的德就必須要像大地這樣的，要能夠容納一切人、物。這樣學，這個路才能走得正確。

「悠久無疆」，無疆是沒有界限的，無止境地。你一直一直照這樣走去，學天的那樣高明能夠覆蓋萬物；學大地的這樣博厚，能夠承載萬物。什麼時候這樣學呢？「悠久」，悠久是永久的、長期的這麼做。「無疆」，疆這個字，孔穎達的疏，他的

解釋當窮字講，無疆是無窮地。無窮的時候，這是一個意義，但是也可以擴展地講，我們學博厚、學高明，博厚高明講這個地，雖然在經裏面只是指著我們這個大地；在講那個天的時候，只是指我們這個大地上一片天空來講的，實際上就中庸之道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這個天地，那這個大地何只我們現在這個地球啊！這個地球以外的太虛空裏面那個星球太多太多了，無窮無盡的啊！這個空間無限的啊！可以說虛空有多大，那個天就有多大；虛空裏星球有多少，那個地就有多少。在今日之下，我們就是心量要放開啊！學聖人的博厚、高明的這個德，我們就要這樣學。為什麼要這樣學呢？《中庸》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性有多大啊！太虛空裏面，我們所了解的太虛空在《中庸》所講的這個性裏面，不過是一粒微塵而已。現在的科學家研究這個太空，他只能就太空裏面這些星球來研究，究竟這個太空，他現在沒有辦法用一個科學儀器的測量，測量這個太空的空間有多大，他還沒有這個辦法的。我們現在根據《中庸》講這個天性來講，這個天性無限的。就我們所了解的，覆蓋在我們這個地球，以及我們所可以發現的，科學家所發現的太空裏面這些星球，除了這個範圍之內的天空以外，還有天空，那多得很啊！為什麼多得很呢？這些個空，

那裏有空，那裏就是有我們的天性。我們的天性就那麼大得無邊的。必須我們心量這樣放寬了，放開來，注意無疆這個疆字，孔穎達只是講無窮，窮是窮盡的，無疆是無窮。這個疆是疆界，有界限的，無疆是沒有界限的。沒有界限的時候，那這個空間，我們要學這個博厚、學高明，心裏沒有任何界限，這樣才能夠領會到我們這個天性。假使我們學博厚、學高明，心裏還有個界限，那我們就領會不到。領會也就是悟的意思，那就悟不到啊！所以這裏講「悠久無疆」，就把前面那個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」，讓我們了解這是無限的。

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壹言而盡也；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這是結束的話，「如此」，就是把前面講的，要悠久無疆，接著上面講，果然能夠這樣，你學博厚、學高明，悠久無疆地這樣學的話，能夠這樣學，不見的見讀現，「不見」是看不到，就我們能見的人來講是看不到，就所見的那個對象來講叫見，出現了。所以就聖人之德來講，也就是就我們學聖人至誠的那個道德來講，我們那

個道德，果然這樣悠久無疆地學的話，雖然那個道德還沒有發現，見是出現了，出現怎麼出現呢？人家看得到，你才出現啊！人家沒有看到，你怎麼出現呢？你必須要出現之後，人家才看啊！所以你現在還沒有出現，還沒有出現就表示人家還看不到的意思。在這裏講，雖然還沒有出現，比如說你在修養中庸之道，學聖人你是修道的人了，修道的人，前面我也說了比喻，我們就從學中和，從致中和來學。致中和你學，學到了一個時候，你自己心裏明白，人家還沒有看得出來，雖然沒有看出來的時候，你自己這個德沒有出現，可是呢？「而章」了，這個章就是當明顯的顯字講，彰顯。雖然這個境界還沒有出現，事實上你有彰顯出來了。這個怎麼講法子呢？就拿「高明配天」來講，天啊，這個天顯出天的道德，拿這個光明來講，本來天有天光，不過我們一般人看不出來、看不到，我們必得要看看太陽的陽光，我們才看明了、才看得明白了。就我們現在一個普通人的這種境界來說，我們以這個日光代表天光了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。本來是天光，它有真正的光的話，那比日光可以說是光明得多啊！我們就講日光了。我們在地球上的人，太陽出來的時候，那當然說是光明了。太陽還沒有出來，比如說很早起來的時候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，那也慢

慢地，天已經慢慢明了。天剛剛明的時候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，這個時候跟夜間的黑暗是不同的。黑暗的時候一點光線也沒有，到了天明的時候，那個黑暗沒有了，那個天已經發明了。在這個時候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可是它這個明也見到了，這個叫做章。沒有見到太陽，那個天已經發明了，已經不是夜間了，這叫章。等到太陽出來的時候，那就是大放光明了，那就更明了。在這裏講「不見而章」，就是說我們修中庸之道學這個至誠的時候，境界還沒有到那裏，這個至誠之德還沒有出現的時候，但是已經發明了，已經明顯地，已經發光了，是這個意思。那麼能夠不見而章的時候，那就是很不錯了。

再進一步的時候呢？「不動而變」，不動，天地就這個大地來講，它能夠承載萬物，我們現在知道大地是在運轉、是在動，但是我們在大地上的人，我們不感覺到地在動。如果感覺地在動，那就是地震，那不得了啊！它為什麼給我們感受是不動呢？它很平穩地在那裏運動，就好像是不動的。那麼大地這個不動而變，就是自然在那裏平平穩穩地在那裏運行，可是在大地上的萬物生長得很正常，萬物是各遂

其生、各得其所。所以說是不動而變，這個就是指天地來講。天呢？我們看這個天空有沒有動？天也沒有動；大地，我們看雖然它在慢慢轉動，實際上也很平平穩穩在那裏，也好像不動。就是這樣不動的時候，我們在天地之間，天有春夏秋冬四時，實際上我們了解，為什麼講氣候呢？氣候講氣象這個候，五天就是一個候啊！五日就是一候。五日一候，五天這個氣候就是一個轉變的。雖然五天這個氣象就是一個轉變，這個候包括天與地，陰陽這兩種氣候在那裏轉變，它轉變是那樣不斷的轉變，但是我們人的感受，好像沒有什麼變化，天也沒有在動，地也沒有動。就是那樣給我們人沒有感受的在那裏動，就在不動之中而變，變是什麼呢？變是變化。我們在大地之上，在天空之下，就是天地之間，人類以及萬物順著四時，我們的生理、心理在那裏變化，這就是「不動而變」啊！

「無為而成」，無為這兩個字，前面講不動，還只是我們在感覺方面的不動啊！實際上還是在動的，就大地來講還在動的；天的氣候來講，不是講太虛空，是講空中那個陰陽二氣來講的話，它還是在動的。雖然是動，我們人感覺得不動。不動還

不是真實地講不動，在這裏講的「無為而成」，那就是真正的不動了。無為是什麼呢？為就是行為，行就是行動，有行動有作為的，這叫有為。那麼這裏講無為，無為什麼呢？沒有一切的行為。這個怎麼說呢？還是拿這個天地來比較、來比喻。凡是有為的話，就拿我們人來說，言語說話是有為的，我們身體在那裏運動也是有為的，用手來做事情，那都是有為的。我們看那個天空，天空有沒有說話？大地有沒有長手腳啊？都沒有啊！就是說天地也沒有言語、也沒有四肢在那裏運動，這就沒有一切的行為，這叫無為啊！在這裏講，就在這些無為之中「而成」。而成是什麼呢？這個再拿孔子在《易經》裏面講：「天行健」，天行健這個行字，就是指的那個氣——這個天的氣象來講的。雖是無為，它藉著這個氣象來展現春夏秋冬四時的不同。雖是用氣象展現四時的不同，就天來講，那個天它還是無為的。地球呢？它承載我們人類、萬物等等，它沒有說一句話，沒有用手腳來替我們服務，但是一切事情，一切都是由大地配合這個天氣來成就啊！這叫無為而成。為什麼無為才能夠成呢？無為是對有為講的，凡是有為的都是有限度的，必得無為才是無限度的。拿這個來解釋聖人的道德，聖人的道德跟我們一般人所講的道德不同，我們一般人所講



的道德，不過是做一些善事情，還希望對方能夠來回報我們。這個古人講：「為德不純」，你做這些善事、講這個道德不純粹。聖人這個德呢？他做出來一切有利於人的事情，既是平等而又不希望自己將來得一個好的回收——福報。聖人沒有這個意思，他就盡量地付出，不要回收的。盡量做有利於人的事情，他永久地去做，大公無私的去做，這個德叫無為。這種無為是本性裏面出來的，本性才是無為，由本性出來的德，他這個事情做出來，才是像天地那樣是沒有任何的界限。並不說，我替我們國家的人民來做的，別的國家的人我就不管他，聖人的德不是如此。所以這是無為而成。必得學無為法，這個成才是真正的能夠成。這是上面這一大段解釋到這裏為止。

那麼下面就講，聖人無為的這樣的至誠之德，所做的那些事情，這些事情都是為天下人來做的，做的太多太多了，他的道德也是無窮無盡地。下面講，他這個博厚、高明、悠久無疆都是學天地，配合於天地，那麼這就是天地這種道德，所以說：「天地之道，可壹言而盡也。」聖人的這個至誠之德就是天地之道，我們學聖人的

至誠心的話，也就是要學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話，壹言就是一句話，用一句話而盡，這個盡就是把道理就說得很完全了。這個怎麼呢？「其為物不貳」，不貳就是專一的，物就是事物。做一切事情、修這個誠，都是專一不貳，專一不貳才是一心，是其為物不貳。其為物不貳就是做任何事情，就專心地在那裏做。普通人你求學就是專心求學、做任何事情就專心做那一樁事情；辦理政治，你就專心辦政治，你的心是一心為一般老百姓辦事，這就是專一不貳啊！「則其生物不測」，不測是不可以測量的。生物是什麼呢？有聖人之德對於天下人以及天下的萬物，都能讓它受到聖人的教化，都能讓它學好，讓它生存發展，辦政治就辦得天下太平。有這種能力，生物，使萬事萬物都能各遂其生、各得其所。這個怎麼呢？為什麼能夠這樣做呢？不測，你測量不到，天地之道就是這樣叫人家不測的。天地之道是叫人家莫測，就是莫測高深啊！就是指的前面博厚高明來講的。聖人之德也是，對於在位的聖人辦的政治，就是堯舜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堯帝到外面來看，有個老人擊壤而歌，那個老人一邊擊著壤一邊在唱歌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」太陽出來了，我就出來工作；太陽下山了，暮了，我就是休息。我的生活所需呢？「鑿井而飲，

耕田而食」，我自己要喝水，我自己開了井，我來喝水；我吃的糧食，我自己種田吃的。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那個皇帝天子，他對於我有什麼呢？我是自食其力的。這就是那個時候的天子堯帝，堯舜之帝就跟天一樣的，就叫那個老人、那些下面的民眾莫測。其實你這個鑿井而飲，這是大地；日出日落還是天的能力，你耕田要有氣候在那裏，這些都是天地的莫測高深啊！所以我們有聖人之德利益萬物，萬物都不知道啊！就是不可思議的意思，你也想像不到，說也說不出來。天地之道就是一句話，怎麼呢？其生物不測啦！它能夠生養萬物、培養萬物、教育萬物，而叫萬物就是不可思議。這一句話說盡了。

所以後面就是稱讚：「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」我們人學聖人之德就要學天地，天地之道就是這樣博厚、這樣高明、這樣悠久，就是這樣學法子。學到成功了，這種道德就顯現出來了。下面就講這個事實來做證據，這就比較容易了解了。



## 第二十四章

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蓋曰：天之所以為天也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：文王之所以為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

就講這個天吧！「今」就是子思作《中庸》的時候講，「夫」是語助詞。就拿現在講，講這個天，天什麼呢？「昭昭之多」，昭昭，鄭康成的注解：昭昭叫耿耿。耿耿是什麼呢？耿耿是小小的明亮，昭昭之明。昭昭之明是看的明亮不多。「及其無窮也」，可是你要找那個昭昭之明，你要找天的明亮，它有沒有限度呢？無窮的。

那就是我們人看見天，廣大的天我們看不到，一般人講，我們叫「坐井觀天」，我們在大地上看見那個天空，還是等於坐井觀天一樣啊！所看的天是昭昭之明那麼多。可是你要心裏一想：喔，這個天的大明啊！無窮之明，怎麼樣呢？「日月星辰」，太虛空裏除了日月之外，還有那個星辰，太多太多了。「繫焉」，都是由天空在那裏維繫住啊！沒有天空，這個日月星辰放在那裏去啊？「萬物覆焉」，大地上的萬物，天空上的那些日月星辰上面都有萬物，都要由這個天空來覆蓋它、來保護它，這是講天。

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

就拿大地來講，我們看這個地球這麼廣大，可是，你分析分析這個大地，不過是「一撮土之多」，一撮土就是你手裏抓的一把土。大地再大，你分析分析它的成分，不過一把土一把土在那裏把它聚合而成的啊！這還是方便講法。講到最微細的地方，整個大地是微塵聚合的。佛學裏面講有個名詞叫「微塵聚」，整個大地就像一粒一粒微塵那麼渺小，那個塵土聚合起來的。所以在這裏講一撮土，還是就多的

這一方面來講的。就是就一撮土之多來講吧！那很少了，可是聚集成為大地的時候呢？就是廣厚，「及其廣厚」，成就大地，由一撮土一撮土把它聚成為大地的時候，那麼它既廣大而又深厚。以這樣廣大深厚的時候，它能夠承載「華嶽」。這個華兩種讀音，一個讀化，讀去聲，也有讀平聲的。在這裏我們就從多數的注解講，讀化。華嶽，華是華山，嶽呢？華山是五嶽之中的一座山。就中國來講有五嶽，以華嶽做代表，代表五嶽。除五嶽之外，大地上還有很多山，那不必多說了。華嶽那麼多，它承載也不感覺很沉重。「振河海而不洩」，振是當收字講、當納字講。古人注解當收字講，我們現在換一個字講，容納的納字來講。它容納的這個長江、黃河，以至於大海，而不洩，洩就是把它外洩出去了；漫了，你大海它也不會漫，滿不了。「萬物載焉」，萬物都由這個大地來承載，你研究它都是一撮土一撮土聚集起來的。

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

那麼再拿這個山來講，一座任何大山，它就是一卷石一卷石，手裏撿起來一塊小石頭，那叫一卷石。山再高，你分析分析，也不過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把它聚合

起來的。那麼到了廣大的時候，那個山上有草木在山上生；山上有許多禽獸居在山裏面。還有很多寶藏也由這個山興焉，寶藏，山裏面都有很多寶，這個礦物藏在那裏面啊！

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

「今夫水，一勺之多」，一勺是一個勺子，一勺子那麼多的水。這個水，大海也好，江河也好，你分析它原來的成分，也不過是一勺水一勺水。「及其不測」呢？不測就是像大海海洋這樣的，你也沒有辦法測度它有多麼廣大、多麼深厚。可是結果怎麼樣啊？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」在這個河裏面、海裏面，那些水族動物，那些黿鼉蛟龍這些，這都是水裏的啦！都在河海裏面生存。除此以外，「貨財殖焉」，殖焉，在那裏繁殖啊！現在大家知道，海洋裏面那個財物是無窮的。

講這些做什麼呢？就是前面舉出來，聖人到了至誠的時候，他的至誠之德可以配合天地那樣博厚高明。這個天地在這裏舉出這些事實來，天地這個山川、海洋，它不是本來就是這樣，你分析這個天是昭昭之多；地呢？一撮土之多；山是一卷石



之多；海洋這個水是一勺之多。那就是教我們，這是說比喻的，教我們學聖人的這個至誠之德，逐漸逐漸地從小到大，從淺近的工夫，學到最深至高無上的那個德。比如說我們學中庸之道，開始前面那一大段很重要，那一段裏面講，教我們「致中和」；致中和，然後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。我們學中庸之道，從這個事實證據來講，從一卷石之多、昭昭之多、一勺之多，一點一點開始學。也就是說我們要從跟一切人來往，我們要學致中和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我們對待一切人，我們心裏要和平的。拿和平地對待一切人，拿和平地辦理一切事情。這就是從一勺之多、一撮土之多、昭昭之多來學天地。我們儒家的學術好處在那裏呢？不叫我們為難，我們一般人說學聖人就想：那個聖人高高在上，那個聖人是無所不能了，什麼事都能辦，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學得到啊？一般人都有這個感受啊！那麼這樣一想的話就不敢學了，認為聖人始終是聖人、孔夫子是孔夫子，我們怎麼能夠學得到啊？這裏告訴我們，你就一步一步、一點一滴地去學，學到成功了，我們人人都可以學到孔子，我們人人都能學到堯舜。下手的工夫，就是這裏說的比喻，一卷石一卷石的學。

實際上，我們就是學這個致中和，學中和之道。那麼我們學得對不對？就是我們自己在日用尋常之中，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，跟家人相處、跟這個社會一般人相處，時時刻刻自己反省自己，我在這個中和之道上面有沒有工夫？假使說我們跟人家說話也好、辦事情也好，遇到不對的事情，我們就發脾氣了，這個當下就要自己來改善了、來反省，這就是修中庸之道，從這裏開始學。果然從這裏開始學，我們就是逐漸逐漸地走上天地之道。

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蓋曰：天之所以為天也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  
蓋曰：文王之所以為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這是把前面那個道理講完以後，就舉《詩經》這幾話。《毛詩》有風雅頌這幾個體裁，這個舉的是頌，〈周頌〉，周家的頌的詩篇。這一篇詩叫〈惟天之命〉這一篇詩。〈惟天之命〉這一篇詩裏面，「詩曰：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這兩句就是從那個詩裏面引用出來的。後面，「蓋曰：天之所以為天也」，這是解釋，引用到這裏之後，後來的那一句話是解釋這個意思的。「惟天之命」，前面講天是那麼高明，地

是那麼博厚，悠久無疆，這個前面講過的。這裏是「惟天之命」，就我們人間來看的話，天可以說是最大的了。命是什麼呢？天有天命，再講的話，天有天道，儒家講這個學術有天道、有人道，這裏講是天命。天命怎麼呢？就是下面這兩句話，於讀鳴，一般人講嗚呼，嗚呼是一個感歎辭，這個於字就是跟嗚呼那個嗚字是一個字，同一個音。於穆的穆字，是當讚美的那個用法。〈惟天之命〉這一篇詩是讚美文王的那種道德。那麼文王的道德用什麼樣來比喻文王之道呢？就拿天來比喻文王。拿天命來比文王的話，「於穆不已」，不已就是不止的意思。穆是讚美，讚美這個天，實際上就拿天道來讚美文王。不已就是找不到它的止境的意思。天有多大？天的天命、天的這個道大到什麼程度？我們一般人不知道。那麼這樣看起來，文王的道德也是於穆不已，它美得到什麼程度呢？可以說是沒辦法測量它。不已就是找不到它的究竟在什麼地方，沒有止處的，那就是說他的道德無處而不在，這是讚美文王啊！那麼這是《詩經》裏面讚美文王的兩句詩。

「蓋曰：天之所以為天也」，「蓋曰」就是在《中庸》裏面解釋《詩經》這兩句

話，這是讚美「天之所以為天」，天就是那樣莫測高深的。比如說我們看見現在這個太虛空，太虛空這個天空，我們究竟是知道有沒有一個界限呢？不已，不已就是找不到一個止境的地方，就是天沒有止境。這是講天之所以為天，就是於穆不已，就是沒有辦法測量它有多麼大、多麼廣。所以它的廣大，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用我們的能力來測量它。這個不但在古時候，就是現在，你無論用什麼樣的科學儀器，也沒有辦法把這個虛空測量到究竟的一個境界。現在科學的工具，只能夠說測量在虛空裏面有那一些星球，就是那些星球有多少，還沒有辦法測量出來呢！何況那個太空，那簡直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現有的科學儀器來說，現在是沒有辦法測量的。天之所以為天也，在子思的那個時候講，天就是這樣於穆不已，那個天空廣大得我們沒有辦法來測量它。

下面再舉兩句，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」，這也是〈惟天之命〉裏面兩句詩。於乎，於也是讀鳴字；乎就是兩個字連起來，於乎這兩個字就是感歎的話，你要讚美人家或者對於一樁事情感到很特殊的，發出一種感歎的時候，往往用於乎。「於

乎不顯」，不顯這兩個字，意思是這麼說：嗚呼不是很顯明嗎？這是一個反問的意思。不是很顯明嗎？這是疑問的話，用肯定的意思來講的話，那就是很明顯了，很光明了。下面就說：「文天之德之純」，這就是形容下面這一句話，文王這種道德這樣純粹的，那不是很光明嗎？這個光明就是從文王之德，那個純粹的道德發出來的。既是從道德發出來這個光明，所以把這一句話提前來講。在詩裏面往往有這種用法，把特別重要的意思提在前面說，所以，文王之德之純，豈不光明呢？那就是很光明了。

既是這樣光明的話，下面就講：「蓋曰」，蓋曰就是解釋上面這兩句詩，意思是說《詩經》裏面這兩句詩，大概是這麼講的，講什麼？是讚美文王。「文王之所以為文」，他之所以成為文王，就是因為「純亦不已」，他這種道德這樣純，不已，不已是什麼呢？不已是無止境地。所謂純是最純粹而沒有雜，一絲一毫攙雜其他的一種成分都沒有的。講這個德就是純粹從性德裏面發出來的，是純一不雜的，這就是純亦不已。亦不已，加個亦字，這個亦字就是根據前面「惟天之命」來講的。「惟

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是「天之所以為天」是那樣的，現在讚美文王之德，這樣的是這麼至誠至純的，亦不已，這種至純而不雜的，指的也像天那樣的於穆不已，那個純到極處了。只有文王的純有這種程度。為什麼文王的純，他的道德到這種程度，跟天是一樣啊？天，我們研究一下，天之所以為天，天是廣大無邊的，它這個廣大無邊涵蓋一切，在太虛裏面無論什麼樣的星球，在星球上面無論什麼樣的物體，是動物或者植物、礦物，任何一個物體，它都是包容它，而且平等無私地來包容它，那麼這是天的道德。文王憑什麼跟天的道德來相比呢？這個在《孟子》曾經講過的，孟子在《離婁》篇裏面曾經說：「文王視民如傷」，周文王他到外面看見他國家之內的一些民眾，總是感覺到，對於自己關懷老百姓，還沒有盡到自己關懷的心意。為什麼呢？總是看見老百姓還有一些就像有一種哀傷的那種情況，好像感覺老百姓還不那麼快樂。他總是把老百姓這個放在心上，叫做「視民如傷」，視察民眾，就好像民眾還有那種不快樂的情形。既是感覺老百姓還有一些不快樂，他就想辦法增進老百姓的種種福利，讓老百姓生活過得很安然，這是文王之德。像文王這種德，一者可以比喻天；再者就拿人來講可以比父母對於兒女那樣的那個心理。為什麼呢？

我們要想到，一個人不了解他的父母待他的恩情是如何，等到他自己結了婚，養了兒女之後，他自己怎麼樣地對待自己的兒女，然後回過頭來一想：喔！他原來承受父母對他怎麼樣的關心、怎麼樣愛護，他就了解了。這個可以說天下父母都是一樣的，對待自己的兒女，縱然兒女也很快樂了，他還感覺得不夠，怎麼不夠呢？總還覺得兒女還不夠那麼愉快，這就是孟子所講的「文王視民如傷」。那麼只有拿一個天，拿一個父母這樣對待兒女，天對待天下的萬事萬物，文王這個道德就可以跟天來比，跟人間的父母來相比。所以他這個德是「純亦不已」，也跟天那樣地沒有止境的。說到這裏，引用詩裏面這幾句話，把前面那一大段作一個結論、作一個證據。

前面有講聖人，誠是天之道，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那就是聖人本性就是那樣誠。那麼賢人呢？學聖人，就是「誠之者也」，這個前面一大段，學到成功之後就拿天地，天那樣高明，地那樣博厚，學成功了，就可以拿天地來做比喻的。天地作比喻之後，最後再用那個高山、海洋比喻。可以說這些高山也好，這個海洋也好，拿這個做比喻什麼呢？山是一卷石一卷石把它聚集起來的；海洋也是一勺水一勺水，也

是由少而到多，這麼凝聚而成的。這就是比喻說，教我們學至誠之道，學聖人的至誠之道，學成功了就是成就聖人了，那就是把中庸之道這個「天命之謂性」完全開發出來了。但是，你怎麼學呢？那就是後面那個比喻，拿高山、拿大海來比喻。高山、大海是由少而多，那麼我們學至誠之道，從淺近的地方往深遠的地方去學，你只要一直往前面學，不要退步、不要停止，總有一天能夠學成功的。學成功的時候就像那個聖人，聖人是誰？孔子舉出《詩經》裏面讚美文王的，《詩經》裏面「惟天之命」就是比喻文王的。引用這兩段來比喻，一個是拿天命，一個是講到文王上面。像文王這樣的聖人，意思就是說，他雖然是聖人，我們不要認為文王生來就是聖人，他的聖人也是跟那個高山大海一樣的，也是從過去一步一步學成就的，修行完成的。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天、看到文王，這樣悠久無疆、博厚高明的這種德，我們只要肯下定決心，一直不要退轉，一直往前面學，也一定能夠學成功。那麼這在前面一大段的經文，在這裏算是這一章。



## 第二十五章

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然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

所謂這個大哉，這個大字就是讚美的意思，讚美誰呢？讚美聖人之道。前面是講聖人已經學成功了，至誠之道成就了，叫人家來學聖人之道。在這裏接著說，聖人之道多麼大呢？一開頭就用一個大字來讚美：大哉啊！哉字是一個語助詞。聖人之道，聖人之道是非常偉大啦！怎麼樣是偉大呢？「洋洋乎」，洋洋乎是什麼呢？洋洋是眾多的意思，就像那個水一樣的。大海、大洋那個可以說是洋洋乎，這個意思就是說汪洋無邊啊！就是無量無邊。聖人之道就是無量無邊。什麼是聖人之道啊？成就聖人，在《中庸》開頭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聖人是把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那麼他一舉一動都是跟天那樣的不是為自己，一切的行為都是為天

下萬事萬物，為他人的，不為自己。那麼能這樣的話，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你問他：你做這一樁事情，為什麼呢？他大概為自己；頂多為自己也為別人，這就算是很好了。純粹為別人的話，一般人是辦不到的，要能夠這樣辦得到，那只有聖人。聖人為什麼能夠純粹為他人而不為自己呢？而且純粹為他人，不是少數人，他這個洋洋乎是無量無邊的，就跟那個天是一樣啊！他所以能夠如此，這是怎麼來的呢？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的，率性之謂道，他一切的行為都是從本性裏面出現的，發乎本性啊！就是率性之謂道，完全順乎本性，而沒有變壞的。我們普通人，我們的言語、我們的行為，雖然也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的，但是從本性一發出來之後，我們就被污染了，被誰污染呢？被自己自私自利的心污染了。那麼聖人他從本性裏面起的作用，言語、行為沒有一絲一毫污染，他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，所以他是洋洋乎啊！無量無邊啊！無量無邊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是道，他的道就是這樣。

他這樣無量無邊的道，起的作用是什麼呢？「發育萬物」。育，根據鄭康成的注解，育當生字講，育就是生育的意思。因為這個育字意思有好幾種的，比如說我

們講教育，教育也是育，在這裏鄭康成特別注解出來，這是當生字講。在這句話裏面：「發育萬物」，發育萬物就是生育萬物。由他這個洋洋乎這種從本性裏面發出來這個道，無窮無盡的這個道，所發的作用就是能夠生育萬物。在太虛空裏面其他的星球，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知道，現在這個太空科學，到月球上去探月球了，在月球上有沒有這種生物像我們人類啊？現在還沒有辦法證明，都還不知道啊！那麼我們現在就講我們這個地球上。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萬物，拿我們這個地球作代表，實際上科學現在的能力還小得很，現在沒有探測出來太虛空裏面所有的星球上，不是有像我們人類這樣的動物，現在科學還沒有證明。但是我們從中國的學術思想來推測，不能說那個科學沒有證明，就說其他的星球就沒有像我們人類這樣的動物，我們不能講。從理論上說，我們這個地球上，其他的星球也不見得沒有啊！這就是說，拿我們現在這個地球作代表，那個天對於所有太虛空裏面，只要那一個星球上有動物、有生物，萬物都是如此，它都一律平等的，來讓它各得其生、各遂其所，這就是發育萬物，平等無私地來讓它們生存發展。這是聖人之道，他這樣發育萬物，他的道是無量無邊；發育萬物、生養萬物、發展萬物也是無量無邊的。這

個是不只我們這個地球，這一個星球來講。

所以下面有一句話，就是讚美聖人之道：「峻極于天。」峻，鄭康成的注解，峻是高大也，當高，又高又大這個意思講。拿我們這個地球上這個山，最高最大的山，那當然就是指的那個喜馬拉雅山了，那可以說是最高大的了。所以峻極于天，高到直接的跟天，像天那樣的高大。這是讚美聖人之道，聖人之道他高得就跟天一樣的，這還是拿比喻來講，高得像天這個太空，太空有多高，高到什麼程度啊？你沒辦法測量的，聖人之道就是如此。開始這一句是讚聖人之道。

**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然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**

這個是讚美聖人之道，它所以在前面那樣讚美他，「洋洋乎，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」，這樣的道從那裏來的呢？學來的啊！聖人不是天然而有，本性是天然而有的。聖人的本性跟我們一般人的本性都是天然而有的，聖人在沒有成就聖人之前，跟我們一般人是一樣的，他所以能夠成為聖人，是怎麼來的呢？他是學來的，修行來的。所以這一段就是講聖人是學來的，學成就為聖人。學成聖人，從那裏學起呢？

先是，還是讚美聖人這個學。「優優大哉」，這個優是最優秀了，最優美的了，再加上一個大字是讚美聖人。下面什麼呢？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」聖人這個德在那裏看出呢？用禮來顯示出來的。禮是禮儀，禮儀這個儀字，古人有考據過的，在清朝以前注解經的時候，都是禮儀這兩個字，禮儀就是講的《禮經》。《禮經》是什麼呢？就是指的《周禮》。我們現在《十三經》裏面有三部：一個是《周禮》，一個是《儀禮》，再就是《禮記》。那個「禮儀三百」，就是指的《周禮》。《周禮》又有個名稱叫做《周官》。為什麼叫《周官》呢？《周禮》裏面講，這是孔穎達的注解，孔穎達《正義》裏面講，他說《周禮》裏面有三百六十個官位。三百六十個官位，在這裏講是「禮儀三百」的話，只講一個整數，六十就把它略掉了，所以講禮儀三百。因此在這裏講禮儀就是講的《禮經》，指的就是《周禮》。在清朝，像毛奇齡他們幾個，還有另外的，他們曾經考據，他說這個禮儀應該是《禮經》，儀字當經字講，就是講《禮經》，「禮經三百」，他是這樣的考據，認為是這個字。但是我們研究《中庸》的時候，經文既是「禮儀三百」，我們也不能改這個經文，知道古人曾經考據，有這一種解釋的一說而已，我們經文不要改，還是禮儀三百。禮儀三百，

雖然在孔穎達注解出來了，他明確地指出是《周禮》裏面有三百六十個官職的位置，實際上，這個禮儀三百是解釋這個禮是代表五種禮。五種禮，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。吉是吉禮，很吉祥的；凶是喪事的；軍是軍中的那個禮；賓是外交的，接待外賓的禮；嘉是嘉禮，嘉禮指有什麼喜事、慶典，這個是嘉禮。前面那個吉禮，吉禮是指祭祀講的。祭祀為什麼說是吉禮呢？孔子講的：「祭者得福。」祭祀祖宗，報答祖宗的恩德，一個人他知道報答祖宗恩德，這一種有報本的這種思想，祭祀的這種做人之道，也可以說對於祖宗盡孝的孝道，那就是他一定能夠得到福報的，所以說是祭者得福。既是祭者得福，這個祭禮就是吉祥的禮。五種禮，在這裏講就是禮儀三百。「威儀三千」，威儀三千在孔穎達裏面講，這個就在《儀禮》。《周禮》後面就是《儀禮》。《儀禮》所實行那個禮的時候，《儀禮》有各種禮節。後面那個《禮記》裏面也是各種禮。在行各種禮的時候，它有它種種的威儀在那裏。其中他說這個《儀禮》一共有十七篇，雖然有十七篇，所指的那些禮，但是詳細地行禮的那些節制禮儀很多，行禮那些事情有三千那麼多，三千還是一個整數的，實際上不只三千，所以這是講威儀三千。這種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行各種禮，各種禮把它歸併歸

併起來就是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五種，五大種類的禮。這些禮，各種禮有它的威儀的，有一定的規矩的。

這些禮要行得很妥當，不會做錯誤了，這個必須要有那種懂得禮的人來舉行的，所以下面就說：「待其人然後行」，必得有知道這個禮，然後才行那些禮。為什麼要懂得這些禮才能夠行禮呢？禮，懂禮的時候，你能夠行禮的話，就證明你能夠辦一切的事情。孔子講政治也好、講教育也好，都是要以禮、以樂，用這個禮樂來推行政治，用禮樂來推行教育。那麼懂得禮，就表示這個人他有辦事的能力，這就是一個賢能的人。「待其人然後行」，這個待字要注意，為什麼要這個待字呢？表示你要人才，那個人才並不是說就在那裏馬上可以供給你用啊！你要有那些人才的時，候，必得要培養，要有很好的人才出來，這裏是講：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舉行這些禮，需要懂禮的人來實行這個禮。這個比喻就是說，你治國平天下，你要學天道那樣「發育萬物」，學聖人那樣大公無私的來跟天那樣地來發育萬物，那麼這就是拿禮樂，用禮樂來推行。聖人要用他這個道來發育萬物的話，憑什麼呢？用禮樂

來發育萬物。禮樂，一個是講規矩，一個是講和諧，和諧加上規矩，這就是跟天地那樣地，能夠使萬物在一團和氣之中生存發展。這就是孔子主張的，必得要用禮樂來辦政治、來辦教育，所以這是講：待其人然後行。待其人這個人，他既是懂得禮樂，他就能夠替天下的人來辦事情了。這樣的人，這是一個人才了，這樣的人才必須要培養，那這是講教育了。你要教育，你怎麼個教育法子呢？就要使人知道學什麼呢？就要學至誠之道，學聖人之道。唯有教人學聖人之道，這才是真正的教育，這是教育的根本。這是講《中庸》裏面引用孔子的話，孔子這個學術思想是根據以前的，五帝時代就是如此，在以前一直就是這個教育思想，唯有這樣才是真正教育一個人才出來。

前面講聖人之道，學聖人之道，推行聖人之道，要從那裏學？從那裏實行呢？從禮上面來開始學。禮是辦政治、求學，這是一個最好的實行的方法。所以鄭康成注解這一段的意思，學聖人一方面自己學，一方面就要辦政治，所以他說：「為政在人」，就是前面講的「待其人然後行」。待其人然後行就是你辦政治要有人來辦。



有人來辦，他用什麼方法來辦呢？「政由禮也」，辦政治要從禮上面來辦啊！用禮來辦政治啊！我們現在各國都是用法治，用法律訂出來各種制度來治理國家，在古時候，這個禮就跟現在的法是一個用意的，不過禮比法要更深入。法是用一些條文規定人一定要這麼做，有那一些是禁止的不可以做。這個禮是教人家從內心裏面出於自願的這麼做，所以它這個比講法要深入。

既是學聖人、辦政治，都要從禮上面開始做，那就是後面有這一句話：「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」根據孔穎達的解釋，他說這兩句是古人說的兩句成語，現在引用來做一個印證，印證前面講的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從禮上面開始學至誠之道。那麼就這兩句話，「苟」當誠字講，誠然。誠然是「不至德」，你修養這個德必得要修到「至」，至是到了極處了；至德是把這個德完全學到家了，這叫至德。假使你這個德沒有完全學到究竟處的時候，「至道不凝焉」，「至道」，也就是這個道也完全學成就了，「不凝焉」呢？凝是當凝聚講，也是當做完全講。你這個至德沒有成就，至道也不會完成的。這是古人的兩句成語，因為是引用成語，所以就

拿「故曰」兩個字，這是印證前面這個話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

這幾句話，接著前面講學禮，你辦政治也好、學至誠之道，學這個聖人之道也好，要從禮上面學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

這就根據前面來講，你學禮要學到至德；至德要學成了，至道才能成就；凝是凝聚，也當完成講，至德完成學到了，這個至道才能成就啊！那麼怎麼學至德、完成至道呢？接著這講：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「德性」，在這裏講就是天然而有的這個德，天然而有這個德叫做「性德」，也就是《大學》裏面所講的「明明德」那個明德。尊德性而道問學，道是指的《中庸》前面講「率性之謂道」。「天命之謂性」那個性是性德，「率性之謂道」的話，那就一切都要順乎自己的性德。

「君子尊德性」，君子是求道的人，也就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那你學中庸之道必須要尊德性，性就是指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也就是我們人人本有的這個性，簡單地說就是本性，我們就必得要尊重這個德性，尊重本有這個性德。

而「道」呢？道就是順乎本性的這個「率性之謂道」。「問學」，問學就是學問，為什麼叫學問呢？學問你要從問來的，你讀書也好，聽老師講解也好，都是叫學問，不知道要問，這叫問學。「而道問學」，前面那一句：君子要尊德性，尊德性是怎麼樣尊德性呢？這個德性，你在求學的時候，學問的根本就在這個德性；分開來講，德是明德，性是本性，合起來講它就是性德。再明確地講，講得比較明顯的話，這個德性的性指的本性，德呢？由本性起的作用，那是明德，德就是由本性起的作用，這叫德了。這個德它沒有變化，沒有變壞了叫沒有變化，那這就是明德。我們學中庸之道，也就是要學成聖人的人，必得要尊重自己本有這個性與明德。這是求學的根本，你求學這個根本要尊重這個德性。這個德性怎麼尊重呢？那就是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，說話也好，跟人家來往辦理任何事情也好，必須講這個道。道就是率性

的意思，一切順乎自己的本性，順乎由本性起來的明德，不要把這個明德變成昏德了。保持明德，這就是道。你要用這個道的時候，那就是一切要率性。你怎麼能夠辦得到呢？要問學。問學就是要求學，要講究學問。講究學問，這要有程序的：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最後是篤行之。這是講究學術學問，也就是求學要懂得這個程序，你這個學問才有用。這個「而道問學」，用這樣經過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之後，你就明瞭怎麼樣率性了。講率性，不從學問廣泛地來了解的話，我們怎麼樣率性啊？什麼是率性？什麼是違背性啊？我們不了解啊！我們必須根據經典，儒家這個經典，經過孔子整理之後有五經，五經裏面所講的這些學術，就是教我們明瞭你怎麼樣地學，才是順乎自己本性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隨著社會上一般人的那種行為、那種思想，你跟他們學，那就是同流合污，那就違背了率性。在《五經》裏面，處處都是告訴我們學的人，那裏是與道相違背，那裏是合乎道，這個就是我們要研究經了。研究經，這裏講就是問學了。我們自己看，看不懂，那就要問老師、問同學，這叫「問學」。學問之道就是研究，把這些學問一天一天在學習。前面講學習這個程序，從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到篤行，篤行就是實行。前

面那個四者：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那是教我們知，知是了解，對於這個道理徹底地了解，了解那些是合乎道，那些是不合乎道，這是知的這一方面。在知的這一方面，你要真知，那就同時要實行了，一邊求知，一邊去實行。實行就是用自己的行為來練習，印證你在研究的這個知，那麼這樣的話，這就是真學問啊！有了真學問的話，那這個道才是真正地往率性上面走。

這兩句就是告訴我們，君子就是指的我們求道的人，我們求道的人一開始求學就要把握這個根本，懂得這個明德，懂得這個本性是我們人人本來就有的。我們要學聖人、求一切學問，必須要以這個明明德，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以這個是最終的目標，這叫尊德性，尊重這個目標。這個目標訂住了以後，要講究道了，道就是率性，我們一切的學問，照這個學問來用工夫的時候，就要順乎我們自己的本性；我們在世間辦事情、辦理政治、辦理教育都要順乎這個本性。辦政治有辦政治的為政之道，辦教育也有教育它的道理，這個為政之道、教育之道，都是要「尊德性」，這個是要講究問學的。這個問學在這裏說就是要研讀我們中國聖人整理的經

書，有《五經》。因此，在今天來講，我們講教育，你是個教育家，你要懂得教育的根本，教育的根本就是教人家開發人人本有的本性跟這個明德。這個目標訂住了，你的教育主體在那裏呢？主體就是學習的人：小學生、國中生、高中生、上大學的大學生，以至於進了研究所的研究生都是學生，這些學生是你教育的主體，你教育一切的設施、課程，都要為學生來設想。設想什麼呢？你要把這些學生教育，最終的目的是教他成就聖人。當然，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聖人，但是方向要定住了，指出一條明白的大道，讓人人、每個學生，都向這個大道上去求學。這個目的定了以後，你這個教育的政策很明確的，最低限度，把這個學生教他學習一個很好的做人的性格，學人格，人有人的一個風格。千萬不可以讓學生，他愛怎麼就放任學生，讓他自動的向那個性向發展，就讓他任意自動地亂發展了，這樣的的教育，教不出一個人才出來。所以不管是那一個階段的學生，你要叫他學一個人格，這是共同的一個學科。至於其他學的各門課程，那是因人而異，他願意學什麼，他的性向如何，學科學也好、學文也好、學理也好，但是不論學理科、文科，共同地就要教他們學好的人格，這個是教育之道。所以在這裏講：「尊德性而道問

學」，不論在古時候、在現在，你無論是中國、是外國、是那一個國家，他要是真心辦教育，真心為了學生好處，讓他成就一個賢能的人才，那就必得教他們能夠尊德性而道問學。從建立完美的人格開始，一步一步地向學聖人這個大道上，往那個方向去求學。所以這兩句話是講教育的原理原則，不論是在過去、是在今天，都要把握這個原理原則。

### 致廣大而盡精微，

就根據這兩句話，一個是尊德性，一個是道問學，說出下面這幾條來，首先看這個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。要教學生，包括我們自己，我們還沒到聖人這個地位的時候，我們一邊教人，一邊自己也要學。自己與他人一同在學，學是怎麼個學法子呢？就是學問，問學就是學問。在求學問的時候，要致廣大而盡精微，廣大，你的學問一定要從廣大處來學，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心量要放開，那一門學問，你都要學，大得無窮無盡的，一般講學術，學無止境，那就是廣大方面來講的。廣大的學問就學的範圍來講，只講廣大那不夠，那就是說我們盡量地學，廣泛地來學，那一



門學問都要學，結果學呢？都學得不夠精粹，那也不行，所以下面講：而盡精微，精是很精粹啊！微是微細啊！精粹到最微細。就拿現在研究物質的學術來講，研究物質學術就拿物理學家來講吧！他研究這個物質，從粗淺的那些分子研究，一直一直研究，從粗淺研究到微細，微細到最後，到什麼中子、質子，那個夸克這一類的，名稱多啦！但還沒有到最後。這個都是到精微。必得研究到最後，精微微到什麼地方啊？進入到心法，從物質超越到心靈的領域。《尚書》〈大禹謨〉裏面講：「道心惟微」，學道的人講到心法，就是要到惟微，就是要講到精微的那個境界。道心惟微，從物質精微，超越物質的界限，到了心靈的領域了，那就是道心了。致廣大而盡精微，這個盡字，盡精微就是指的物質的精微到盡處了，這個超越到心靈的領域了，這是講做學問的。致廣大，致就是用工夫，你求學研究學問，你用的是什麼工夫呢？學術的範圍你要認定了，認定那個範圍是廣大得很，任何一個學問都在你追求的這個學問範圍之內。那一種學問，求到深入的都要盡精微。一個是廣闊的範圍來講，一個就深度來講，研究學問必需如此，這個是講道問學這一條的。

### 極高明而道中庸，

高明前面就是用天來比喻。高，沒有界限的，無止境的；明也是如此，一片大光明啊！這是高明啊！高明加一個極字，極是什麼呢？極就是到了極限了，高明到了極限了。這個不僅僅是虛空，不僅是天，天還是有極限的。比如說，我們現在科學雖然還沒有探測到這個太虛空有個界限，他還沒有探測出來，但是就我們中國文化這個道理上面來講，我們所寄存在這個太虛空的話，這個太虛空還是有界限的，太虛空以外還有太虛空，不只一個太虛空。太虛空，這是冥頑不靈的虛空，冥頑不靈的虛空所以有界限的，就是我們存在這個太虛空之中的人物是有這個太虛空，在另外一個太虛空的人物又有不同的，所以同樣這個太虛空有不同啊！這裏講極，極是把所有的太虛空都超越了。「極高明」，超越了所有的太虛空，把這個冥頑不靈的虛空超越了，那個高明就不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，有個太陽在照著很明，那不是如此啊！本性裏的高明啦！至高無上的那個本性發出來的光明，那才是極高明。這一條指的就是尊德性，德、明德、本性，才是那樣高明呢！那樣的高明，你想想極，

超越虛空這個界限，見到自己本性那個明德，那你怎麼用工夫呢？講的：「道中庸」，要講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，我們開始學的時候，你用工夫要用得恰到好處不能過分，也不能不及，就是講中庸之道。必須用中庸之道、用中道，你有所偏的話，對於尊德性，這個德性你就求不到。這一條是就尊德性來講的。

### 溫故而知新，

溫在這裏講，鄭康成的注解，溫當燂溫的溫來講。燂溫，你看，各位自己可以看這個注解火字邊，加一個尋求的尋。燂溫意思是什麼呢？比如說一個吃的東西，煮的飯也好，做的菜也好，煮好變成冷的了，再把它溫一下，再把它放在鍋裏，下面用火再把它溫一下子，這叫溫。「溫故」，就拿溫熱的食物做個比喻。故就是我們所學的、所求的學問，就我們已經學的來溫習溫習。「知新」呢？沒有學的，我們一天一天還要來求取新的學問、新的知識。只溫故而不知新，你只知道古時候的事情，現在的事情不知道，那怎麼行呢？我們有很多學道的人講：我們現在只管我們自己在家裏修行好了，關起門在家裏用工夫好了，報紙也不要看了，外面一切事

情我們也不管了。這個，你一天不看報紙，一天不看電視的新聞報導，你明天跟人家說話，人家說話你聽不懂。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情，你今天不看電視、不看報紙，不了解，明天人家跟你說話，你就聽不懂了。所以新的事情、新的學術，你隨時要知道啊！故呢？古代的歷史，你要懂得；中國聖人的這些經書，你要研讀。你不讀經書，真學問沒有；不讀歷史，古人那些事情、那些經驗閱歷，我們一個人的經驗閱歷太少啊！你不讀歷史，你那來的那些經驗？你要讀。這個都是溫故啊！溫故而知新，古代的事情、聖人所講的道理、現在的事情，你教育、辦政治，這就好辦了。你拿聖人之道來替天下人辦事，你了解現在天下人的心裏，他們所需求的是什麼，現在學生的心理，你都明瞭，然後你才懂怎麼樣地施教，怎麼樣推行政治，你才能夠行得通。這個溫故而知新是求學問這一方面的。

**敦厚以崇禮，**

學道的人學中庸之道，也就是要學聖人，從那兒開始學啊？「敦厚」。印光祖師他老人家在學佛之前學儒家的，把儒家的五經都是讀通了。儒家學聖人之道從那

裏開始學呢？從五倫開始學。所以印光祖師由儒而入佛的，儒家經典讀通了，然後學佛，佛法也貫通了，所以他這位祖師經常勉勵學的人要「敦倫盡分」。敦倫就是敦厚人倫。這裏講的敦厚這兩個字，我們做人之道就要學敦厚，對待一切人都要敦厚。一切的人，包括自己家裏的父母、夫婦、兄弟，外面的君臣、朋友，這個是把它包括盡了，其他一切人都包含在內，我們對他要敦厚。「以崇禮」，敦厚是按照禮來講的，有了這個禮，這個厚怎麼厚法子？對於父母怎麼樣盡孝道？對於家裏的兄弟怎麼互相對待？夫妻互相怎麼樣對待對方？各有各的本分，在個人盡到自己本分這上面做得愈多愈厚。這個敦厚就是按照五倫各盡其分來講的。各盡其分，這就是崇禮。禮規定你是什麼身分，待你對方的人，怎麼樣盡到自己本分來待他，這就按照禮來學習，這叫「崇禮」。崇禮的時候，這一條就是尊德性。因為我們這裏是講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就是《禮記》當中的一篇，那麼《禮記》當中一篇，講這個禮，在《禮記》另外有一篇〈禮運〉，就是講這個五倫，五倫十義，十義就是五個對待的關係，比如說夫妻是一個，丈夫有丈夫的應盡之義，妻子有妻子應盡之義，這整個合起來有五種倫常，就是十種人十種身分，各人有各人應盡之義，五倫之義。這

個五倫十義，敦厚到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尊德性，他就是從五倫修行的工夫，就能成就聖人。拿古代聖人來講，堯舜，舜帝就是從盡到孝道來成就聖人。每一位聖人可以說都是從五倫上面成就的。這是中國文化，它的好處就是開始學的時候，我們在講五倫，你無論在什麼身分，開始學的時候，人人都可以學；學到最高的境界，到了圓滿的時候，都是尊德性，就能成就聖人了。最後這四條就是針對前面：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一個是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，這個「溫故而知新」，這兩條是講而道問學來講的。而道問學怎麼呢？就是這兩條，按照這兩條去實行。那麼再講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「敦厚以崇禮」，這兩條就是指的尊德性。按照這四條，一個是指做學問，一個是定住遠大的、最終的一個目標，要成就聖人。這個四條就是實行之道，按照這個實行之道去做，學問是真學問，尊德性最後一定能夠成就。

## 第二十七章

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！

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

這是接著前面講到君子要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那一段。那一段的意思就是我們君子，就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做個君子要「尊德性」，你學中庸之道就是要學做聖人，聖人是憑什麼能夠成就聖人呢？就是要自己本性能夠完全開發出來。本性就是前面《中庸》開頭就說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就指的那個性，這是我們任何人都有的。所以「君子尊德性」，就是要尊重自己本有的德性，這是天然而有的。你尊德性，要把這個德性開發出來，要怎麼開發呢？你要求學，要廣泛地求學問。所以接著就講「而道問學」，道問學就是開發自己本性之道。本性之道是什麼呢？就是要從學習來的，這個學習，講這個學問之道，下面就解釋：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

道中庸。」除此以外，要「溫故而知新」，故，是古時候的學問，我們讀聖賢書那就是故；知新，就是在現代的新知識，過去的古書、聖賢書固然要讀，現代的一切學術知識也要了解，所以溫故而知新。最後一句是「敦厚以崇禮」，敦厚，你的學問一天一天地在求學習，愈求愈多愈豐富，雖是豐富，你學識的力量培養得很厚了。這個很厚，除了自己的學力很厚以外，你待人也厚道，那是叫敦厚。以崇禮，怎麼樣地待人？自己的學問雖然愈培養愈多愈厚，待人應該要懂得禮，崇禮就是處處要講謙卑，要講禮讓，這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必須要在這個上面下工夫的。「是故居上而不驕」，居上，居在上位的，就是做國君的人、做天子的，這都是在上。你居在上位的人，不能自己驕傲，如果感覺：我這個位子這麼高，我的位子既是這麼高，我的學問也高於一切了。這個要不得，不能夠有這樣想法。愈是在高的位子，愈是要謙虛，千萬不能驕傲。你在上位的人不驕傲的話，「為下不倍」，這個倍是當反字講，叫反叛講。你在上位的人不以驕傲待人的話，那麼你的臣子，在你下面一切做事情的人，他自自然然地就不會對你有什麼反叛的行為。這講一切都是由自己，你要在下的的人不要倍的話，你必須要考慮到不能夠驕傲。



在下面繼續說：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」，這是就做臣子的人來講，臣子無論大臣，地位有高有低的，也都是在位的人。你在位的人，國家有道，這個是有道之君，「其言足以興」，國家有道的時候，國家的君主，他對於人家給他的建議，他會採納的。這樣的話，你說一句話出來，對於君主有什麼建議的話，那麼就可以興國，興是把這國家興盛起來。古時候例子很多，孔子那個時候，孔子以前，到後來歷代的朝廷裏面，賢能的臣子遇到明君在位的時候，往往他所建議的政策，國君採納了以後，對於國家就能夠一切興盛起來，所以說：「一言興邦」啊！就是這樣，足以興。「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，國家無道的时候，這個國君在位，這個國君他不是個明君，是個昏君，甚至是個暴君，這叫無道了。這個無道之君，你做他的臣子，你一番好意建議的事情，或者是對於他個人有什麼過失，你要規勸他，他不但不採納，而且還要加害於你。這個是要明瞭啊！比如說在殷紂王的那個時候，殷紂王那個朝廷裏面有賢能的臣子啊！《論語》上就講：「殷有三仁焉！」三個仁人，有仁德之人，就是微子、比干、箕子。這個三位賢能的臣子，都是仁人。結果怎麼樣呢？「微子去之」，微子看看這個殷紂王，勸他改去暴虐無道，他不能改，只好就去了。比

干怎麼樣呢？比干一直在諫勸他，結果遭遇到殺身之禍了。箕子呢？看見這個樣子，他裝瘋了，瘋瘋顛顛的，就那個樣子，殷紂王還把他囚禁起來。可見得那個無道的昏君，你對他不能夠有任何的建議，你說的任何好話，他還認為對他不利，這個是很危險。所以要是遇到國無道的時候，「其默」，沒有辦法，只有保持緘默，緘是緘口，等於把自己的嘴封起來，這是比喻的話，不說話就是了；默就是不要發表言論，也不要有任何建議，因為建議是毫無用處的。「其默足以容」，容是什麼呢？還可以容身在那個亂的時代裏面。那個亂的時代誰造成的？就是暴君造成的。暴君造成那種亂的時代，你要是在那個時代還能夠勉強存在下去，那麼你只有默，這個默是不要發表任何言論，這樣的話，你還可以為那個時代所容。容就是表示你在這個時代裏還有容身之處，容納你在那個時代裏還能夠存在下去。

**詩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謂與。**

「詩曰」，這是從《詩經》裏面引用出來的。它們指的是什麼呢？「既明且哲」在《詩經》裏面有〈大雅〉、有〈小雅〉，〈大雅〉裏面有〈烝民〉這一篇詩，後面

這個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，這兩句話就是〈烝民〉這一篇詩裏面的兩句詩。它是讚美周宣王的一篇詩。這篇詩是讚美周宣王能夠任用賢能的臣子，那個賢能的臣子叫做仲山甫，他任用仲山甫來做他的大臣，替他辦事情。既明且哲就是你用他這個人辦國家的事情，這是講周宣王，周宣王有什麼事情，你要問仲山甫，他懂得很明白，明白的話，辦事情就不會辦錯的。「既明且哲」，哲在這裏是明哲，當智字講，有智慧又明白道理。「以保其身」，保其身就是我們一般人常常講：某人他能夠明哲保身。我們讀書人，不管你出來做事情，或是不出來做事情，都要懂得明哲保身這個道理。這個身體按照理論上來講，這個是假的身體，假的身體為什麼還要保護它呢？因為我們修聖人之道，想學聖人成就聖人，你拿什麼做工具呢？我們這個身體就是我們修道的一種工具。身體雖然是有死的時候，而且在死之前，這一生當中，隨時有很多苦惱的事情，這些苦惱的事情都是因為這個身體而起的，所以這個身體並不是一個好東西。雖然不是好東西，對於我們修道的人來講，還不能不保護它呢！不保護它，這個身體一旦毀滅了，我們道修不成功了，那不是很冤枉嗎？所以為著要修道，雖然身體是假的，也要藉這個假的身體來學真的我，藉假修真，學真我。

真我學成功，我們就是聖人了。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要明哲保身。這句話，後來有很多人不懂它原來的意義，認為某人他只知道明哲保身，不管別人的事情，這是誤解。在本來的意思，保護這個身體是為著要成就自己學聖人的這個目的，這個明哲保身是必須的。不同於一般人只講保護自己，不管別人是好、是不好了，天下蒼生種種的痛苦災難，我們也不管他了，我們自己能夠過得去就好，明哲保身了，這樣的解釋當然把這個意思曲解了。在這裏我們要從這個經文上講，那個詩裏面就是說的他能夠明哲保身。「其此之謂與」，把《詩經》裏面這兩句話引用在這裏，引用在這裏就是印證上面講的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，就像仲山甫那樣，在周宣王那個朝廷裏面，他可以幫周宣王來辦很多的事情，使周家能夠得到興盛，又能保護自己的身體，明哲保身。「其此之謂與」，引用詩的兩句話以後，後面這是注解的，其此之謂與指的就是上面「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」，詩講的意思就是這樣的意義。那麼這裏，這一章就是講完了。

講完了這一章，我們要了解這一章是重要的，我們學《中庸》，前面講「君子

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我們自己學習要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要是在學校教書，或是在政府裏面辦教育行政，你都要懂得這個道理，這個道理是什麼呢？教育之道最重的是「尊德性」，就是教人家開發自己本有的這個德性。這個本有的德性開發出來成就聖人了，他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啊！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啊！那什麼事情都能辦得到，這是成就聖人重要的意義。所以在求學的時候，你總得教學的人，要把這個目標訂在尊德性上面。目標訂在尊德性這上面，處處就是自己尊重自己了，你求學問也是為了這個來求學的。你這個學問求來是要幫助你開發自己的德性，絕不可以把這個學問求來之後，來污染了這個德性，妨礙了這個德性，那種學問求來沒有好處，只有害處。像這些道理，你在學校裏教書也好，你在政府裏辦教育行政也好，你都要懂得這個理以後，你才能把握這個教育的原理，真正的教育根本就在這裏。知道這個根本，所以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其中講的要「致廣大而盡精微」，你一邊求學，求學的時候，你一邊還要做事情，因為我們現在求的中庸之道這個學問，只要自己還沒有到聖人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我們學的是沒有止境的。既是沒有止境的話，我們一邊學，一邊就要在世間來用，學以致用啊！知道有一分的學問，我們就

知道用出一部分。用出一部分，你從事政治也好，從事教育也好，甚至於你從事任何事業也好，你怎麼樣做法呢？不但是政治上居在上位，各行各業都有當老闆，你當老闆就是在上位；你在政府機關，你做個機關首長，也是在上位的。既是這麼個講法，凡是你做任何事情，你是一個上位的時候，你都不能驕傲，應該很謙卑地對待一切人，對待你的屬下。那這樣，在你下面做事的人，一定是忠心耿耿地、誠誠實實地來幫你辦事情，絕不會有背叛你的行為。

你做任何事情，你要了解這個時代，古時候著眼點，在君主時代，亂世是由君主造成的；今日之下是民主時代了，那你怎麼看法呢？你要整體地看這個時代了。今日之下這個時代是亂、是不亂，那要看政府在政府裏的官員，和一般人的心理，從這些地方看啊！在這些地方看，從政府機關到民間的各種團體，一切都上軌道，那就是一個好的時代；如果一切都不上軌道，一切都亂，人與人之間沒有道義，只知道爭取利害，個人為自己私人的利益來跟人家鬥爭，這就是亂世啊！像今日之下，我們都在台灣，台灣你看看，那一天沒有搶奪的事情？那一天沒有殺人的事情？你說

這個還不是亂世，是什麼時候啊？在這個亂世，你要勸告那些作亂的人，你叫他不要做亂了，你要學好，他聽你的啊？他不聽你的。你說的一切真話，他還認為你是對他有害呢！他還要想辦法來整你的。那麼在這個時代，你只有沉默，「其默足以容」啊！不過在這裏，跟各位說，默這個字，它的含義很廣，並不是說我們任何言語都不說了，不是這樣，我們只關起門來在家裏，自己什麼事不管了，這個也不對啊！我們要學孔子。各位想想，孔子在春秋時代，他在魯國也是在位的，可是到後來它那個事情做不下去了；做不下去，他周遊列國之後，也找不到機會來實行他的道，那沒有辦法了。後來，他在文化上面來著手，在文化怎麼著手呢？整理五經，辦教育。在孔子那個時代，教育是貴族教育，就是因為孔子有教無類，任何人只要誠心誠意來向他求學的話，他就教化他，就收他做弟子；不管你來學的人是什麼身分，他一切不過問的，只要願意來學，他就教，所以孔子他就把貴族教育改變為平民教育，這了不起的。他一方面整理文化，一方面辦理教育，他當時對於國家大事也不過問。國家大事，比如說魯國的魯君來問他問題的時候，他也不講到事實上的事情，只能講為政之道。比如說魯哀公，哀公問政的時候，他不講魯國當時實際

上那些政治問題，他不談，他只講把政治怎麼治得好，講究辦政治的這些原理原則，講這個，這就是等於說「其默」啊！實際上那些問題不談，一談的話就引出很多的問題出來了。所以我們了解「其默足以容」這句話，我們學孔子，生在我們現在這個亂世，那怎麼辦啊？我們到學校教書吧！學校訂的課程也是亂七八糟。你要當教師的話，你無論在那一個等級的學校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你必得要按照學校規定的課程來教的，學校的課程都是政府教育行政機關來規定的，你不按規定教，你就教不下去，你就不能再教了。所以現在你就是到學校教書也是很難，這就要考驗各人自己的智慧了。好在現在，言論還可以說的，你只要不牽涉政治人物的那些利害上面去，你發表一般的言論，還是沒有什麼問題，大家是可以從這一方面來盡到自己的一分責任。所謂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我們都是匹夫啊！我們當然有責任。責任在什麼呢？要怎麼樣把這個亂世讓它好起來，不要再繼續亂下去了。你怎麼樣把這個亂世把它改變過來呢？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用自己修道的行為，用自己的言論；你的言論，自己說出的言論，也許不足以說服人，你還是拿聖人的言論，用種種的方法傳播出去。你自己修道的行為，不管現在天下滔滔都是邪知邪見，都是違



反人倫的那些罪惡行為，天下人都是那樣做的話，我們既是修道了，我們也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，保持自己是一個修道人的本分。這個呢，你拿這種修道的行為，以及自己傳播聖人的教化，這樣的我們可以盡到自己一分匹夫之責。這一章講到這裏，我們就是要學孔子，學孔子一方面自己拿自己的行為，確確實實地保持修道人的行為，保持修道人的一個人格，絕不可以跟現在那些罪惡的人，跟他們同流合污。言論方面，我們就是用種種的方法把聖人的言語傳播出去，這是在今日之下還是最有效果的一種作法。



## 第二十八章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；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

「子曰」，就是子思在這裏又引用孔子的話。孔子說了：「愚而好自用」，愚是怎麼個講法？愚是愚人，愚痴的人，他對於人世間種種的事情也看不明白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，對於這個道理也不明白，事與理都不明白，糊裏糊塗地，這叫愚人。開頭就講這個是什麼意思呢？這一章跟前面有關係的。前面講到後來：「其言足以興，其默足以容」，又舉出《詩經》裏的話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這一章一開始就講：「愚而好自用」，從反面來說，愚而好自用就是不能夠明哲保身，所以

與前面有連帶關係的。那麼就講這個愚而好自用。我們人在世間，不問是修道、不是修道，在世間都要辦事情。修道的人，一方面自己來求道求學，一方面也要推己及人來教化人。你從事政治，就是藉這個政治也是要推廣聖人的教化，那一定是這麼做的。就是普通人，不是學中庸之道的人，他在世間為了要求得自己衣食住行的所需，以及家庭裏的生活所需，也都要辦事情，要做事啊！一般不學道的，他也辦政治，也辦種種的事業，這都是辦事情。這些人雖然辦這些事情，辦政治也好，辦教育也好，他不好好地研究聖人的這個教育，不肯研究這些經書的時候，他對於世間的事情不會明白的，可以說就是個愚人。怎麼可以說是愚人呢？他把事情只看一面的，不能看事情整體的真相，他看不清楚。或者，他自己有成見，自己有私心在那裏作祟，不肯面對事實真相，這些人就叫愚人。愚人要想辦事情，一辦就壞了，辦不成功的。愚人要懂得，自己要知道自己不行，自己的智慧不夠，學問也不豐富，那自己要虛心，要虛心請教別人，這還可以。如果說一個愚人，他不把自己看做是個愚人，他反而把自己看做是一個有智慧的人，比別人都有能力，比別人都高明，這個是什麼呢？「而好自用」啊！好自用是什麼呢？就是不聽別人的意見的，別人

任何好的意見，他都不能夠採納。這個有一句話，有個成語叫「剛愎自用」，剛就是自己認為很剛強，剛愎就是頑固不化的那種程度；自用，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切都對了，自己想的比別人都好。他辦起事情來，自己主張，不聽任何人的建議，這叫剛愎自用，在這裏講就是「愚而好自用」。

自己是沒有智慧啊！這個愚，不是現在講某人他是智能低下的人，不是這個講法；所謂愚在這裏講，他一切都為自己，只顧自己私人的利益，這就是愚人。這種愚人，他看事看不明白的，因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都為自己的利益來辦事。我們有一句俗話說：「利令智昏」，利就是自己的利益，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，令就是使令，這個利令著他，就使他智昏。本來他還有一點智慧，可是這個利益一蒙上心上的時候，把這個利字放在心裏面，他的智慧就沒有了，這個智慧就變成昏智了，利令智昏。這種利令智昏的人，他就是學問再好，把世間的書念得再多，他自己以為還有智慧呢！那個智慧都是不管用。那種智慧不用還好，用出來的話，既害別人又害自己啊！這怎麼說呢？他那種為自私自利心理來辦事情，就把他的智慧染污了，用那

種智慧來辦事的話，害了別人是好懂，就是讓人家受害了，更嚴重是害自己啊！怎麼害自己呢？無論是這個世間什麼樣的人，研究什麼樣的學問，事情有原因、有結果，因果的道理你要懂啊！他害了別人，自己受的什麼損失呢？自己做了那些危害人羣的事情，造了這種罪惡，別說修道了，修道的人當然不必說，他是不能修道了；就是不修道的人，他造了這個罪惡，他墮落啊！儒家的經典裏面講得很和平的，頂多說墮落之後，這是小人，或者是非人。小人跟非人聽起來好像平平淡淡的，實際上你往裏面研究的話就知道，非常嚴重。非人就是沒有人格，他現在雖然還是個人的樣子，身體還是人的身體，實際上他的心理、他的人格，早就墮落到成為畜牲了，甚至比畜牲還低下那個鬼道裏面，那個愈下愈是嚴重了。所以做了那些罪惡的事情，害了別人，最重要的還是害了自己。在儒家的學問講人禽之辨，禽是禽獸，自己的言語行為，要能夠辨別你的行為合乎不合乎人，不合乎人的話，那就是禽獸的行為，叫人禽之辨。我們一舉一動就要在這個上面辨別，這是修道人基本的修養。這個「愚而好自用」呢，他不懂得這個道理，既沒有品德，也沒有真學問，他那樣偏偏好自用，就是不採納別人意見的這種人，他一辦起事情就是害人而又對自己不

利。

下面這一句：「賤而好自專」，這個賤它是比上面一句輕一點，他雖然自己有一些能力，能力不多；學問也有一些，也不那麼充足。賤是指的沒有位子，就是不在位的人來講。不在位，廣泛地講也並不是說不在政治上這個地位，凡是不是自己的立場，你好管別人的事情，這就是超出自己的本位了。這個賤而好自專，這些個無位的人，「好自專」是什麼呢？專是自己決定的事情，自己一定要做下去；自己做下去，你真的做得好，那當然是沒問題，問題是你現在不在位，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」，這一種事情不是你該管的，你卻要來管，好自專。這個作法，雖然不像那個「愚而好自用」害人害己，你這個自專，雖然做的事情不至於壞到什麼程度，但是你一自專，你也干擾別人了。自專的結果也是不好，對人對自己，雖然沒有愚而好自用那麼厲害，也是不好的事情。

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」，生存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時代是在子思的那個時代，在孔子那個時代。「反古之道」，反在這裏講，當回復的意思。回復什麼呢？一個時

代在當時，有那個時代它人事各方面的事情，有那個時代它做事情的一切制度，種種的與古時候不能完全相同的。你要是把當時的一切制度都廢棄不用，完全採用古時候的那些事情、那些制度的話，那就是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」。這有一些是行不通的啊！怎能一定要這麼做呢。怎麼說呢？譬如說古時候這個交通，也有車子，也有騎馬的，乘車子也好，騎馬也好，古時候那個車子與現在的車子也不同。你要生在現在，你要到國外去的話，不但車輛也用不上，馬更是用不上了，你必得要坐飛機。如果說生在現在，你要出國的話，我飛機不要用，我一定要坐車子或者騎馬，那你辦得到嗎？現在一般用的都是電氣化，用的是電燈，煮飯是用電鍋，那你說：我一定要用那個油燈，煮飯我一定要用柴火來煮飯，這樣子行嗎？這是拿幾件事情來做比喻，重要的是講國家的政策。

從上面：「愚而好自用；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」，這一些怎麼呢？「如此者」，如此就指的上面那幾句話。「災及其身者也」，那個災禍或是災難，及其身，不必等到後來，你當生很快就遭遇災難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都是指的辦



事情，尤其是從事政治，從事政治的話，你「愚而好自用；賤而好自專」，你不在那個位子，你偏偏要辦那個位子上的事情，那就不務正業了。你生在這個時代，你認為現在一些政策不好，不好，你可以想辦法把它改變，你要完全採納古時候那個政策，硬著這麼做，那一定是行不通的。在古時候你看，那是在春秋戰國以後，到了漢朝，大家知道那個王莽，王莽他就是反古之道。他是在漢朝，西漢就是他篡位篡過來，他把西漢滅了以後，自己做了新的政權了，他要照《周禮》上面那些制度來實施，那行得通嗎？那叫食古不化啦！一個辦政治的人食古不化也是不好的。所以一個從事政治的人，完全不講古人的（古人指的先王之道，聖人所講的政治道理），你不採用聖人所講的政治道理的話，那當然不好。可是聖人所講的辦政治的道理，那是原理，在做的時候，自己要合乎這個時代，要講究新的方法出來。你不講究合乎現代的方法，你把古代那些古人所實行的制度，完全拿到現在來應用的話，一用就不合適。所以講政治的道理，既不能不講古人所講的聖人之道，也不能完全按照古人（古代辦政治的人），所實施的那個政策方法，這兩者都有所偏的。必須要照孔子所講的為政之道，古人辦政治的道理，在今日之下來辦政治；同時又要

符合現代的環境，一般民眾的習俗，順乎他們的要求，你這樣採取新的辦法，這才能夠行得通。與這個相反的，那就是行不通。不但行不通，這裏後面講：「災及其身」，你本身可能很快就遭遇到災難。

**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**

這一段就是接著前面講的那幾句話，針對「愚而好自用；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」，針對那個講的。這裏講：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這幾項都是非常重要。治理國家，這是辦政治，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禮樂。中國自五帝到了三王，三王就是指的夏商周三代，三代以前是五帝，堯舜這個都是屬於五帝。五帝三王辦政治，最重要的一個方法，就是要用禮樂來辦政治。用禮樂的話，要制定這個禮。制定禮，誰來制定呢？這是屬於天子的事情，因為天子他是天下的君主，他辦政治的時候，一個政策推行出去，要能行得通的話就要用禮來往外推。禮，大家都學了禮了，那麼政治的一切事務自然就好推行了。因此這個禮，一個朝代一個朝代都要制定的。為什麼每個朝代要制定呢？時代不同。比如說夏朝，夏朝後來到了夏桀王，

他把天下治理得那麼亂，成湯王把夏桀王的政權推翻了，建立殷朝。他建了殷商這個朝代之後，他要制定這個禮。到了殷紂王，又是把天下治得亂糟糟的，天下又是大亂。那麼周家呢？周武王伐紂成功之後，建立周家的天下，建立周家天下，周家也要制禮。不過這個制禮，在《論語》裏面就講了：「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。」殷朝制禮的話，它並不是說把前面的禮全部推翻不要了，它自己完全重新制作，不是這樣。它就按照殷家的，按照夏朝的那個禮。到了殷朝這個時候，看看有一些不適合了，夏朝那個禮到了殷朝，這個時候有些不適合了，該廢的就廢，就把它修掉；殷朝這個禮還有不夠的地方，就再補充。這個有增加的、有補充的，就是有損有益，損就是廢除了那幾種；益就是增加那幾種。歷代的制禮，它不是完全新制作，以前的一切都不要，不是如此，它是有增加、有廢棄的，只是一個修改而已。這種修改，在這裏叫制，制禮。「非天子不議禮」，「議禮」這個議字就是再檢討的意思。檢討這個禮，在前代的這個禮到現在，是不是有些合用，還是不合乎這個時候用處了；或者在自己這個時代，這個朝代裏面，這個禮用得太久了，隨著時代要有所改變了，不合時代要來了，須要修改了，這叫議禮。議就是檢討、議論。這個檢討禮、議論

這個禮，有一層要注意，禮的原理原則，那個不管在什麼時代沒有增減的。比如說，講五倫，五倫是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這個禮永久不能廢棄，也沒有辦法再增加的。這個原理，禮樂這個禮，就根據這個原理原則，父慈子孝這個原則，這個不能修的。修的是什麼呢？修的是禮實行的方法、它的形式。比如說古時候行禮要行跪拜禮，大禮要行跪拜禮，我們現在一般的禮節就不必行跪拜了，跪拜禮是不必了；除了祭祀，還有學佛的人，他對於佛、對於高僧大德，他行跪拜禮以外，一般的禮，這就不用了。這個都是禮的形式，在這一方面，隨著時代可以修改，這叫議禮。雖是修改，在古時候講，這個修改的權屬於誰啊？屬於天子，所以非天子不議禮。

「不制度」，制度是各種的制度，什麼制度呢？度量衡。一切禮，人與人之間行禮的那些規矩，甚至於人穿的衣服，住的房屋，在古時候都有一定的制度，這種制度也是要由天子，由他來制定這個法度，這個度是叫法度，有一定的法度。「不考文」，不考文是什麼呢？文是指那個文字，考是來研究。研究這個文字，在這個朝代，國家用的文字有一個標準的文字，比如說在古時候文字，中國文字有很多，

有改變的，早期的時候有甲骨文，在周朝那個時候有大篆、有籀文、有鐘鼎文，還有蝌蚪文，文字種類很多。種類很多，國家公文書，國家發佈政治命令的時候，用的是文書，你要有一種文字做一個標準。文字的讀音，儘管各地方言語發音不同，政治上要有一個共同的發音標準。自從孔子那個時代，以及孔子以前，都是這樣；一直到清朝、民國時代，你凡是在政府裏做官的時候，都要講官話，官話就是通行的那個言語。比如說我們現在儘管在台灣方言也很多，可是在政府正式政治場合裏面，開會也好，政府裏辦事也好，你還是要用國語發音，這都是屬於文。你用文字，既是中國人當然用中文，除非牽涉到外交上那些文字用外文，中國的文書，政府發佈行政各種的公文當然要用中文。中文的寫法有中文的寫法，中文排列的次序，它有一定的規則，這些都是由國家，在古時候就是屬於天子，所以說：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」這個禮、一切的法度，包括民間用的那個秤、尺，這些度量衡都是屬於法度的；文字、公文書，在古時候，孔子那個時候還是周家天下，都是由周天子來議禮、來制度、來考文。不是天子，你沒有這個權來做這些事情。做這些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天子呢？天子他有公權力，有公權力制作出來，推行到

天下，那個時候周家，中國大陸就是天下了，推行到天下，不但政府的政治行政效率好，就是民間私人來往、做事情，也是有效果的。比如說，講用尺量尺寸，用秤來秤物品的輕重，還有用斗，升斗來量五穀的體積，這個都是叫度量衡。由天子規定了、統一這個制度了，民間照這個制度來做，在周天子治理之下的各國，雖然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主權，可是這個制度天下一統，老百姓私人做生意、辦理任何事情，這就不要另外再研究。天下用的秤是一致的，用的尺也是一致的，這個效率非常好。講到文書，雖然是在政治上做官的人要講官話，講言語，中國地方那麼大，各地方方言當然有，方言雖有，可是文字在那裏，還是統一的。文字一統一的話，大家都認得這個文字，這樣交換意見的時候，辦理事物的時候，就不會費事情，效率非常好，所以要研究這個。禮、制度、文書一統一起來，好處多啊！

**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**

「今天下」，今就是在子思作《中庸》的時候，引用孔子的話，也就是孔子那個時候。在孔子那個時候，天下怎麼呢？「車」就是車輛，周家用的車輛「同軌」，

同一個制度。怎麼樣的作法是同軌？同一個制度？軌是軌道，同一種的車輛，無論到天下到那一個國家都是通用的。「書同文」，書是公文書，同一種文字。雖然在周朝那個時候還有各種文字，像蝌蚪文、鐘鼎文等等，但是政府的公文書，民間辦事情用的文字要統一的。除了書法，或者寫在鐘鼎上，那個另外不拘了，就等於我們現在文字用的正體字、楷書，你寫書法的人，你不但是楷書，草書、行書、隸書，甚至於甲骨文，你都可以寫，但是那個是藝術方面的，實用的方面，你還是用正體字。「書同文」，在那個時候就是統一的一個標準文字。「行同倫」，國家教育民眾，無論是天子、是諸侯，推行政治要用禮來推行的。禮推行的政治，禮重要的就是講五倫道統。行同倫，這一切的行為，國家自己政治上一切的作為，你教導老百姓種種的學做人之道等等，都要合乎這個倫，倫是五倫，父慈子孝這是倫常，你一切的行為都要同倫常。那麼「今天下」，孔子那個時代，在周家那個時候，這些都是同了。既是同了，這些車輛的制度、文書、人學禮的這種行為都要同五倫之道，這些事情總體來講就是叫禮，禮樂啊！禮樂就把這些都包含在當中。

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這個就是作禮樂不那麼容易的，雖然有位，這就是接著前面講「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」、「非天子不議禮」，從這個來的。「雖有其位」，就是說你雖有天子之位，假使沒有德的話，「苟無其德」，你是個天子了，實際上你沒有聖人之德，「不敢作禮樂焉」，你不能作禮樂，你不敢。不能說我有了天子這個位，我就隨便的以制禮樂了，制禮樂要有聖人之德。聖人的德，他把人情世故都是通達了。通達人情世故，制定這個禮樂出來，就能夠幫助人走上學習聖人之道，它就有這個好處，能幫助人開發自己的本性，所以要有德。沒有聖人之德，雖有天子之位，他不敢作禮樂，這個作是制作。反過來講，「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」，你有聖人之德是不錯的，就像孔子，孔子是聖人，但是孔子不在其位，他既不是天子，也不像周公幫助天子來制禮作樂，沒有周公那個大臣的地位，「亦不敢作禮樂」，孔子不敢作禮樂。這就說明了，禮樂必然要有德有位，有聖人之德，有天子之位。這樣有德的人制定這個禮樂出來，它就能啟發人的天性之德，「天命之謂性」的這個性德，也就是啟發人



的良知良能。那麼有天子之位，配合聖人之德，制定禮樂出來，以天子的公權之力推廣到天下，他可以推廣，所以這兩者都要具備。

這個了解之後，就可以看了，在古時候孔子是那樣講的，從孔子那是春秋時代，春秋時代到了戰國，戰國以後，由秦始皇滅了六國建立秦朝天下，秦朝天下他不行仁政，沒有好久這個政權就毀了。到了漢朝以後一直到明、清，到民國，每一個朝代開始的時候，都要由天子制定禮樂。我們看看司馬遷寫的《史記》裏面，有《樂書》，有講禮的，有講音樂的；《漢書》裏面，每一個朝代的歷史都有記載這個禮樂。那些禮樂都是天子叫那個學聖人之道的，懂得聖人教化的那個大臣子制定出來的。那個制定就是前面講過，也是修正的。絕不會像我們現在，現在不講禮，不講禮是講法——法律，法律就是代替古時候的禮。法沒有禮那麼好，為什麼呢？禮是教人家發自內心來學習、來實行。這個法律呢？從人的行為上面來管制，用強制的力量，你要遵守；你不遵守，國家就用公權力來懲罰你。禮不是這樣，禮是啟發人的良知良能，叫人家自動地、願意地照禮上來實行，這兩者不同。雖是不同，在現在能夠

照這個法來講究法治也好。我們現在看看，法治也很多弊病啊！怎麼很多弊病呢？憲法應該是最重要的。一個法律，我們現在的憲法，你看，修改過來、修改過去，不管怎麼修，修的怎麼樣啊？每修一次，還沒有原來的好呢！不是不能修，修，你一定要符合有聖人之德；沒有聖人，你必得要懂得聖人的教化；最低限度，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要把中國孔子所整理的《五經》，你要有所明瞭，你要認同它，你要有心思來學習它。換句話說，你的知見，你跟經書是一致的，你的知見跟經書不是相反的，那你就修改憲法。不但可以修改憲法，甚至於你認為這個憲法完全不好，你可以重新制定憲法。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大前提，你是不是聖人？你是不是學聖人？沒有這個大前提，你動不得。

## 第二十九章

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。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詩曰：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

這一段就是接著前面講到制禮樂。禮樂，自古天子治理天下、國君治國都要用禮樂來治國平天下的，也必須用禮樂來教育，所以政治、教育都需要禮樂。既是這樣的話，這個禮樂由什麼樣的人來制禮作樂呢？前面講雖然有位而沒有德，不敢作禮樂；再說雖然有德而沒有位的話，也不敢制禮作樂。這個位就指的是天子，天子的這個位；德是指聖人的德。因為這個制禮作樂一定是有聖人之德來制的；沒有聖人之德，他這個禮制出來不能夠叫人家修養聖人之道。《禮記》裏面講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」講這個道是最高的了，就是講我們人人都有的，《中庸》所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講本性。道次一等的就是德，再次一等就是仁，道德仁義，那個義是禮義廉恥的義，這四者沒有禮不能夠成就的，可見得禮是重要。禮既是這麼重要的話，不是普通人能夠定出一個禮來，那辦不到的，必得有聖人的這種道德，他把人情世故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用禮的這種教育方法，一實施了以後，在政治上施展的這些政策，那就引導人向這個道；在教育方面也是引導人家走向學道的這個路。那麼有這種作用的話，必得要通達人情世故，這樣的禮定出來，才能夠一步一步地把人家領導到學道的路上去。沒有聖人的道德的話，這個禮制出來，免不了就有一些副

作用，甚至於與這個道背道而馳，那就談不上這個禮了。我們中國過去制定的法律，早期制定法律的話都是根據禮的，以禮作一個基礎，在禮的基礎上制定的法律。這就是表示這個禮，它是教育、政治一個根本實行的一門學問。所以這一門學問，必得要有聖人之德才能來制定。除了聖人之德，你制定出來，你怎麼樣把它推行出去呢？那要由在位的天子，天子是有位的人，拿今日的話來講，他具備了公權力，有公權的力量。天子以他的公權力，結合聖人之德制定出來這個禮、這個樂，那麼就可以通行天下。禮是如此，樂更不必說，樂是更需要聖人之德，與在天子之位這樣的人來推行。用這個樂真正能夠引導人明瞭自己的本性、使人的修養順乎自己本性的話，這個樂的作用很大。我們普通人一聽到一首很好的音樂，中國古時候的音樂都有這些作用，你一聽之後，心裏浮躁的氣氛、雜亂的那種思想自然就淨化了；心裏一淨化了，自自然然，這個心就定下來了。我們要明心見性、要證到自己本性的話，一定要有定工夫啊！那個樂就能夠幫助我們修這個定工夫，禮也是這樣。禮講這一切的規矩，這種規矩聖人制定出來，他通達人情的話，人人都能夠照這個規矩去實行的。雖然如此，禮多半比較嚴肅一點；樂比禮和諧，它對於調節我們人的心

理，這個效果更好。所以禮樂這兩者合起來，在古時候可以用在政治上，可以用在教育上，而且是必須的，實行政治、辦理教育，它是個根本。因此，前面講到雖有天子之位，沒有聖人之德，你不敢作禮樂。反過來說，沒有天子之位，雖有聖人之德，有聖人之德沒有天子之位，比如說像孔子，他可以制禮作樂，但是他沒有天子這個位，所以也不敢作禮樂。所以這個制禮作樂的條件，是要具備有德有位的人才能制作。

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話講這個禮了，「子曰」就是孔子說的，「夏禮」，夏禮是夏朝的禮，夏禹王的那一朝，「杞不足徵也」，杞是什麼呢？杞國就是夏朝的後代。夏朝滅亡了，後來夏朝的後代就在杞國，他的子孫是杞國的君主。「吾學殷禮」，孔子也學過殷禮，殷是殷紂王那個朝代，殷開始就是成湯王。孔子對於殷禮也學過，學過什麼呢？「有宋存焉」，宋國，在孔子那個時候，宋國就是殷朝的後代，那麼有宋存焉。在前面講，夏禮孔子學過，而且可以把夏朝的禮都能說得很清楚。雖是說得清楚，但要有證明，有人的證明，或者是有歷史文獻作證明。在古時候講的文獻

是什麼呢？就指的那些在當時的人，他可以說出來。孔子自己說出來，還要找出其他的人能夠作證明，這叫「徵」。如果說沒有人作證明，有文字歷史記載下來也可以，這也是徵。但是孔子那個時候，孔子雖然夏禮能夠說得清楚，但是沒有人來做證明，也沒有歷史的文字記載來作證明，所以不足徵也。找到杞國，杞國是夏代的後人，在夏代的後人杞國也沒有這樣的文獻，所以《論語》裏面講：「文獻不足」，文獻不足以證明。因此，孔子說：我雖然能夠說，那不足以證明，也不能用。再講到殷禮，殷禮當然孔子更是學過了，「有宋存焉」，在《論語》裏面講，宋也是文獻不足，既是文獻不足，也是不足以證明。在這裏是說有宋存焉，有宋存焉這兩種講法，一種講法，有宋這個禮還有文獻可以證明，但是殷朝的禮到現在，到孔子那個時候已經是周朝，而且是東周了，殷朝的禮雖然存在，也有文獻可考，但是那已經不是周朝了，也不能夠用了，這是一種講法。再一種講法，像孔穎達解釋的，這個兩段，一段是講杞，一段是講宋，這兩段的文字互相照應的。那就是說，夏禮孔子既然能說，夏禮當然還是存在，就是因為文獻不足所以不能用；殷禮有宋存，不能用為什麼呢？也是文獻不足。這兩句話是互相補足的意思，這是孔穎達的解釋。這

兩者解釋都可以。孔子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明前代的夏朝也好、殷朝也好，那個禮到了周家，周家的禮樂是由周公制定的，周公本身雖然不是天子，他是一個大臣，但是他在周家是執政的大臣，而且還曾經代理過天子，那麼禮樂是由他制定的，可以說非常完備了。周公在制定周朝禮樂的時候，也並不是說把前代的禮完全否定，他也是根據夏朝的禮、殷朝的禮，這個兩代的禮看看到了周家這個時候，前代的禮那一些不適用了，就把它刪除掉；那一些還是不能夠廢棄的、必須要保存的，那一定要保存下來。所以周公制禮作樂，是刪除不適用的禮，保存必須永久保存不能廢棄的那種禮。那麼這在《論語》裏面講：有損益，損就是把不合時代所需的就刪除掉；這個益呢？還有不足的，除了保留下來的，經過刪除以後，周家新的需要，把它補充，補充就是益，就是增益，周公制禮作樂是這樣的。經過損益之後，把原來必須保存的保留下來，然後再增加一些新的禮，刪除不適合需要的禮。這就是孔子曾經講：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。」這在《論語》記載裏就是這麼說的。

那麼在後面這一段，孔子就說：「吾學周禮」，我學了周禮，就是周公制定這個



禮。「今用之」，為什麼今用之呢？孔子在用呢？「郁郁乎文哉」，那非常完備了，所以用之。在這裏講「吾從周」，吾從周就是用周家這個禮。雖是這麼說，古人也有這樣注解的，比如說，孔子在《論語》裏面也是這麼記載，孔子：「行夏之時，服周之冕」，衣冠的時候用周家的；用這個「時」，時就是我們現在一般用的曆書，就是農民曆，我們現在用的農民曆就是夏朝的曆。孔子那個時候，他說：我是行夏之時。「乘殷之輅」，殷家的，殷朝的那個車子，坐的車輛，他是用殷朝的車子。可見得孔子講這個禮樂，前代夏殷兩代的禮樂不用，從周家的禮樂，這是就國家來講，他是魯國人，就魯國國家的制度是這麼說的。至於孔子個人來用的話，他可以用除了周家禮制的那些文物，用時間他是用夏朝計算年月日時的這個曆；交通的車輛，他可以用前代的，與這個可以並行，就個人他所好，是這麼說的。這是制禮方面來講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。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

這一段開頭這一句，這個「王」可以讀去聲旺，旺天下。你是個天子是王者了，王者要把王道實行到天下叫「王天下」。你要把王道推行到天下的時候，有三種重要的事情，這個三種重要的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制禮、講制度、講考文。前面那一段講有德無位不能夠制禮樂，有位無德不能制禮樂，在那個前面就是講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」，這裏講王天下有三種重要的事情，指的就是議禮、制度、考文這三樁重大的事情。那麼把握了這三種重大的事情，「其寡過矣乎」，寡過，你做天子的時候，你治天下沒有做錯的事情。做錯事情是有心的，還是無心的啊？有心做錯事情，那不能說是過，那是罪了，犯罪了；無心做錯了事情叫過。你把握了這三樁事情，議禮，議禮是什麼呢？這個禮制定了以後，隨著時代還要來議，議就是來檢討、來議論，還有那些禮的條文，這個條文是講禮的形式，是不是再要修正？是不是要補充？這個都是議禮啊！那麼這個制度，制定的各種制度。天子你要治理天下，天下各種制度，我們就拿這個度量衡來講，它是個制度，車輛的這個軌，這都是制度。有這一些制度，天下統一這個制度，那麼天下人來往、辦事情，他就節省了很多時間，有一個準則在那裏，人人可以遵守，它就提高了辦事的效率，所以

制度很重要。考文，考文就是文字、書這一類的。這三種，你都要很適當的做好了，那你這個天子寡過啊！寡過，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過，完全沒有錯誤，不能那麼說，總是有一些，但是講寡過，寡過就是很少辦錯事情了。做天子、做國君，就是一個諸侯，你辦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很大的錯誤，你這個錯誤一犯了之後，天子對於天下人交代不了；諸侯你對於你國內的人，你也交代不了，你的責任太重大了。所以這裏說這三種重要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了，那麼就是可以寡過。那麼「王天下」呢？王天下是王者，王者你能夠把王道推行天下，必須在這個三種重要的事情能夠做好。做好這三種事情，王道，王道指的是什麼呢？王道就是仁義之道啊！講這個禮，禮為的就是要實行仁政；禮用在教育上面就是教你學仁的教育，這就是王者王天下的一個重要道理。那麼既是重要的道理，要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文也是個制度，文字也是制度，全國通行的文字，它有一個公定的，由國家制定在當時實行那一種文字。雖然就我們現在來講，學書法的人各種書法、各種文字都可以寫，遠至殷朝的甲骨文，到了周家那些古文像蝌蚪文、大篆，到了秦始皇那個時候，李斯發明那個小篆，漢朝這個隸書，以及後來這個草書，這些我們學書法的人都可以學，但是國

家公定的公文書，要有一個標準的文字，那麼考文就講這個，講文字這一方面的，它要制度化。那麼這三者，就用禮來做個代表，你要制禮當然要有德有位的人，有德有位的人要制禮，怎麼個制法子呢？

現在下面就講了，這個經文就說了：「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」這一段講：「上焉者」，指的是誰呢？上焉者指的是在周代以前的，周代以前就是殷朝，殷朝以前就是夏朝，在周朝以前的話，夏殷這兩代，這是上焉者。在夏殷兩代，禮「雖善」，孔子都能夠說得出來，他都學過，既是學過都能說得出來好處在那裏，它是善啊！雖然是善，「無徵」，徵就是證據，沒有證據啊！沒有證據的時候，你把夏朝的禮、殷朝這個禮，拿過來講給人家聽，教人家照著這樣實行，人家「不信」，不相信啊！別說那個時候講禮樂了，就是講一般的學術思想都是要有證據的，沒有證據的叫做「不根之論」，根是根本，不根之論就是沒有根本的言論，那人家不信的。所以說在周朝以前夏殷兩代的那些禮樂雖然是善、好，但是沒有證據，沒有證據就不能夠令人相信。「不信」呢？民就「弗從」，人家對於你所講

的這個不相信，你教人家照著這樣去實行的話，人家就不從啊！不順從啊！不依照你所講前代的那個禮，照著那樣辦啊！這是這一段。那麼民不從怎麼樣呢？民不從就沒有禮了，那天下就亂了，等於我們現在不講禮了，講法律了。不講禮，講法律也好啊！按照這個法去做的話，人人知道要守法，也還可以啊！但是一旦連那個法人家也不相信了，不相信法就是不順從這個法，不順從法人家就犯法，那你社會就亂了。禮也是這樣子，禮你沒有證據，人家不相信；不相信，人家就是犯禮，一般人就犯了禮了，那就是天下大亂了，上面是講這個。

「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」「下焉者」是講什麼呢？下焉者是指孔子這個時代，就孔子講那是現代。現代的時候，「雖善不尊」，我們就舉例子來講吧！孔子在東周春秋那個時候，孔子是聖人了，他要制禮，那當然制得很完備、很善。孔子對於人情世故，所謂人情世故是什麼呢？對於人的心理透徹的了解了，那一種人是那一種心理，他完全明瞭，根據人的心理制定這個禮出來，這個禮可以隨著任何人的心理都能適用，孔子制禮都能辦得到，所以叫善，由他制的禮一

定是善的、是好的。但是在這裏講：「雖善不尊」，尊是什麼呢？尊是天子，雖有像孔子那樣的聖人之德，沒有天子之位。像周公，周公有聖人之德，他也代理過天子，後來雖沒有代理天子，把天子之位又交還給成王了，但是成王還是繼續讓他掌握天子重要的、重大的政策，所以他制定這個禮是好的，有聖人之德又有聖人之位——天子之位，來把這個禮能夠頒行到天下。那麼孔子，像孔子這樣，假使在孔子那個時候，有像孔子一樣的聖人之德，但是他不在天子之位，不在位的一個聖人，雖善不尊，不尊就是不在天子那種尊位上面。《周易》講的那個卦，講的乾卦，乾卦九五，九五就是天子之位，就是九五之尊。不尊就是不在九五之尊的那個位置上。那麼這句話說：「下焉者」，當孔子在那個時候，雖有聖人之德，制定這個禮雖然也很完善，但是不在天子那個尊位上，那個怎麼樣呢？「不尊」就「不信」，不能取信於人。「不信」的話，既不能取信於人的話，而「民弗從」了，人家都不相信你這個禮，你叫人家去順從，照這個禮去做的話，一般人不做。換句話說，你沒有這個權，沒有這個權力叫人家去順從你所制定的這個禮。

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這個「故」，把上面的道理——制禮的這種理論，必須有聖人之德，又有天子之位，下面「故」就是做一個結論了。「故君子之道」，所以君子要講求他治理天下這個道，治天下之道重要的就是要制定這個禮，制禮作樂。這個君子指的是什麼呢？君子是指前面王天下，王天下是天子啊！這個天子，他是王天下的人。「君子之道」，這個道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前面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這個三重，指的就是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做一個天下的王者，他的道就是先要辦理這三種事情。所以君子之道，他要辦理這三樁事情，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」，本諸身，本之於身，諸這個字是個合音字，之於這兩個字合起來拼成一個音，用一個字說出來就是個諸字，音是讀諸，它的意思就是之於，本之於身。本之於身的意思就是要考察自己，考察自己的身，身就是自己，是不是有德有位？你想制禮作樂，先要明瞭自己是有聖人之德呢？是

有天子之位呢？有沒有啊？有這個就可以，那就本諸身了。本身有德又有位了，當然這個先決條件具備了，然後還要「徵諸庶民」，徵是考察的意思、徵求的意思，考察這個庶民，庶當眾字講，眾民，我們現在習慣講民眾，庶民就是民眾。你有聖人之德、有天子之位，你制禮作樂，你還要考察那些民眾，考察民眾怎麼樣呢？民眾照你這個禮樂來實行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如果你制定這個禮標準或是太高了，民眾就做不到，很不方便，不方便那就是行不通的。制定這個樂，如果那個藝術的價值很高，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沒有辦法來學，聽也聽不明白，學唱也唱不出來，標準太高，不方便；如果太低了，太通俗了，不能夠引導民眾向著理性上面追求，反而教民眾順乎一般人的惡的習氣，那這個更要不得。所以這個制禮作樂要徵諸庶民，你要考察考察這個禮樂制好了以後，民眾一學就很能夠適用，很方便就能用得上，因此要徵諸庶民。這還不算，你要「考諸三王而不繆」啊！你還要來研究研究，考就是拿三王，夏商周這個三代，三代的禮來研究，而不繆，不誤，繆是繆誤，不會錯誤的。你拿你所制定這個禮樂，不但在周家，周家以前的殷家、夏家，三代的都相合。這個相合是什麼呢？相合這一部分，無論那一代，別說是三代了，孔子曾經



講：「雖百世，可知也」，千秋萬世都要相合的。講好懂的話就是五倫道統，講父慈子孝，這個無論那一個朝代都不能廢棄的。考諸三代，都要跟五倫基本的禮的本質要能相合。

再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，雖然前面你也「徵諸庶民」了，也就是對於一般民眾也經過這個程序，讓他們感覺行起來也很方便、很適用，對於三王聖人一研究也相合，這個就是再進一步地講：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，天地，為什麼要講天地呢？古時候稱這個天子，三王以及後代治理天下的人都叫做天子。那麼為什麼叫做天子呢？天子他就是以天為父、地為母，天地是天子的父母，他是天地之子。因此，他來治理天下是根據天地的意思，來辦理天下人的事情。也就是過去一般讀書人、從事政治的人都有這麼一句通俗的話，這一句話是什麼呢？「天子是來替天行道」。天地有天地之道，你是天子來治理天下，你的任務就是替天地來實行天地之道，就是要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，天地是什麼道呢？天地是有好生之德，這在那裏看得出來呢？天有這個氣候、有風雨來滋養萬物；大地以它的土壤來承載萬物、來培養萬物，這

是天地好生之德。它所好的就是萬物在天地之間都能夠生存發展，這是天地之道。而且這個生存發展生生不息，怎麼生生不息呢？不息是不休息地，天地，你譬如說，合起來講有春夏秋冬四時：春天，氣候就慢慢溫暖了，讓萬物在溫暖的氣候之中逐漸逐漸地生出來，再加上春天那個和風細雨來滋潤萬物；到了夏天，這個暖氣再促成萬物長得更快；長到成熟了，秋天了，收成了；到了冬天就是收藏起來了。收藏起來，冬天的氣候寒冷啊！寒冷不為別的，比如說這個植物、五穀，植物有根，五穀有種子，把這些根、種子讓它收藏好，收藏好了以後，到了春天來，又再生長。就這樣的，春夏秋冬循環不停止，循環不停止，在天地之間的萬物就是生生不息。天地看見萬物生生不息，就是合乎它的心理，天地的心理就是希望萬物這樣生生不息。那麼你是天子，天子是替天行道，你就要根據天地之道，來替天下人辦事情，辦理什麼事情呢？那就是學天地公正無私的、一律平等的來替天下人謀求福利。天下愈是那些窮人，還有那些身體不好的、有病的這些人，還有孤苦的人，那你天子要特別發揮天地這個心、好生之德這個仁德來照顧他們。這個天子所辦的事情，就像《禮記》〈禮運篇〉裏一開頭所講的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講到中間「老有

所終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，一律的這樣替這些人謀求福利。除了這個以外，凡是天下人，你都要替他謀求福利，讓他們生活得心理身體都能安全、都能快樂，衣食住行沒有匱乏。這是你做天子效法天地之道應該這麼做的，這叫做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，建是建立，建立的是什麼呢？你就把天子應該辦的事情，一樁一樁的建立起來，總的原則就是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這是基本。根據這個基本三種重要的事情，再發展出各種政策、教化，一樁一樁的把它建立起來。這個都是在天地之間，建立在天地之間，你這些事業而與天地不悖，悖就是違背的意思，你所制定這個禮、做種種這些事情，建立在天地之間，完全與天地之道相合而不違背，這是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。

除了求其與天地相合，天地是太廣大了，廣大到叫一般人看不出來天地之道在那裏；天道，天道對於我們人有什麼表示啊？看不出來；地對於我們人有什麼表示啊？我們一般人也知道。聖人當然知道了，知道是不錯，他要讓一般人生起信心，而且所辦的事情、制定的禮樂有具體的一個證明，那就是說：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，

鬼神是什麼呢？天地那麼廣大，沒有什麼表示，用鬼神來做表示。鬼神在天地之間，一般說我們人有些不知道的事情，鬼神知道啊！孔子在《周易》〈繫辭傳〉裏講：「陰陽不測謂之神」，陰陽就是從太極分出陰陽兩儀出來，那麼這個神明，神明到什麼程度呢？陰陽都沒有辦法來測定它，不可測就都沒辦法了解它，這叫神。那麼鬼呢？比神次一等的，屬於鬼神這一類的，同類的。那個神明他知道的很多，鬼呢？知道的也不少。那麼這個鬼神，他可以表現出來，聖人也好，普通人也好，遇到有什麼特異的事情，那就知道是鬼神在表達意思了。比如說我們一般人遇到一個事情，特殊的，不正常的，也沒有一個很具體的狀況出現，但是它就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了，一般人講：「咦！有鬼啊！」認為這是有鬼在那裏起作用了。可見得鬼神他要來表示什麼意思的話，他不見得好像真是像個人一樣，有一個身體出現了，不是這麼說的。他是讓我們人事上面有一個不正常的變化，這是一種鬼神。所以這個鬼神要什麼樣的表現呢？就鄭康成來講，他的注解：鬼神就是由於五行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來表現的。五行它可以把這個天地、萬物，把我們人——人的身體、心理，都可以藉這個五行把它合在一起，能夠表現，在某種情況之下，它可以代替鬼神表示意見

的。那麼鬼神，用這個五行代表鬼神，也可以代表天地。

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，就是聖人制定這個禮樂、所辦的事情，除了前面講徵求一般的民意、考諸三王不繆、還看看與天地之道是不是相合，再就是質諸鬼神了。質諸鬼神就是把你所做的事情，這個質字，孔穎達把這個質字當正字講，很公正的正字，當正字講，正諸鬼神，就是請鬼神來正之。正就是說我們做一樁事情，請你給我修正修正，這是客氣的話。這是請鬼神來正，這個這樣注解不是不可以。拿我們現在好懂的話，「質」就是當對照的來講，拿聖人所制定的禮樂、所辦的這些事情對照鬼神，跟鬼神他的意思，一對照看看。「而無疑」，疑就是疑惑，跟鬼神的意思一對照，而沒有疑惑了。為什麼這個沒有疑惑呢？鬼神，這裏講是公正的鬼神，不是邪道上的鬼神。公平正直的鬼神，你拿他來一對照的話，那只要相合就沒有懷疑了。為什麼拿鬼神來對照一下呢？就是要先取得鬼神看他同意不同意，你做的事情鬼神都不同意了，做事情的结果，那鬼神就來懲罰你。做的事情與鬼神的意思相合，公正無私，你做的事情公正無私跟公平正直的鬼神相合了，他就獎賞你。他怎

麼賞罰，怎麼可以看得出來呢？要獎賞你的時候，前面講：「國家將興必有禎祥」，他有很多禎祥的事情出現了；鬼神要來懲罰你，那就是「國家將亡必有妖孽」，很多妖孽的事情出現了。所以你做的事情要「質之鬼神」，對照對照鬼神，沒有任何妖孽的現象出現就行。拿我們現在看，我們每天都看見妖孽的事情，大家看不出來、不懂啊！鬼神藉著誰來表現那？天災人禍。而且這個天災人禍之前的那些預兆，我們一般人那些行為言語，說的話不是人所說的話，人說的話，人言為信，人說的話都是有信用；一個人今天說這個話，明天到另外一個場合，說的話與今天說的話完全是相悖的，這就是妖孽之言。他今天說這個話、做這個事情，他明天做那個事情，這兩樁事情完全是衝突的，這也是妖孽。這種妖孽藉著這種小人把它表現出來。你聖人制定的禮、辦的事情，拿鬼神一對照，怎麼個對照法呢？你看看有沒有這些妖孽現象出來？有沒有那些禎祥出來？這個，我們儒家過去的歷史記載很多，我們現在大家歷史看得少，拿佛家的事情講，好懂。佛家那些古代的高僧大德在說法的時候，有天花在那裏墜落；著作的時候、注解經文的時候，就有舍利感應出來，這都是禎祥啊！所以這就是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。

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百世是一百世，一百世這是一個數目。數目有幾個，從一到五，五是五行的這個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是一個基本數目字。由五再發展為十，十是一個滿數。十再擴充是一百。滿數再擴充，這個數目字，中國的數目字它都含有意思在當中。即使五也好、十也好，這個一百的百也好，這個不是說一百就代表一百個數目字，它這個百是代表圓滿的意思。「百世」就是說何只百世，千秋萬世只要有人類的話，世世都是如此啊！百世這個意思我們明瞭之後，你再看「以俟聖人而不惑」。有德有位的聖人制定了禮樂，經過前面那幾個程序，合乎天地之道，與前面的民，一般人心都能相合，甚至於連鬼神，鬼神之道也相合，這就是毫無疑惑了。這就是百世以俟，俟是等待，這一世的聖人所制定這個禮，到了下一世有聖人出來，他再來制禮，也用這個；再到後來，一世一世的，以至於百世，百世永久的，只要有人世的話，有聖人出來制禮作樂，都要用這種禮。用這個禮是講它的原則，根本的禮的原理，講這個道。為什麼百世以俟聖人是等待後世的聖人而不惑呢？不惑是沒有疑惑。雖然每一個朝代，禮有損有益、有修改的，但是根本的原理不需要更改。在上一次，我也舉個例子，我們講五倫道統，五倫道統你無論在什

麼時代，講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講這個禮，不論我們現在的時代演進變遷到什麼程度，這個都不能廢棄的，更不能夠完全把它毀掉，它就是個道。由這個五倫道統，從這個上面學，他就能夠成就聖人。所以儒家的文化好處在那裏呢？他講這個五倫道統任何人都能夠行，行到圓滿的地步就成就聖人了，就能把《中庸》講的本性開發出來了。所以學儒，這個是非常妥當的一個道。這是講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為什麼百世這個道，無論那一時代在位聖人都不可以改正呢？都要照著這個實行呢？這是講禮樂之中含的道統——五倫的道統。聖人，前代的聖人、後代的聖人都是相同的，這個還是拿佛家的文化來舉例子，我們好懂。佛家常講佛有古佛，在釋迦牟尼佛以前，那個古佛多得很！釋迦牟尼佛以後，又有佛，未來的佛，這叫三世佛。三世佛有沒有不同的呢？佛佛道同。就是因為佛佛道同，儒家講的聖人，聖人與聖人，前代的聖人、現代的聖人、未來的聖人都是同一個道。同一個道，這個道指的什麼呢？就是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就是指的要開發自己的本性。你實施禮樂的教育都要根據這個道，都要與這個道相合啊！只要與這個道相合，你從五倫人可行的這個道去做，他就能夠成就聖人，所以儒家的文化好就在這裏啊！所以



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。把握了這個道，下面就講了，講什麼呢？這幾句等於把前面所講的經文本身加以解釋，等於注解是一樣的。

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」這就把前面這幾句話加以解釋。前面你制禮作樂要合乎天道，合乎天道，你要知道天，知道天道是什麼；合乎地，你要知道地道是什麼。徵諸庶民，你要徵求民眾的意見，你就要知人。所以把上面講過之後，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，就把前面那句話複說一遍，質諸鬼神而無疑是什麼呢？是「知天也」啊！鬼神他的意思常常就代天地表達意思的。天地也不會說話，天地那麼廣大，我們一般人不了解，鬼神的意思有時候是用禱祥來表達，有的用妖孽來表達。那麼這樣質諸鬼神而沒有疑了，沒有懷疑了，那就是合乎正道了，那就是合乎天地之道了，這個你是知天道啊！那麼知道天道，那你聖人所辦的事情、制定這個政策，你就知道這個政策實施下去，天下人只有好處、沒有害處。那你聖人制定這個政策，你就知道代替天下人趨吉避凶。怎麼趨吉避凶呢？這個禮制定下來，人人遵守這個禮，人的心理就不亂，每個人的心裏不亂，這個社

會秩序就是很好、就不亂；社會一切都不亂的話，就是天下太平，人人都有安全感了。絕對不會像我們現在，你這個台灣現在看看怎麼樣啊？那一天沒有人殺人放火？那一天沒有綁票？殺人的、自殺的，那一天沒有啊？只要人人照禮上這麼做，這些現象自自然然就沒有。所以這就是知道禮，照這個禮去實行政治的話，照禮去辦教育的話，那就是替天下人來趨吉避凶，這是知天啊！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」知道天是不錯了，還要知人，人是從那裏知道啊？聖人，聖人他是無所不知的。聖人制定這個禮樂，天下任何人照禮樂去行使，就是照這樣去實行的話，那也就是有百利而無一害。說到這裏，這是百世以俟聖人就是知人，知人就是知道一切的人事。

既知天又知人，那聖人所定的這個禮樂、所制定的政策，那就是對於天下人是真正有好處。從孔子那個時候，一直到後代，凡是在位的天子，他是個明君，所謂明君他是懂道理的人，幫助天子做事情的那些朝中的大臣都是讀書人，讀書人也是那些明瞭道理的人，他們都是可以說知天知人。知天知人，辦理政治、辦理教育，

一個總的原則在什麼呢？知道因果，就儒家來講「天命」，單獨的講叫「命」，合起來講天命，天命就是佛家所講的因果。不但佛家講因果，在印度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，印度那些學術界、一般的宗教沒有不講因果的。就拿我們現在，我們中國人現在講辦事情也講因果啊！醫生給病人看病，他要給病人先診斷，診斷什麼呢？要了解這個病人，這個病怎麼得來的？這個病的原因是什麼，然後才得了這個病，得病是結了果啊！一個病人，他本身就是個因果。醫生把病人這個病的原因找清楚了，有這個原因才生了病，得了結果，醫生給他治，必須從因上面著手，這就是因果。法院的法官要審理刑事案子，刑事案子你要找出這個人犯罪，他為什麼犯罪，他有原因的。犯罪是一個結果，也找出因果出來，然後他才能夠判決這個犯罪的案子。不過這些例子，一般講的，醫生講的因果、法官講的因果，這是眼前很小的因果。儒家講這個天命，除了眼前看得到的，還有過去的、未來的，這個不是普通人看得到的。這個聖人都知道。所以聖人知道，這個知天知人，就是從天命。天命貫通前面講的百世，百世這兩個字就是因果，就是講因果的：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世世都是如此。世世都如此，你制定這個禮樂、實行這個禮樂都合乎天道，也都是

合乎因果，也就是說合乎天命，那就是無疑、不惑啊！你拿鬼神的意思一對照，沒有懷疑。拿聖人這些禮樂，前代的聖人跟現代的聖人，跟後代的聖人，世世相傳之道，以這個原理來做一個驗證，這就是知人了，也就不惑。這個結論把上面所講的結束到知人知天。天地人都知道了，你這個聖人，聖人的事業，那確確實實地對於天下人是真正的福利，這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學術思想。

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這一段是接著上面講到：君子之道要本諸自己本身，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」，那一段來的。那一段就是說的「王天下」，做一個天子要治理天下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接著講：「是故君子動而為天下道」，「是故」這兩個字，就是講到：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」，那麼聖人的治理天下，包括要制禮作樂這些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對於鬼神來講，拿鬼神來印證也是沒有疑惑的，這就算是知道天的；同時這些事情，別說現代的聖人、以前的聖人，就是對於

未來所有的聖人，就是百世以俟聖人，都沒有疑惑，這是知人。為什麼呢？講到聖人所辦的那些事情，那就是像這個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這就是治理天下那些最重要的事情。這些事情是聖人在位的，既是有聖人之德，又有天子之位，這樣做出來的這種禮制，那些文化重要的內涵，就是百世聖人還是不能更改的，還是照這麼作法。為什麼呢？過去的聖人、未來的聖人，都是一個聖人的道，聖聖就是同一個道，所以說是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這是知人的。「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」，你這個在位的聖人制出這些禮樂制度等等，然後你所做的事情，你心裏所想的事情，一切一切，那麼在這裏就講：「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」，動是在心裏頭動了，動了心了。動了心就是行為還沒有表現出來，那就是存在心裏面。存在心裏面，而世為天下道，世就是世世，永久是這樣的，那就是世世都是這樣。這個怎麼呢？為天下道啊！道就是指聖人的心。他起的心意，動心就在道上面，道就是他的心，他的心一起來的話就是這個道。而生生世世的，就是現在也好、未來也好，就是天下之道。這就是說明聖人起了心念的時候，就是天下之道。天下講的這個道，就講聖人這個心。這是動而為天下道。「行而世為天下法」，行就是有行為表現出來了，那就是行了。這

個行就是根據他動的心，就照他的心裏所想的道表現出來。這個表現出來的行為，行為由誰表現啊？由身，由他的身分來表現。普通講我們一個人身體，有身體才有行為。那麼這個身體，拿這個身體就代表他這個人整個的行為。他的行為就是世世為天下法，不但在當時，而且在後來，無論在什麼時代，他都可以做為天下後世的法則。我們普通讀書人就講到：你讀書要以身作則，以自己的本身做別人的一個模範，讓人家來學。那麼君子在這裏，他的一舉一動，由他身體表現出來的，就是教人家來效法他，這叫為天下法，法是一種效法他，就是法則的意思。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，這個則是規則，是學習各種方法的規則，簡單說就是個法則。他的言語表現出來的，就是為天下後世做一個法則。既是法則了，這裏君子所講的就是聖人，聖人的言語，人都拿它做一個法則，不能更改，意思就是說就不能違背。違背他的言語，那這個就是無道之人。那麼要想學道，天子、國君要治國平天下，就不能夠違背聖人所講的言語。所以這個一小段就講：「動而世為天下道」，講他的心思；「行而世為天下法」，是講他的身體表現；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，是講他的言語。那就是聖人無論他的心理、言語、身體所表現的行為，身口意這個三部分，都是讓人學、

模仿一個準則。這一條是講這個。

下面繼續說：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」，遠這個指的一個是講空間，不在近處，是在遠處；就時間來講，不是在眼前。這個遠字就表示時間與空間，都不是在當時，也不是在當地，是講「遠之」。比如說古時候，或者是遠方的，這叫遠之。遠之則有望，雖然在遠，在過去的時候，不在本地地方，可是呢，望是什麼呢？這樣的人，他是為人所望，「有望」，為人家所仰望他。怎麼叫仰望他呢？比如說，我們現在讀聖人書，讀聖人書，真正好學的人心裏總感想：雖然我們現在是讀聖人書、讀孔子的書，假使說孔子生在今日那多好呢！孔子生在今日的話，我也是直接地跟他去學，那比讀書更要親切了，受用更多。像這個心理，那就是我們對孔聖人有這麼一個心理、一個仰望。就孔子來講，他是為他人所仰望，這叫遠之則有望。「近之則不厭」，假使說孔子就生在今日，而且是我們常常可以見面的，住得很近，那不厭，什麼叫不厭啊？我們非常喜歡親近他，去向他學習，學而不厭，厭就是厭足來講，感覺不滿足。常常見面相處在一起，而不感覺厭倦。那就是表示為什麼有這

種在遠處、遠時候，有人這樣仰望他；在眼前、在當時而又受到很多人來親近他，親近得愈多愈好，而且不感覺厭足，厭就是滿足，不感覺滿足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就是因為前面講的：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」他的心，起心動念就是道，心就是道，道就是心；身體表現出來，處處是以身作則，作人家的榜樣，學習的榜樣；那麼言語出來，也是作人家的法則。像這樣的一個聖人，所以他是為人所望，而又不令人感覺厭倦。

詩曰：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引這幾句詩，這個詩就是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《十三經》裏面有一部《詩經》，《詩經》裏面有頌，〈周頌〉，詩有風、有雅、有頌。引的這幾句詩是頌，〈周頌〉，〈周頌〉有一篇叫做〈振鷺〉，〈振鷺〉這一首詩是在〈周頌〉裏面，是因為周家，在周家以前就是夏朝、殷朝，夏朝、殷朝這兩朝代後代的國家，夏朝的後代是杞國，殷朝的後代是宋國。這在周家的時候，杞、宋這兩國的國君到周家來，到周家來怎



麼呢？周家的周天子祭宗廟的時候，他在周家這個朝代是一個國君，周天子所屬的國君，他到周天子這裏來助祭，天子是主祭，他是來助祭。在助祭的時候就是這一篇詩有奏樂，在助祭在祭祀的時候有音樂，音樂有樂詞、有樂歌，這個〈振鷺〉就是樂歌。在這個樂詞裏面是讚美杞宋這兩國的國君來助祭，這兩個國君有道德，那麼到周家來了，就是讚美他們在自己的杞國、宋國，都受到他們自己國家的這些臣子、民眾那樣仰望他。所以「在彼無惡」，無惡就是沒有厭惡他，都對他有好感，歡喜擁護他，就是說在彼無惡，彼指的這個國君在他們自己的國家。「在此無射」，這個是射箭的射字讀抑。無射的意思就是沒有厭惡的意思。在此，就是到了周家來了，他到周家既是做周家祭宗廟一個助祭的人，那麼他在這裏一切也很有道德，一切都是懂得禮，因此在這裏，到周家這裏來的時候，也是無射，無射也是得到周家這些天子、大臣、一般人都對他很讚美，就是沒有厭惡。這兩句，「在彼無惡」，就是照應前面「遠之則有望」，印證前面那一句話；「在此無射」就是印證前面「近之則不厭」。前面兩句話，現在在這裏拿《詩經》裏面這兩句詩來做一個印證。那麼《詩經》在原文裏面有好幾句，這裏只引證出來有四句，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」

是兩句，後面還有兩句，那就是「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」。這個「庶幾」就是幾乎，就是差不多了，就是近乎了。近乎什麼呢？「夙夜」，夙夜就是早晨和夜間。無論是早、夜，怎麼樣呢？「以永終譽」，永就是永久的，一直是如此。「終譽」，終就是自始至終，一直是讓人對於他那樣無惡無射，只有讚美他，沒有厭惡他，這是一種令譽，是很好的這種名譽。這種名譽為什麼叫做終呢？終就是自始至終，一直到永久，上面加個永字，永久不會改變的，換句話說，永久是受到遠處、近處那些人這樣尊敬他。這是《詩經》裏面這四句話。

這四句話引證出來說完了以後，後面加上一句：「君子未有不如此」，如此就指的《詩經》裏面這個四句話所講的，《詩經》裏的這四句詩，就是因為他有那樣好的道德，在自己的國家，到了周家來，無論在彼在此，都是一直在那裏受到人家的稱讚尊敬，這樣好的名譽。所以講了以後，一個君子，這就照應前面「是故君子」，指的那個；「未有不如此」，沒有不是像《詩經》裏面所講這樣的情況，這樣人的道德。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」，這個蚤字就是我們現在早晨的那個早字是一個字。蚤

有譽於天下是什麼呢？你所以能夠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」，這種受人家這樣尊敬，不是現在才能辦得到，而在現在以前，他早已經有他這些道德，他存在心裏的這個道，他的言語，他的行為，早就讓人家了解了，早就有這種譽。這種美譽，就是美好的這種名譽，讓人家這樣尊敬他了，所以後來才有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」。所以一個聖人，或者講賢人，他不是說成功就突然就成功啊！他就是很早就在培養自己的，種仁義道德的這種修養。逐漸逐漸這樣培養起來的，所以到了成就的時候，天下人這樣尊敬他。這就說明我們修道的人，就在平時從淺近處人人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就是一直這樣努力去學，學到成就，自自然然地實至名歸。當然我們講修道不要名的，但是你事實上那個道德事業成就了，你不要這個名，自自然然人家就了解你，所以在這裏講譽是讓人家了解你，不是普通人所講的那種有好的名聲讓人家知道、表揚自己，不是這樣。就如同在周家，在殷紂王的那個時代，周文王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小國家的國君，雖然那個時候他是一個小國家的國君，是殷紂王的一個西伯昌，那個時候，他在殷紂王那個天下，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諸侯都知道有這個西伯，西伯就是指的在殷紂王那個天下西邊，伯是公侯伯子男的伯，文王的

名字叫昌，都知道有西伯昌，有什麼事情都請西伯昌來替他調解。不但如此，那個時候孤竹君的兩個兒子，伯夷、叔齊，從老遠的地方要跑到周家來，這就是譽。這個譽不是周文王自己求來的，周文王那個時候實行仁政，一切的道德這些事業，他只管這麼做，做成就了，天下人自然就知道。所以這裏講這個譽，「未有不如此」，如此就是指的聖人他自己修養道德的事業，「蚤有譽」就是由於他這個道德事業表現出來，讓天下人早就知道了。這個意思非常重要，聖人他要什麼譽啊？他只管是，他的心就是道，他的心就是關心天下那些人民，讓天下人民都能夠受到他這個道、他這個言行的好處。這是聖人所以能很早就讓天下人知道，是這個道理。這一段講到這裏，可以說算是一章就說到這裏了。下面就講仲尼了，講孔子了。

### 第三十章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，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，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。詩曰：衣錦尚絅。惡其文之

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；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詩云：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詩云：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詩曰：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是故君子，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詩曰：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詩曰：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

這一段開始就講孔子的這種道德，孔子的道德他怎麼來的呢？前面就講到天子制禮作樂要有聖人之德，又有天子之位，那麼這個可以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前面那個都講完了。這裏講孔子，孔子有聖人之德，他沒有天子之位，是不在位的，可是他有聖人之德，現在就講他這個。「仲尼祖述堯舜」，仲尼是孔子的號，那麼他有制

禮，雖然沒有制禮作樂，可是他寫了《春秋》。要知道《春秋》裏面就有天子制定的一些法則。孔子他作《春秋》，作就是聖人。孔子對於其他的經都是述而不作，只有《春秋》，孔子是作的。至於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他有依據，依據什麼呢？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。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時候，他是祖述，述是敘述，敘述誰呢？堯舜。祖述堯舜，祖是堯舜到孔子這個時候，時代很遙遠。那就是說孔子有所制作的時候，他呢，就是遠，遠到追溯追溯到堯舜那個時代，他就是祖述堯舜，把堯舜之道來敘述。在比堯舜的時代近一點，那就是文武，文王、武王。「憲章文武」，憲呢，憲當法字講，這個章是彰顯講。那就是憲當法字講，就有所實行了，就是把文武，文王、武王那些禮樂、那些制度，孔子來取法於他，把文武這個道德能夠表現出來。那麼這裏遠代，就是堯舜之道，稍微近一點就是文武之道，所以孔子有所制作就是有這個根據，有堯舜、文武做個依據。換句話說，孔子之道德就是兼有堯舜、文武之德，把時代遠的堯舜，時代近一點的文武，這幾位聖人之德，孔子都承受下來。

下面講：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」律，好懂一點叫做順乎。「上律天時」，遵

照天的這個時。天道，天道怎麼表現呢？天道由四時來表現。四時表現，四時有個規律的，這叫律。那麼上律天時就是順乎天道這個四時。四時是什麼呢？四時春夏秋冬，它有這個規律。比如說，在大地上的萬物，春天氣候暖和一些，慢慢就是暖和了，讓萬物能夠生長。生長生到夏季的時候，長得更茂盛，到秋天就成熟，冬天就要收藏了。這個四時每一個時候都有它的作用，春夏使萬物生長，這個大家好懂；秋天要慢慢收；冬天那個藏起來了。藏起來意思是什麼呢？比如說，農作物種的五穀，在內地過去一年四季是秋天成熟收割，收割以後到冬天就藏起來，藏起來為什麼呢？冬天藏起來，把這個種子藏起來，到明年春天，又再發芽生長。五穀是如此，野生的一切這些植物，就是動物，也無一不如此。比如說，那個地下的小動物，牠冬天來，牠也藏起來。這就是順乎四時一定的規律。孔子的道德，就聖人來講，他是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就這個天地來講，他要上律天時，他要順乎天時。天有這個四時都是有益於萬物的，公平無私地來生長萬物、收藏萬物，孔子這個德也是順乎天時，這叫上律天時。除了順乎天時，「下襲水土」，襲當因字講，也就是因循的意思，也是順從的意思。這個下襲水土，水土是什麼呢？水土是就這個大地來



講的。大地的這個水土，它要與大地的一切要相合，與大地怎麼個相合法子呢？與大地，何必要這個水土相合呢？這要懂得五行。五行是金木水火土，比如說，這個五行各有它的性質，這個性質在《書經》裏面也講，在《易經》裏面也講。《書經》裏面講「火炎上」，火一燃燒，它的火苗就往上，往上發展。那個水呢？「水流下」，水往下流。這是《書經》這麼講的。那麼在《易經》裏面，孔子也說過：「水流濕，火就燥。」水流濕，卑濕的地方，水往卑下的地方流；火呢？就著乾燥的地方燒，往上燒。這要懂得水火的各種屬性，水有水的屬性，火有火的屬性。懂得這個屬性，拿水火這兩個做代表，其餘的譬如說木金土，這個五行之中，土是包含其餘四種的。了解這個五行各有各的特性，那就知道了，五行有相生的、有相剋的。懂得相生相剋的道理，那你就知道大地它什麼屬性了，然後你這個德要與大地相合，大地這個德就是把五行調和得非常適當，五行在這個大地上彼此都是和諧的而不相悖。這是了解大地必須要了解水土這個五行的特性，這個就是講下襲水土。這兩者一個是「上律天時」，一個是「下襲水土」，天道、地道都要相合。再下面就講比喻了，孔子就聖人來講，古代的聖人，周朝當代的聖人，他都祖述、憲章，憲章就是直接把文武

的那個道，由孔子自己行為表現出來。這還不算，天地之道也要取法。取法天地之道，一切都要和天地四時水土都要相合，然後這個道德、定出來這個學術思想、這個禮儀，自自然然地如前面講的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。這個道理講出以後，下面就舉比喻了。

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這一段，這個都是講比喻的，比喻孔子這樣的道德。比喻孔子這樣的道德有含意的，什麼含意呢？孔子的道德這樣好，很可惜，有這樣的德，他沒有天子之位，孔子沒有做過天子，也沒有像周公有那個機會讓他幫助天子制禮作樂，很可惜啊！孔子雖然作了一部《春秋》，作這部《春秋》不能算是天子，後代的人只能說就憑他寫一部《春秋》，算他是素王，不是真實的王，素是一個空有其名的，而沒有實際的做了天子，可是他寫了一部《春秋》，稱為素王而已。

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。」「辟」這個字，在經典裏面是這個字，

我們普通學的，在下面加一個言語的言字，加個言語的言字就是我們常用的「譬」，做譬喻的譬字。這兩個字是一個字，作譬喻的。「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」，持載，就是大地把我們在大地上的人以及萬物，承載我們，讓我們在大地上都能夠存在這裏，這叫持，持是保持住。為什麼保持住啊？沒有大地在保持，我們就是到虛空裏面去了，那個就不能夠存在的，所以要持載。「無不覆幬」，幬這個字讀道，覆幬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覆蓋。覆蓋就是天，天是這個虛空，虛空在大地上，有這個虛空就等於來給我們大地上的萬物做一個保護，像個保護傘一樣的給我們保護，這就是覆蓋。這個怎麼說呢？我們知道現在大地上面這個天空裏面有大氣層，有這個大氣層在那裏覆蓋，我們在大地上這個萬物才能夠很順利地生存發展。沒有這個大氣層在保護，太陽光沒有經過大氣層的臭氧層過濾的話，我們人受不了的，這是一層。再說這個虛空，沒有虛空這個空氣，我們怎麼能夠生存呢？這個都是覆幬。「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」，這個無不這兩個字重要，大地承載萬物跟我們人類，它沒有選擇，沒有不承載的，任何一個人，好人壞人，那些動物，對於我們人類有益的動物，對於我們人類有害的動物，大地沒有選擇，一概承載它，這就是平等啊！

無不持載。動物是這樣，植物也是這樣，礦物也是這樣，那叫無不持載。覆幬呢？也是無不覆幬。它這個臭氣層，不是專門為我們人類來覆蓋，我們大地上所有的好人、壞人、好的動物、那個凶猛的毒蛇猛獸，它都給它覆蓋，這就是無不像天地這樣平等無私的，沒有選擇地這樣承載萬物、覆幬萬物，這就比喻孔子的德就是這樣。孔子的德，前面講到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這裏的比喻就是比喻上面那兩句話。孔子的德上對這個天道來講，合乎天時；對於這個地道來講，就是了解大地的這種承載，大地金木水火土的水土屬性，都能了解，都能順乎這種特性。因此在這裏講，他就拿辟如來講，譬如天地那樣無私，譬如那樣承載、那樣覆幬，拿這個來譬如孔子的那種合乎天地之道。

「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」。「四時之錯行」，天有四時，前面講過了，錯行是什麼呢？錯當迭字講，迭這個字就是遺失的失字加一個走字邊，更迭的意思。四時之錯行就是更迭循環來回不斷。比如說，春天之後就是夏天，夏天之後秋天，秋天之後冬天，冬天完了，到明年又是春天，春夏秋冬這個四時，這樣更迭地

這樣行，行就是來回地不停止啊！「如日月之代明」，天上是太陽，夜間是月亮，太陽是照白天，夜間怎麼呢？夜間有月亮。代明，到了夜間，沒有太陽怎麼呢？有月亮出來了。就是我們人在這個天地之間需要光明的，這個光明，不只白天需要，夜間也需要，到了夜間有月亮出現了。日月這兩者代明，太陽到夜間不見了，月亮出現了；月亮出現的時候，到了白天，月亮消失了，月光不見了，那叫白天，陽光又出現了，這樣就是代明。代明表示日月這個明，這個光明，永久在那裏沒有間斷，這個表示天道。天道由誰來？天道是一個明的，天道明的，天道是誰來代替它呢？由這個日月彼此互相來代替天道，使天地之間的萬物能夠有照明。

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」前面這兩個辟如，譬如這個天地，再譬如這個四時日月，這幾種譬如都說過了，然後就講到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，「萬物並育」，並育是共同的都能夠生存。「而不相害」，這就是天地，育是養育，使天地之間的萬物都能並存，共同地都能夠受到天地的養育。不相害，天地絕不害這個萬物的。那麼萬物有沒有相害的呢？

照天地的意思，萬物也不能夠相害，生在天地之間的萬物應該都是並育，共存共榮，就是各遂其生，各人生存各人自己，不能互相相害。但是有相害的，比如說我們人類吧！我們人類要殺害那些動物，除了家裏養的畜牲要殺牠來吃，野生的動物，水族的，陸地上山林裏面的、天上飛的鳥，我們人都有辦法把那些動物都捕來殺害。我們人這麼做就不合乎天地之道。天地有好生之德，它的好生就是對於萬物來講的，我們人如果要是殺害那些飛禽走獸、海裏的水族動物，就違背了天地之道。不但殺害那些動物，我們人類自己也互相殺害，各人互相打鬥、互相殺害，國家與國家之間有戰爭，這就是相害了。要體諒這個天地之德的話，我們任何人就既不能殺害其他的動物，更不能夠人與人之間互相殺害，這是違背天地之德的。那麼這裏講孔子的道德，孔子的道德就是跟天地一樣，讓萬物能夠並育而不相害。怎麼不相害呢？就今日之下來講，雖然今天孔子早就不在我們這個人世間了，可是孔子的言論、孔子這個道，由經書記載下來，我們可以看的、可以學的。我們學了孔子這個道，那就要把孔子這個道把它傳播出去。傳播給誰呢？普遍地，只要我們可能的話，任何人不管是那一個族羣的人，不管是那一個國家的人，不管是那一個宗教，孔夫

子這個道都可以向他們傳播。向他們傳播，最基本的就教我們人不要彼此相害。把孔子這個道傳播到一個社會裏面，這個社會裏就能夠和諧，而沒有一切的人與人之間殺害的那種悲慘的事情；把這個道傳播到一個國家，這一個國家就是和平相處；把這個道傳播到全世界，全世界那就是世界和平，這是根本。沒有把孔子這個道傳播出去，儘管現在人家呼籲要世界和平，沒有孔子這個學術做基本的話，是達不到那個目標啊！所以我們今日之下，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，我們要盡到這個責任，盡到我們匹夫之責的話，只有把孔子這個道傳播出去，盡我們有多大能力，我們就傳播多少。所以是教所有的人要能夠並育而不相害。

那麼再呢，「並行而不相悖」，這個悖是當逆字講，悖逆來講，當反字講。這個道啊！講究聖人之道，聖人之道就拿天地之道來做譬如，天地之道它是公正無私啊！就是前面講的「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」。那麼這個聖人之道怎麼樣呢？「並行」，所謂並行是什麼啊？聖人這個道，你無論那一種人，那一種宗教，你只要誠心為著人真正地受到利益，那你都不能夠不學孔子這個道。這個道是並行的，沒有跟任何

那一個學術思想有所衝突，除了那個邪知邪見的。邪知邪見的話，它是與聖人之道相悖的。聖人之道與世間一切正當的學術思想都能夠並行而不相悖，與我們人的這個本性更是並行相合的。所以了解聖人之道的时候，應該是都能夠講和平相處。所以不能夠和平相處，就是不能並行了，不能夠共同地生存發展了，那就變成現在這個社會的現象，你爭我奪，為了我自己私人的利益，我要想辦法把他人罵倒了，把他打倒了，然後成就我自己私人的利益。這是現在這個社會現象，這種的心理要不得的。這種心理的話，怎麼樣把他改善呢？那就要學孔子之道，學孔子之道就是並行而不相悖啊！並行而不相悖就是彼此能夠包融，彼此不要陷害對方。這是講孔子這個道是如此。

再下面呢，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」上面這兩句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，這是說大地的道德，大地就是使萬物在那裏並行不悖，萬物在大地上都能夠生存發展。再加上前面那個「四時之錯行，日月之代明」，這講天道。這兩個，天、地這種德講完了以後，下面就是講大德、小德了。「小德」是什麼呢？



「川流」，就像河川在流。河川那個水長年不斷地在流，沒有斷絕的時候。那就是表示聖人這個德源源不斷地在那裏給萬物恩澤，讓人家得好處。「大德敦化」，敦是敦厚，化是教化。大德敦化，這就不像河川的那個川流了。川流還是有限度的，藉著河川的水。大德敦化是什麼呢？敦這個字是敦厚，渾淪一氣的講那個元氣。這種渾淪一體這個元氣，它在化育萬物。敦化這兩個字，這個元氣有變化，有變化的時候，它才能夠使萬物能夠生長。這就是說明大德、小德，這就是比喻，是講天地這個德。川流敦化，這就是由天地之德所發生的作用。作用必然有形狀的、有形相的，這個川流敦化，川流是個水，敦化是氣，元氣，這都是相。大德、小德是天地之德，川流還有這個敦化是天地的象，氣象。那麼有這個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，這就是「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」，我們覺得天地是大了，天地怎麼成為大呢？天地所以成為大，就如同小德，講小處像川流那樣不息；講到大處呢？就是渾淪一體的那個元氣在生養萬物、化育萬物。

這是把前面孔子祖述堯舜，一直到說譬如天地、四時、日月，這些個歸結到「萬

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，那麼就是說明天地所以為大。天地所以為大，孔子所以為孔子，就是像天地那樣大。天地就是川流不息、敦化不息。由天地這麼大，我們一想到孔子，孔子這種教化就像河流、就像天地間那種敦化的元氣在那裏教化我們。我們接受到孔子的教育——就是他的教化，可是我們要了解這一點，了解什麼呢？一般讀書人知道孔子，沒有讀書的人就不知道，雖是不知道，孔子的教育那種普遍地深入到人心，不管你讀書不讀書，都受到孔子的教育它的好處。孔子教的禮樂、教這個五倫的道統，我們中國人從古代一直到民國時代，以至於現代，人人都知道我們有五倫道統。五倫道統講父慈子孝、講兄友弟恭這個孝悌之道。這一種孝悌之道，就我們中國人來講，不問你讀書不讀書，就是鄉下那個沒有讀書的農人，他都知道，都知道講究孝道。這為什麼呢？這就是孔夫子的教化，一直到現在，這種教化，人人都感受到他這種教育的恩德。講究孝悌之道怎麼好處啊？我們台灣現在放棄了這個教育了，不講孝悌之道啊！不講孝悌之道，才有現在這種犯罪的案子，那一天沒有殺人的案子啊？不但殺普通人，殺父母、殺祖父母，這個都有啊！還有那個父母殺兒女的，有啊！這就是我們現在放棄了孔子講的教育，人人在受

害。過去不如此，過去無論在大陸，無論在我們現在這個台灣，人人都知道這個孝道。雖是這麼說，一般人得到孔子這種教育的好處不知道，讀書人知道，也知道這個好處，但是知道得不究竟。怎麼說知道得不究竟呢？在這裏講，只知道「小德川流」，孔子教我們學禮、學樂、學五倫的孝悌，夫妻之間互相尊重，朋友要講究信用，君臣要講究君臣之道，只知道這個。這個五倫無論那一個，孝悌忠信無論是講那一個，你行到最究竟的時候，都能成為聖人。就拿這個孝道來講，孔子祖述堯舜，堯舜之道，就拿舜帝來講，舜帝成為聖人，他在那裏成就的啊？就從孝道成就的。舜帝他的家庭，我們讀經書、讀歷史就知道，舜帝那個家庭裏面，他的父親糊裏糊塗，他的後母待他那樣不好，後母所生的兒子是他的弟弟，也對他那樣。三個人，家庭裏的父母、弟弟成天在那裏陷害他。在他的心裏，父親是完美的父親，母親也是完美的母親，弟弟也是完美的弟弟。他怎麼樣對待父母？就是完全盡到孝道。對於他的弟弟，不論他的弟弟怎麼樣不好，在他心裏面還是他最完好的弟弟，盡到他做哥哥的一個本分。他就在這上面成就的，成就聖人。像這個道理，像五倫之道、像禮樂，禮樂這個禮，就拿禮來講，在以前也提過了，禮重要的要自卑而尊人，自

己要居在很謙卑的一個地位，要尊重他人。這個禮要做到最圓滿的一個境界的時候，就是做到「無我」的地位了。無我說這個我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我，這個生死，這個身體、這個生命，這是靠不住的。到了無我，把我們現在這個有身體、有現在胡思亂想的這種心理，把這個放棄掉了，放棄這個假我，真我就出現了。真我是什麼呢？真我就是《中庸》所講的天性，「天命之謂性」那個天性。這個天性一出現，那就成就聖人了。那麼這個聖人怎麼成的呢？就是從禮上面，禮就是開始就要自卑而尊人，做到最究竟的時候就成就聖人。

像這個禮，孔子所講的這個道理，讓我們接受了他的教育，我們照孔子這個教育這樣去做，一步一步地去做，真正的那個大的好處，就像那個敦化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只知道小德川流。孔子教我們，我們接受孔子的教育，我們學孔子，讀孔子儒家的經典，我們做人學到做人之道了，我們在社會上跟人家相處很和諧，做事情也沒有什麼障礙，得到人和，這是好處。我們所謂一般人知道好處，也如此而已。你是在位的人，你學了孔子這個學問，你知道大家都學了孔子這個學術之後，社會可

以改善，社會風氣就馬上可以把現在這種犯罪的這些事情，可以把它消除掉，只是知道這些好處。真正的可以成為聖人那種利益，那就是經裏面講：「大德敦化」，那種敦化就是天地之間那種渾淪一體的元氣，我們感受不到。一個很明顯的例子，我們一個人，以及一切的動物，我們沒有一時一刻能夠離開這個空氣，我們離開這個空氣，就沒辦法活了。甚至於幾分鐘，我憋著這個氣不要呼吸了，我們看看能夠憋到幾分鐘呢？受不了啊！三五分鐘而已，這個不呼吸我們就受不了。但是，幾個人知道空氣對於我們重要？我們人在社會上只知道跟人家爭奪政治的權利，爭奪種種的財富，你那些政治的權利，你那些財富比空氣重要嗎？可是人家不知道，不知道空氣比財富重要，不知道空氣比政治權利重要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對於孔子這個道德的教育，知道一部分小的像川流，大德的敦化那種教育，教我們成就聖人的那個教育，我們不知道啊！就像我們每一天呼吸空氣，我們不感受空氣這麼重要。現在我們學了《中庸》了，學了《中庸》的話，知道孔子的道德這麼重要了。學到《中庸》知道孔子的道德重要，孔子不需要我們感謝他，那我們怎麼樣地作法呢？我們還是要感謝孔子。我們怎麼樣感謝孔子啊？那就是自己好好地來學孔子之道，好好在禮

樂上面下工夫。在禮這一方面來講，樂我們不必說，樂那個更不好懂。就在禮上面講，我們在家裏也好，在社會上也好，我們處處尊重他人，不要跟任何人起利害衝突。有了利害衝突的時候，我們就讓，禮讓一切。在家庭裏夫妻兩個人，你做丈夫的遇到與太太意見不合的話，你就讓；你是做太太的話，遇見與丈夫的意見不合的話，你也要讓啊！互相禮讓。那麼在社會上我們跟一切的人，我們就學禮讓。禮讓眼前的好處，那些爭奪的事情就化解了，絕對不像現在，你們各位看看，每天這個新聞報導，夫妻互相殺害多得很啊！照這個去做，眼前的利益馬上就顯示出來了，這是小德。大德呢？夫妻都這麼做，都能成就聖人。都能了生死，這個利益大得很，這就是敦化。

我們自己這麼做，我們也把孔子這個道理很明確地傳播，傳播給他人。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我們知道《中庸》開頭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那個性指的是誰啊？指你的性，還是我的性？還是他人的性？不能這麼講，那個性是我們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動物共同的一個性。了解這個道理，孔子這個教育就是孔子自己成為聖人了，他

這個天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還有那麼多人跟他是一體的還沒有成就聖人，他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成就聖人，跟他一樣，這是孔子的心，前面講的：「動而為天下道」啊！孔子的心就是道。既是孔子的心就是這個道，我們學孔子這個道，要感受孔子的恩德。孔子不需要我們感恩，也不需要我們感謝他，但是我們傳播孔子這個教化，我們自己也實實在在地來學孔子之道，這就是報答孔子。明瞭孔子跟我們，跟所有的人都是一個《中庸》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一個本性。我們這樣做的話，這樣學的話，自己可以成就聖人，也幫助所有的人一步一步向成就聖人這樣去求學。孔子的那個大德敦化，這個敦化，學了中庸之道，知道了，原來不知道，現在知道了。解決現在這個社會問題，解決現在世界上全人類的彼此不能夠互相包容，種種的這個問題，那只有把孔子大德敦化這個道把它傳播出去。以上這是講孔子的道德。

**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；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**

這裏還是接著上一回講到「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接著上面那一段講，

那一段開始一直到經文後面，這一大段都是講孔子的道德，這個道德足以跟天地相配的，這就是我們常常聽到讚美孔子的德是「德配天地」，這一大段就是講孔子這一方面的道德，在上一回講到孔子的道德是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，講到孔子的大德敦化到無窮無盡的，現在接著講「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」，「天下至聖」，就是指的孔子。孔子為什麼叫至聖啊？至就是到了極處了，聖人聖到極處了，古時候稱聖人很多，比如說，從伏羲氏、黃帝、唐堯、虞舜，這個都是在位的聖人，有天子之位，有聖人之德，孔子雖然沒有做天子，沒有位的，但是他的德可以超過前代所有在位的聖人，這個從那裏看得出來呢？孟子在他所寫的〈公孫丑〉那一篇裏面，就引用孔子的三位大弟子來說孔子的道德，第一位就是宰我，宰我曾經講「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」宰我講以我來觀察，我們的夫子，就是指的孔夫子，賢於堯舜，賢於就是勝過，勝過了堯舜遠得很，那意思就是說孔夫子聖人的道德，遠遠地超過了堯舜，這是宰我這麼說的。還有一位弟子子貢，這是了不起的大賢人，他說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」他說自有生民以來，就是說自有人類以來，人類之中有很多聖人，但是「未有夫子也」，沒有像孔夫子這樣的聖人，這樣好的



道德。再有一位是孔子的弟子叫有若，有若也這麼說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他說自有生民，也就是自有我們人類以來，沒有人，這是指的聖人，沒有聖人比過孔夫子，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超過孔夫子的這種聖人之德，那麼由這樣看起來，孔夫子可以說是比前代所有的聖人都要超過了，因此在這裏，子思就是說：「唯天下至聖」，這個至聖就是指的孔夫子，到了聖人最高的境界了，沒有其他的聖人能夠比得上他，那麼這樣的至聖，下面就分別地說孔夫子這種至聖的道德了。

「為能聰明睿知」，「聰明」，聰是指耳的功能，明是指眼的功能，一般人講耳聰目明，這是拿兩個身體上的功能，來讚歎孔子這種智慧的作用。我們一個人智慧很好，就是說這個人很聰明，什麼叫做聰明呢？他這個耳聽得非常清楚，聽得又遠，又很細密，遠大處他也知道，微細處他也聽得清楚。那麼再說眼，眼睛看得一切都那麼明白，不管是遠處事、眼前的事情，古代的事情、未來的事情，都看得明明白白，合起來叫做聰明。這種聰明在我們普通人，想想看，我們耳朵能夠聽得多遠呢？不但聽不多遠，就一個聲音來講，我們這個耳朵的功能有限的，聲音太大叫做噪音，

受不了，聲音太小也聽不出來，這是我們普通人。那聖人的耳這個聰，他藉這個耳的聰這個聽的能力來比喻，對於一切的音聲都能聽得清楚，我們普通人對於別人講的話，言外之意我們聽不明白。聖人不是如此，什麼樣的人，說的什麼樣的話，孔子都聽得清清楚楚的，它是好話或是無用的話，都聽得清楚。眼睛看得明也是這樣，藉著眼的明，把一切事情看得非常明白。合起來叫做聰明，這是聖人智慧的大用。再說這個「睿知」，睿是什麼呢？睿當通字講，通達的通，在《尚書》〈洪範〉那一篇裏面有一句話講「睿作聖」，睿這個字就可以做為聖人。那麼睿為什麼可以做聖人呢？睿這個字有兩種意義，一個是叫做通達的通，再呢當明字講，而且這個明是深明，很深入的那個明，不是普通那個我們事情都明白了，不是這樣，他這個明非常徹底，深入的這個明。由這兩個意義可以了解這個睿字，一個是明，一個是通。因此古人就講，什麼叫做聖呢？通明就叫做聖，因此在這裏睿知，睿知就是聖人的智，這個智他就是通達一切，明白一切，這種功能，這是什麼呢？有這個通達和明白這兩大功能，就是可以發出一切的智慧。因此這個睿知，知字是讀智字，這個智是什麼智呢？就是通明的智慧，通明的智慧就是聖人的智慧，這個智慧可以發揮一

切作用，因此這個睿知就是智慧的本體，由本體發出上面聰明智慧的作用，這一句話了解之後，下面就說「足以有臨也」，臨是什麼呢？臨是照臨的意思，所謂照臨，比如說，從上往下來照，從近處往遠處這樣觀照，照是觀照，臨就是從上到下，從近到遠，這叫照，這就足以有臨也，足以有照臨的這種功德，這種德既是從上到下，從近到遠，可以整個天下都包含在內了，也就是照臨天下的意思，聖人要治國平天下，那麼你就要具備照臨天下的這種智慧的功能，這種智慧功能就是前面講的聰明睿智，這是第一個讚美孔子的德。

第二條，「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」，寬是寬大，裕呢？凡是任何事情表示很充足了，很豐富了都叫裕，「寬裕」表示聖人的道德非常寬大，裕是圓滿，又寬大、又圓滿，表示聖人內在的心胸是圓滿無缺的那樣寬大，這不是普通的寬大。可是呢？在外表上又非常溫柔，溫是溫和，柔是柔軟。既是寬大圓滿，而跟人家一接觸的時候，任何人都感受他那種溫和柔軟的待人之道。那麼像這樣的時候，「足以有容也」，有容是什麼呢？容是包容，包容指的是什麼呢？一切的人，他都可以容納他，都可

以包容他。比如說，在《論語》裏面記載，「互鄉難與言」，互鄉那裏的人不好說話，拿現在的言語來講，那裏的人不好跟他溝通。可是那個地方，有一個童子要來拜見孔子，孔子照樣接見他，他向孔子求教，孔子照樣來教他。孔子那些弟子看見了還不以爲然呢，認爲這個地方的那些人都不好說話的，很難跟他們溝通意見的，他們的童子來，可見得也不大好教化啦，孔子照樣地來接待他，有什麼請教的，照樣教他，這就是孔子，能夠容納一切人——好人、壞人。我們普通人認爲某人好，某人是壞，這是我們一般人對於他人的一種看法，在聖人看來，人那！好人，在聖人眼裏固然是一個好人，就是惡人惡到不能夠再惡了，孔子從什麼地方看呢？從他的本性上看，他還是一個好人。因為人人都有《中庸》所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都有這個天性，天性就是沒有不好啊，既是人人都有完美的、完善的這個天性，現在所以他不好，做了一些壞事情，那是環境種種其他的因素造成的。比如說，他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，包括家庭教育、學校的教育，他沒有受到好的教育，所以他變成一個壞人。雖然變壞，他的本性跟聖人的本性、跟任何人的本性都是一樣的。既是如此，沒有不可以教化的，因此孔子對待一切人都能夠包涵他們，這叫足以有容也。這種

能夠包涵一切人的心就是仁心，仁義道德的仁，這一條是由於他的寬裕溫柔，有這樣的可以，足以，就是足足有餘的能夠有容一切的人，這是第二條。

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」，發是什麼呢？發是一個人的志願存在心裏面那叫志，把這個志願發出來，這叫發心，把心志發出來，這叫發。強是什麼呢？強是要發出這個志願的話，那就要為這個志願去實現，這個志願一定要實現，自強不息的在那裏去為這個志願往前面努力，這叫強。這個強在孔子寫的《周易》的〈象傳〉裏面，乾卦的〈象傳〉裏面講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所謂自強不息就是孔子來形容天道，天道就拿四時的氣候來講，春夏秋冬這個四時氣候運行，永久地循環不息，叫自強不息，不會停止的。在這裏講「發強」，既是發出這個心志出來了，他就是自強不息的一直在為那件事情來奮鬥到底，百折不迴的往前面去做。剛毅，剛就是不會遇到一些困難就灰了心了，就不想做了，剛是一定徹底地去做，毅就是不會再退轉的了。這四個字，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」。執是什麼呢？一個東西你執在手裏面，絕對不要再放棄了。別說放棄，你就是稍微放鬆一點，執得不牢固的

話，那都還不行的，所以你拿這個東西一定要執得很穩，不要放棄，這叫做執。做任何事情有執才能夠成功，不能夠執著的話，那事情不會成功的。所以儒學講的話，常有一句話說「擇善固執」，擇是選擇，選擇這個事情是好的事情，我們一定要去做，那個一定要做到成功就是固執，沒有成功之前絕不放棄的，你能夠這樣的執著不要放棄，從那裏發生這種力量呢？那就是發強剛毅，由發強剛毅這四個字，然後才可以有執，才談得上能夠擇善固執。

後面講到「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」。齊這是齊，齊一般在經典裏面都念齋字，齊字如果念齊也可以，因為這個意思就是當齊字講，齊是什麼呢？整齊的意思，整齊，一般我們學道吃素的人叫吃齋，這就一部分講的，實際上這個齋，齋在心裏面的。例如說祭祀的時候，祭祀之前要齋戒，齋戒是什麼呢？他全心全力地要把這個心淨化下來，吃的東西當然要清淨，心裏要清淨，說話也不能隨便說，所以心理、言語、身體，一切都要很整齊清淨，這叫做齊。齊莊中正，莊是什麼呢？莊是莊嚴，一切言語行為都不能隨便的，行住坐臥，這是表現在外表的，固然要莊嚴，在心裏

面也是要莊敬，自己對於自己要保持一種嚴肅的，就是自己要自尊自重，這都是莊。中正是心裏要保持中和的，正是正直，就是中正和平這樣的心理。你能夠齊莊中正，「足以有敬也」，敬是什麼呢？敬就是禮，在《禮記》第一篇就是〈曲禮〉，〈曲禮〉開頭就講「毋不敬」，毋就是禁止的話，不敬，你不要不敬，意思就是說對於一切事情都要恭敬，學禮，開頭就是要學一個敬字。你這個敬是從那裏能夠出現呢？就是要從「齊莊中正」，這四個字要具備，從這四個字學。這四個字學到完全了，那「足以有敬」，那個有敬是禮，那麼他就是學禮學得很好。

下面，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」，「文理」是什麼呢？文，這個比較好懂，文是文章，理是條理。文理為什麼有條理呢？這就拿比喻的話，比如說，織的絲織品，絲織品很細，一根絲很細的，一般講這個絲，你織理得不好就亂了，你要這個絲能夠織成有用的一個絲織品的話，那你要調理的很好，有經、有緯，經就是直的，緯是橫的。無論是絲織品也好，是棉的、麻的、各種纖維的，凡是織成一塊布料的話，都是有經線、有緯線。這個經線、緯線調理得很好，直的就是直的，橫的就是橫的，

那麼這樣一織成沒有亂的話，這就是文理。「密察」呢？密是很細密，察是很清清楚楚的，不要亂了這個文理密察，不管這個事情怎麼樣的微細，都要調理得很有秩序，不要亂，是有條理而不要亂，這叫做文理密察。聖人治天下辦任何事情，就是讓它都有條理的，一點點都不能夠亂。比如說，你看看那個織布的或是織絲等等，它這個直線與這個橫線，就是經緯，在織的時候一點不能亂，你亂的話，跳了一根線的話，這個一看起來就不平了，這有瑕疵了。那麼聖人辦的事情，這個文理表示什麼呢？就代表聖人辦事情要制定一切章程、法規，這個都叫做文理，這些章程與法規，在古時候就叫做禮樂的這些事情，必須要密察，清清楚楚的，然後，「足以有別也」。別是什麼呢？萬事萬理都能夠把它調理得那麼有條理，很分明的，一點亂都沒有，那麼這樣的話，可以有別，別就是一種辨別，辨別清楚而不會混亂的。聖人辦事，無論是大事、小事，大至天下一切事，小至私人，人與人之間的這些微細的事情，都有這種辨別，清清楚楚，一點都不能夠含糊。所以這裏講足以有別，就是由於上面「文理密察」，那麼有這樣「足以有別」的話，你說聖人辦事，從近處講，一個人的修身；再擴充範圍來講，齊家，再就是治國，以至於平天下，都是



有別，每一樁事情辦得都是條理分明，這叫做有別。

這個一共五種，這五種叫做五德，五德上面那個「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」，這是總體地講，下面「足以有容」，「足以有執」，「足以有敬」，「足以有別」，這四種就合乎什麼呢？仁、義、禮、智。「足以有容」，我剛才也講了，能夠容納一切人，這叫仁義道德的仁。「足以有執」呢？這個執是執守著不要再轉移了，一直擇善固執到成功為止。堅定不移的叫做義，義是什麼呢？「義者宜也」，這個辦事應該這麼辦就這麼辦，這叫做義，恰到好處，做到這個程度。「足以有敬」，有敬就是聖人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要「齊莊中正」，這就表示心裏整齊的、莊重的，就拿一個字做代表，就是誠字來講，以誠做代表啊，誠就是出自真心，這種敬，以這個誠心表現的齊莊中正，這就是敬，敬就是禮。後面那個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」，這就是智慧發出的這種作用。所以後面這四條就是仁義禮智四德，加上前面第一條「足以有臨也」，可以照臨天下，這個照臨天下是無窮無盡的，這是整體說起來，是至聖的孔子具備這五種德，叫五德。

這個五德說過以後，像這個五德不是人人都能夠學得到的，這是專門講孔子才有這種五德，那個至聖才有的。既是至聖才有的，我們人人要學當然能學，孔子聖人雖然是至聖，我們都能夠學成功為孔子。但是，開始學的時候，不是那麼容易的，開始學，你就想我們一下就學到孔子這個程度，不那麼容易。比如說「聰明睿智」，睿智這個睿字，我們也許說通達，我們也可以學學這個明，是指的心裏的光明，我們也可以學，是不錯的，這是可以學，但是這裏所講的睿，至聖的睿，通是通達到無量無邊的，無窮無盡的，這個明也是無邊無際的。我們求學，一些事情明瞭了，我們心裏好像也有一點點明了，但是距離至聖的睿智，那差得太遠了，這個通更是不必說，我們的心裏聽人家說話，我們把人家的話聽明白了沒有啊？能夠通或沒有通啊？沒有通啊。人家所辦的事情，我們了解沒有呢？不了解。所以一切的事情，包括人家的心理，我們更難以明瞭，這就是不通啊。所以要了解，我們雖然要學聖人，目標是定在睿智上面，最後一定要能夠成就，但是在開始學的時候，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能學到這個程度。雖然聰明睿智我們一下學不到這樣，但是後面這四種，「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」，「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」，「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

也」，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」，這四者我們現在就可以學了，知道這個學的步驟的話，這個四者我們同時都可以學。四者這個學，怎麼開始學的法子呢？比如說「寬裕溫柔」，裕，我們當然一下子也學不到，裕是豐盛圓滿，就是說我們心裏那樣寬大，對待一切都那樣寬大，我們一下子也辦不到，但是我們學著遇到家裏的人，我們周圍有關係的人，在機關裏做事的同事們，做生意的跟我們交易上有來往的人，這都是有相關的人，既是有相關的人，我們盡量地對待他人心裏要放寬大。那麼這樣學的時候，一天一天地這樣學，你學到後來心量逐漸逐漸是放寬了。放寬的時候，不但在家庭裏面，你到外面在社會上，凡是你所接觸的人，開始勉強學著寬大，到後來是由勉強而到自然的時候，你這個寬大的心胸，境界就是相當可觀了，學到最後就是寬裕這個心理。溫柔也是如此，學著一切溫和、柔和，對待一切人，不要那樣疾言厲色的待人，這也都可以在日常之中，自己來開始學。「發強剛毅」也是如此，我們既是看見一樁事情，好事情，對於他人有好處，我們就是去做，決定去做的時候，遇到任何困難，我們也不要退轉，我們一定要擇善固執地去做，這就有成就的，所以到後來能一直堅持到底。「齊莊中正」，就學一個誠字，心裏一誠

實，那麼在心裏面自自然然地整齊了，整齊也就是規矩，一切合乎規矩的，不亂啊。莊是莊重，我們的言語行為，就是個人在家裏面，也學著一切是莊重，這樣可以使得心裏是中正和平，這就是養成到後來一個敬字。「文理密察」呢？我們學著辦任何事情要講規矩，那一樁事情都要講規矩。你寫字怎麼個寫，你這一行的字還沒寫完的話，你就不能寫第二行，一行一行地，一件一件地完成。做任何事情那個計畫要訂得清清楚楚的，計畫訂清楚了，開始去做的話，就不能夠亂的，那麼這就是文理。「文理密察」，最微細的地方你也注意到，一絲一毫也不能亂，你在這上面開始這樣努力地工夫，就「足以有別」了，自自然然地你養成一種辨別的能力。有了辨別的能力，你的眼光就看得清楚了，別人看不清楚，你就看得清楚。看什麼清楚呢？按照這個條理規矩來看，自己亂了規矩，就覺得這個不行，事情不能成功，趕快就把它調整回來。看見人家做事情不守規矩，你就知道這個人做事情不會成功的，做事如此，做人也是如此。

所以我們學道，在這裏就是學中庸之道，學中庸之道就是要把自己「天命之謂

性」這個本性能夠開發出來。你要開發自己本性的話，上面這四條——仁義禮智，就要很切切實實地在那裏學。學得有成就了，那就是前面講的那個「聰明睿智」，那個智慧的本體就能得到了。得到了智慧的本體，那個本性就開發出來呀。所以《中庸》這個好處在那裏？它把我們學道最高的境界，開頭就指出來，指出來以後，你去學的時候，怎麼個學法子呢？從粗淺的地方去學，還要舉出一個示範出來，這個示範就是孔夫子，就是至聖，就是至聖先師做我們的模範。我們學聖人的話，就照孔子這樣完美無缺的這種德，我們就去學，開始就從這個四條，一條一條地同時的這樣用工夫，用工夫到最後，你就是聰明睿智了，成就聖人了。

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

前面把至聖的五德說過以後，這裏就再說明孔子所含的這種聖人之德，這種聖人之德到什麼時候用得出來？那就要看時候了，時候許可就用得出來，換句話說，有位的話就能夠把這個德完全來用出。「溥博淵泉」，溥是廣大的意思，博也是很廣

泛，這兩個字就是形容聖人的德廣大無邊，淵泉，是表示深厚的意思，「溥溥」如同虛空那樣廣大無邊，「淵泉」如同大地那樣深厚。「而時出之」，這是比喻的話，就是上面所講的聖人的五種道德，那五種道德在這裏就是溥溥淵泉，既廣大又深厚，那麼到了時代許可的話，就能把上面五德用出來。而時出之，就是在時代許可之下，能夠完全用得出來。用得出來就是對於天下蒼生，那這個利益太大了。那麼講這個時出之，時出之就一般來講，聖人要得其時才出來，出來就是用出來，用在世間上，不得其時就不能用了。可是要往深一層去研究的話，孔子就算是沒有得其時，他照樣地能夠用得出來。在《論語》裏面就講，儀封人要見孔子，當他見到孔子以後，出來就對孔子的門人說了，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這個天將會用孔夫子來做木鐸。木鐸是什麼呢？比如說，我們現在一般學校裏面上課下課那個鈴子，上課鈴，下課鈴子，打鈴子，現在這個鈴子裏面搖動的那個小墜子，古時候叫做舌，如同人口裏說話用舌動才能發音，才能說話，鈴子裏面那個小墜子也叫做舌，現在那個鈴子是用金屬做的，古時候那個木鐸，那個舌叫做木舌，用木頭做的，這個木頭做的舌叫做木鐸。這個木鐸是完全用來做教化用的，不是做其他的用途，所以儀封

人說，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，意思就是說孔子在人世間沒有位，就是沒有天子這個位，可是他有天爵，天會把這個位子，這個位子是教化萬人的，教化天下民眾的這種位子交給孔夫子，所以叫「為木鐸」。由這個看起來，在當時有人會認識孔子的，覺得孔子這種道德一定能夠用得出來。後來孔子周遊列國，雖然找不到機會，沒有人世間的那種政治上的地位，可是他回來之後，整理中國文化的遺產，完成了五經整理的工作，再呢，自己教學生，教授生徒，這樣的時候，可以說把他的聖人之德就完全地能夠用出來。而且用出來這個「出」字就頂著前面的「淵泉」來講的，淵泉從大地上那個泉水流出來，源源不絕地，沒有斷絕，這個源源不絕的泉水一直在那裏流出來，灌溉大地上的萬物，孔夫子的這種教化天下人，他就像那個淵泉一樣，一直在那裏流出來，所以，孔子在政治上沒有天子之位，在教育上面他是有成就的。這種成就，就是前面孔子的三位弟子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都說孔子的聖人，這種至聖超過前代所有的聖人。為什麼呢？前代那些聖人，我們就拿堯舜來做代表，堯舜在當時那個政治非常好，辦得非常理想，再說周家，孔子那個時候還是周代，周朝，在周朝的文王、武王，這也是聖人了不起的，可是孔子說「文武之政，

布在方策」，文武的政治制度寫在書本上，可是呢？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，人在，他所實行的仁政就能夠做得非常理想，天下人都蒙受他的恩德；人一死了，不在了，隨著仁政也就是沒有了。文武之政如此，堯舜之道也是如此，也是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。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孔子的教化的功德，教化的這種功勞、這種道德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中國歷史幾千年以來，始終在歷史沒有斷絕的時候，不像世界上其他那些古老的民族，亡國的亡國，民族文化沒有的沒有，我們中國文化一直到現在，這是誰呢？是孔子的這種功德。有這種功德，所以他使我們中國所有的後代子孫，都蒙受他教化的恩澤。我們由於孔子這種教育，我們中國所有的人懂得做人之道，保持我們的人格，有這個人格能夠保持才能學做聖人，這個都是歸功於孔子的教育。所以孔子這種教育，「而時出之」，就是在當時沒有得到那個時候在位者的重用，但是聖人不受時代的限制，他照樣地換一種方法，他有成就。這一種成就不限於當時，而且一直到後來——我們現在，可以說到未來，不但是我們中國人，全世界只要有人類，都要學好、學做聖人的話，那麼都不能不學孔夫子的這種學術。所以他這是，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」，這是孔子的道德。



下面就根據這個話再分開來講，說比喻了，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」，溥博，這樣廣大，如同什麼呢？如同天啊，我們看這個天空有多麼大啊？無止境的，天空把我們這個大地都包容起來了。不但包容我們這個大地，現代科學研究天文，你看這個太虛空裏面多少個星球啊？數都數不清的，都是這個太虛空在那裏包含，這就是「溥博」，溥是無處而不在，博是廣大無邊，這就是像天空一樣的。這個「淵泉如淵」，淵是水的來源，有那個來源的泉水源源不斷，這是講聖人的道德智慧，這樣淵泉如淵，永久地往外流行不會停止的。我們現在雖然看孔子這個聖人早就不在世間了，可是他留下來這個教化，他的學術思想記在這個經書裏面，經書是我們做人之道最重要的一個寶典，那麼就是說它永久是我們中國人學做聖人的一個寶典，這就是淵泉如淵。

「見而民莫不敬」，見是表現出來，怎麼表現出來？孔子這樣的聖人，他要辦事情，無論辦什麼事情，一辦事情就是對人家有利益，一辦事情就能成功。那麼這樣的，一般人都會尊敬孔子，別的不必說，就拿孔子的教育來講，歷代天子都尊重

孔子，尊重孔子是至聖先師，他是我們中國一個最偉大的，永久是我們的一個老師，可見得他受一般人的尊重是到什麼程度了，所以這是見而民莫不敬。民莫不敬，這是指一切的人，我們中國讀書人固然尊敬孔子，就是沒有讀過書的人，無論是在大陸、是在台灣，過去那些在鄉下沒有讀書的人，提到孔夫子，沒有不尊敬孔夫子的。讀書人，不讀書人一律都尊敬孔夫子，這就證明這裏面所講的，「見而民莫不敬」，這是孔子，至聖孔子，由這個事情可以看得出來，確實是至聖。

「言而民莫不信」，言是什麼呢？孔子的言語，孔子在當時時候跟他學生講的話，以及跟當時一般人講的話，包括對於魯國的君主、朝廷裏面那些臣子、一般學術界的人，凡是孔子的言語說出來的話，代表真理，無人不相信啊。孔子的言語多得很，後來記在《論語》裏面的，《論語》裏記載孔子的言語，我們現在讀書，讀《論語》裏面就知道，孔子每一句話都是對人有益處，都是教人家做人一種應有的道理，該怎麼做法，所以我們只要按照孔子所講的話去實行，我們就能夠得到好處。什麼好處啊？比如說，孔子講這個五倫，父慈子孝，講這個孝悌之道，我們只要遵照孔子

所講的話，我們在孝悌之道去學習的話，我們不論在什麼時代、在什麼地方，不管時代怎麼個不好，那一個地方怎麼樣地亂，我們只要守住孔子的話，我們自己講究孝悌之道，我們本人就能守得住完美的人格。有了完美的人格，外面怎麼亂，我們就自己不亂。外面怎麼樣的惡劣，我們心裏保持一個很善良，我們心裏一善良，心裏沒有害人之心，我們無處而不安然自在，這就是我們得到眼前有這種好處。長遠的好處，我們守住孔子所講的五倫之道這種道統，就可以從這裏一步一步地學成為聖人。這個五倫所講的孝悌忠信這些個待人之道，盡到自己的本分，不管對方，只求盡其在我，做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成就聖人。所以這樣的話，我們只要照孔子這樣的話做，當下就得到好處，所以自古到現在，沒有人不對孔子的話深信不疑的。這裏講「言而民莫不信」，沒有人不信孔子的話，信是信仰，信仰孔子的話。至於現在我們研究中國文化，當然要了解當前的時代環境，時代環境我們看看，我們那一天沒有看到社會那些犯罪的案子啊？在前天，前天同一天之中，電視裏報導，報紙上也報導，有兒子殺母親，有孫子殺他的祖母，這種倫常，這種大罪到這種程度，可以說是連那個禽獸都不如的啊！禽獸，那個大動物也好，小動物也好，都知道愛

護牠的母親，過去人寫的那個文章，「羊有跪乳之恩，鴉有反哺之義」，那個小羊在吃牠母親的奶的時候，跪在那裏吃奶，那個烏鴉小的時候，牠的母親在外面找來了食物來餵牠，把牠餵大了，那個老的烏鴉到老的話，自己飛不動了，那個小烏鴉長大了之後，也從外面找出食物來餵牠的母親，叫反哺啊，鴉有反哺之恩。那麼這樣看起來，就像前天那個新聞媒體報導的，兒子殺母親，孫子殺祖母，你看連那個羊，連那個鴉都不如的，那是禽獸啊！連禽獸都不如了，他這個人墮落到那裏去啊？可以想想看，他未來的前途，他死了以後所受的那個苦報，可以說叫人家不忍說出來啊。所以，我們現在學《中庸》，學孔子這種道德，拿現在我們台灣犯罪的現況來一對照之下，就覺得學孔子的這種學術，具有完美的人格，一步一步地可以學成為聖人，不學孔子的學術，就會一步一步地走到殺父殺母的那種大惡不赦的罪惡。由此可以想到，孔子這種教育我們不能不接受啊！這是講孔子的言語，孔子的言語我們不能不相信，相信孔子的言語，我們就照孔子的言語去學習。

下面講，「行而民莫不說」，這個說字讀悅，就是《論語》裏面講「學而時習之，

不亦說乎」那個說字也是這個說字，說就是當喜悅講，這個說是歡喜，孔子的行，孔子的行是什麼呢？行是行為，我們普通人一舉一動都是為自己，由身體表現這個行為來就是辦事情。你問他，你辦什麼事情啊？做生意也好，做官也好，辦任何事情也好，你說他不完全為自己，那沒有人這麼做。比較好一點的，為自己，也為他人，這就不錯了。除這個以外，很多人完全為自己啊，這種行為跟孔子的那個行為完全不一樣。孔子的行為，凡是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人的，不為自己。比如說，孔子在魯國也是做過官的，還做過政治地位很高的，做過司寇的，做過代理宰相的，這個很高了，他在做這些事情的話，對於全國的民眾都有好處，就在他做這些事情，把魯國的政治辦得有條有理的，一切都上了軌道，魯國的政治在孔子這個時候是非常好。可惜到後來，魯國很近的那個齊國看起來，這個不得了，如果孔子繼續在魯國執政的話，那麼魯國一定強大起來，這樣對於齊國是不利的。因此齊國用了反間計，送了很多好的美女，好多寶物，送給魯國，魯君接受了，孔子看看這個不對了，然後就辭職不幹了。孔子把魯國的那個職位辭掉了以後，他到各國去遊覽，他那個遊覽也不是像我們現在到那裏去，到國外去觀光啊！不是啊，孔子到各國去遊覽是

所謂周遊列國，他的心裏是無時無地而不是為著天下人在那裏奔走啊，所以這種的行為表現出來，表現他的心是關心天下人，不限於魯國自己。那麼像這種的行為，「而民莫不說」，民是所有的人，沒有不對孔子這種行為而感覺得歡喜。

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隊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

這就總結，「是以」，把上面孔子那種道德，一般人對孔子那種尊敬、信仰，歡喜說過之後，就是以，就是所以，「聲名」，孔子的名譽，「洋溢乎中國」，洋溢乎就是全中國無處而不知道孔夫子，中國是那裏都知道有孔夫子，所以叫做「聲名洋溢乎中國」，除此以外，「施及蠻貊」，他的道德施行到了蠻貊，蠻貊是什麼呢？做國外的代表，蠻本來是南方，貊是北方，拿南北這兩方面代表四方。這些個在中國以外的，都沒有受過中國文化的教化，是外族，就是蠻貊之邦。雖然是蠻貊之邦，把孔子的這種道德施到那邊去，施行到那邊去，也照樣地受到蠻貊之邦的人尊敬信仰。還有「舟車所至」，舟車，是水上用的交通工具是船，車就是車輛，在陸地上

的交通工具，這個所至，凡是水路所通的，陸路所到達的。還有這個「人力所通」的，凡是有人所到的地方。「天之所覆」，這個範圍更寬了，就是整個大地來講，都是在這個天空覆蓋之下。在那個時候，天之所覆就指我們這個大地，如果現在就科學所發現的，那個太虛空所覆的，就包含太虛空所有的這些星球，那都是天之所覆。「地之所載」，那個時候也只是指的我們這個大地所承載的我們人類以及萬物，就現在的科學發現的來講，所有太虛空裏面的星球，這些星球所承載他們在星球之上的那些萬物。還有呢，「日月所照」，我們這個大地上白天太陽所照的，到了夜間有月亮所照的。再呢，「霜露所隊」，霜是冬天降霜，那麼露呢？冬天以外，春夏秋這一個都是露啊。四時這個霜露所隊，這個隊字，隊是墜落的墜字，在經典裏面用這個字，實際上的意思，那個字就跟下面加一個土字那個墜落的墜字是一個字。這些所講的還不算，還有「凡有血氣者」，凡是指一切，一切有血氣的，有血氣是什麼呢？有血氣的人，人類是有血氣的人，除了這個人以外，還有那些動物。「莫不尊親」，這個莫不尊親就是指的上面，「洋溢乎中國」，中國以外的那些蠻貊之邦，這還不算，凡是在大地上，水路的、陸路的，人所能夠到達的地方，再擴充來講，「天之所覆」，

地之所載」，一切的萬物，「日月所照」的，「霜露所墜」的地方，這些地方凡是有血氣的人與動物，「莫不尊親」啊。

凡有血氣之人莫不尊親是好懂，如果說動物也尊親？什麼叫尊親呢？親是親近，尊是尊敬，尊敬而又親近，任何人見到孔夫子那樣溫良恭儉讓，人跟他親近，我們沒有疑問的；如果說其他的動物見到孔子也親近，這就不大容易懂了。不容易懂啊，我舉出一個古書所說的一樁事情，《列子》裏面說，有個小孩子每天跑到水邊跟那個鷗——水邊的鷗鳥，跟牠一起玩。有一天他的父親就告訴小孩子：你明天把那個鷗鳥捉一隻帶回來，陪我玩一玩。那個小孩子說，這很容易的，我每天就是跟那個鷗鳥在一起玩，我手摸牠，什麼都好，那沒問題。耶！到了第二天，他一到那個水邊的時候，那個鷗鳥老早就飛走了。這什麼道理啊？這個小孩子在以前，父親沒有叫他捉這個鷗鳥的時候，這個小孩子的心理一片天真的心理，天真的心理跟那個鳥相處在一起，那個鳥對他不害怕的，跟他親近。那個小孩的心理就是孟子所講的「良知良能」，就是他的心性。一到了要想捉回來那個鷗鳥，那個心機一動，



那就不是小孩子天真的心理了，就把他父親的那個心理帶去了，那個鳥就不敢跟他接近了。由這個小的故事就可以了解孔子聖人的心理，沒有任何時期不是從他的本性裏面流露出來，他的心時時刻刻都是本性在那裏起作用，就是《中庸》所講的，「率性之謂道」，他無時無地而不是率性，那麼他既是率性了，也是無時無地而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，人見了孔子，固然親近孔子，就連那些動物，見到孔子對於一切動物沒有傷害之心，一片良知良能在那裏起作用，所以這裏講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」，包括人與一切的動物，都會被孔子那種道德，那個道德就從孔子那個天性裏面發出來的，都會尊重孔子，親近孔子。我們學孔子，知道孔子能夠這樣受到人的尊親，受到一切動物的尊親，就知道我們果然能夠學到孔子，別說學到孔子那種聖人的境界了，就是我們心裏現在想往這個上面去學，我們對人、對一切的動物沒有傷害之心，我們待人接物既不要害怕人家來傷害我們，我們也沒有任何傷害人的心，這樣我們這個心就是安然自在。我們無論處在任何動亂的環境，再不好的罪惡的環境，我們也能夠平安自在啊，這就是我們學聖人眼前就能得到這種好處。最後這一句，「故曰配天」，孔子無論在大陸上的孔廟，無論在我們現在台灣的孔廟，

都有這兩句話，「德配天地，道貫古今」，「德配天地」從那裏出來的啊？就是這裏啊，孔子的德，他能夠配天，天是用來代表我們人的本性。我們人的本性是沒有辦法說出來，也看不出來，經典裏面就拿這個天來做比喻。拿天來做比喻，比喻我們這個天性，孔子的道德能夠配天，孔子的道德就是整體地來講，就是天性完全顯露出來、開發出來，這是配天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現在念的這一段就是講孔子他有那樣的道德，接著前面講的。那樣的道德，所以能夠辦那些大事情，可以含容一切，能夠配天，這一切是怎麼能夠成就呢？是一個誠字。所以講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」。「至誠」，鄭康成的注解，指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指這個性講的，所謂至誠，就是性的至誠。這就是講孔子，孔子聖人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既是本性完全開發出來。那孔子對於一切人、所辦的一切事情都是至誠。前面也講過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「誠

者，天之道也」，就是天然而有的這個道，天然而有的就是至誠，指的就是本性。孔子聖人他這個本性至誠之道，就跟前面講「配天」，跟天是完全相合。因為這個樣子，所以有這個至誠能夠有以下的三樁重大的事情可以做的。這三樁重大的事情就是，第一、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」，天下的大經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前面魯哀公問政的那一章裏面，孔子就先答復魯哀公的為政之道，後來講的：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」，那個九經就可以說是大經了，包括天下大事情。天下的大事情，為什麼叫經呢？古人織布，這個織布有直線、有橫線，直線就是經，橫線叫緯，叫經緯。這個大經就是「經綸天下的大經」。經綸天下的大經就如同織一匹布，有直線、有橫線然後才織成一匹布。你這個經綸，那這個不容易的，織布的時候，直線也好、橫線也好都不能亂啊！如果有一根線跳了一行了，那你這一行就亂了，織成了這一匹布，它就有瑕疵的。如果有幾根線都亂了，那這個布就織不成了，就整個亂了。所以經綸的意思，就如同織布那樣的，要調得很有秩序，一根線也不能夠亂，那叫經綸天下。大經就是天下的大事，具體的講就是前面講的天下國家有九經那些事情。

「立天下之大本」，大本，本是什麼呢？本是你辦天下大事要有根本，這個根本是內在的。《中庸》開頭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這個根本的學問就是教我們率性。果然能夠率性了，我們辦世間的事情，任何事情都是從理性上出發，從理性上出發，那就是有智慧了，辦的事情對於天下人都有圓滿的好處。所謂對於天下人有圓滿的好處是什麼呢？沒有智慧的人做些事情為自己，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，這個對於別人當然沒有什麼好處，天下那更不必說了，更沒有什麼好處。如果稍微好一點的，不完全為自己，古時候那些皇帝做些事情也是為天下人，但是他的智慧不夠，不能完全從理性來出發的，所以他制定的政策也好，計畫出來一種辦法也好，對於天下人，雖有好處，那只是眼前看起來有好處，對於後來有沒有好處呢？那就未必然了。舉一個例子，古時候有一些天子或者是國家的君主，他知道民眾的衣食住行、生活上的所需，在這上面他知道要替老百姓增加財富，解除一般人貧困的這種痛苦，這當然是有好處。但是就中國聖人辦政治來講，治天下來講，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，而且不是最終的目標，最終的目標是要把聖人的教育來教育天下人。聖人的教育是什麼呢？都是教人先學一個做人之道，人要具備一個人

格；在一個很好的人格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地學為賢人，賢人到最後就學成為聖人。中國的學術，學聖人一個真正的目標就在這裏。我們了解這個之後，假使一個國君，他只知道增加老百姓的財富，解決他生活上所需的這些問題，而不知道在教育上如何教一般人具有很好的人格，這一種就是做得不夠。他雖然是能夠替老百姓做了不少事情，但是這個事情是很有限的。因此，經綸天下這個大經，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情，從做人開始，一直到學成聖人、賢人這個境界，實施這種教育，才是有智慧的君主。這個智慧從那裏出現呢？這個智慧就是從至誠，也就是從率性、從理性上發出來的這種智慧。雖然在教育的時候，不能夠教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賢人、聖人，但是最基本的就是教人家：人要具備人格。人要具備人格，那麼這一生是人，他的生命結束之後，到下一輩子還是當人，還是到人間來。那麼這就不像現代的教育，我們現在看看天下這些個國家，他們所做的、所辦的教育，跟我們中國聖人所講的那個教育，一對照就知道了。因此，學中國的文化，最基礎的具備完美的人格，這是真正地有利益於天下人。在這裏，所以是「天下至誠」，有至誠的這種道德，他從本性裏發出的智慧，可以「經綸天下之大經」，他來治國、平天下，都能對於天

下人有完美的利益，而沒有任何流弊的。「立天下之大本」，大本，本就是在自己內心的修養。內心的修養，聖人自己是把這個本性完全開發出來了，這個本已經立了。自己本立了之後，「己欲立而立人」，那麼也要教天下人要率性、要順乎自己的本性，向這裏面來求，這才是立下這個本。那麼教人家立這個本——就是開發自己本有的心性，基於這個教育的目標，所以辦教育，它的中心就是引導人來開發自己的本性。自己的本性開發出來了，那當然是好了，那是最好；就是還沒有開發出來的時候，只要人了解開發本性的重要，而對著這個目標去求學、去修行，那麼他這個人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往這個方向去學習。雖然學的人程度不相等，有的程度高、有的程度低，方向是一致的。程度高的人，他學習得快，他可以辦的事情大；程度沒有到那種好的一個境界的時候，自己只要有心往這上面去求，那麼他也可以辦一些事情。只要有心往這上面去學，他在世間辦事，尤其是辦政治，他絕對不會完全為自己，他的心就是知道要替人家辦事。替人家辦事，要自己有智慧，所以一方面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學習，一方面要本著自己替人服務、替人辦事的這種認知——也就是認識，那麼他這個事情在基本的立場來講，是為他的，不是為自己，那麼這樣的事情，他

就辦得很好。所以「立天下之大本」，就聖人來講，他就拿這個教人往希望成就賢人、希望成就聖人這個目標去學，這是立天下人的大本。

在下面：「知天地之化育」，天地的化育，你能夠有至誠的這種道德在那裏發揮作用的話，你就能知道天地化育。天地的化育，比如說，這個天它用四時、風雨來滋養萬物，有四時的氣候、風雨，那麼在天地之間的萬物才能夠生育成長，才能夠發展存在；有天的四時氣候，有大地在那裏承載，所以天地間的萬物就能得到完善的生存發展，這是天地的化育。化是變化，育是生育。天地要萬物正常的生育變化，它怎麼能夠辦得到呢？天地就是一個至誠的作用，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大地跟天是一體的，有這個至誠之道。所以講天地在那裏運轉，天的四時、大地自己在那裏運轉，都是有一定的規律而不會亂的，這是一種。再呢，前面經文裏面也一再都說明過的：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」，天對於大地上的萬物，它沒有存著任何私心，大地上那一種物，它待他好；那一種物，它待他稍微差一點，沒有這回事情。天對於大地上的萬物非常公平，沒有有所偏的，這是天，是無私覆啊！覆就是覆蓋，天空覆

蓋在大地上，它沒有任何偏私。大地也是這樣，「地無私載也」，大地你說它承載萬物，任何一種物：動物，人是動物，人類以外的其他各種動物、植物，好的植物、不好的植物，它都一律地承載，沒有偏私。天地就憑著這樣的誠，這種至誠，它能夠化育。聖人呢？所以他有至誠的道德，因此他能夠「經綸天下之大經」，來教化天下人立天下的大本。知道天地的化育，也就是本於天地那種公平無私的來化育天下蒼生。

這三樁，能夠辦這三樁的大事情，憑的是什麼呢？憑的就是至誠，所以後面這一句：「夫焉有所倚」，焉當何字講，夫是語助詞。上面講到這個三樁事情，聖人是憑他至誠來辦得非常完善，他有什麼依靠呢？不必有什麼依靠，所依靠的就是自己那種至誠。自己辦這三樁就是出於自己的至誠，就是由率性來的這種道德。教天下人也是要學這個至誠，唯有這個才是可靠。除了學至誠，我們想想，天下無論是古代、現代，無論我們中國、外國，那一樁事情可靠啊？很多人不了解，於是想辦法發財，財富增加多了，以為財富是可靠的，為什麼呢？我們需要什麼，只要有財富



辦什麼事情都好辦，這是很可靠的。再呢，要想得到一個政治的地位，以為有了政治地位，想做什麼也就可以做，這是可靠的。就是古人講的是一個富、一個貴，富是財富，貴是指政治上的地位來講的。這個稍微懂一些道理的人都明瞭，像古代那些皇帝，三代以前的那不必說了，三代以前尤其是在堯舜時代，那個都是聖人。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代開國的時候，這些君主都是聖人，也沒有話可說的。可是到了後來，三代到了後來的那些亡國之君，三代以後的歷代的皇帝，這個當中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好的叫做明君，不好的就是昏君或者是暴君。不論是明君、是昏君，一旦做了天子，古人講：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那這個富貴可以說到了極處了。但是說到究竟的意義來講，就算是貴為天子、富有四海，可惜他的生命非常短暫，一個皇帝能夠活到多久啊？除了三皇五帝時代，那個聖人的壽命很長，活上一百歲以上的，這在古時候是有的。三代以下的這些皇帝，有幾個皇帝活上一百歲啊？就算是活了一百歲，說起來是非常短暫，短短的幾十年，甚至於一百年，時間太短促了。所以縱然富貴到天子那樣的地位的時候，都不可靠，一死之後，什麼也帶不去。這樣一想，我們在人世間看看，那一種事是值得依賴的？沒有任何人、沒有任何事情

值得依賴的。所以這裏說：「夫焉有所倚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聖人憑他的至誠來「經綸天下的大經，立天下的大本，知天地的化育」，而不依賴任何事情，依靠的是這個至誠。所以下面夫焉有所倚，焉當何字講，他有什麼依靠啊？他不需要任何依靠的，這句話很重要啊！我們現在在世間做一點事情，甚至於沒有那個能力在政治上來替人家服務，自己為了求取個人以及自己家庭，衣食住行生存所需的這些資源，都不那麼容易的，要想靠這個、靠那個，都是很困難。在今日之下，我們想想看，尤其在這個台灣，我們每天看到新聞媒體報導的，失業的人那麼多，那些失業的人並不是說沒有能力，並不是說他沒有辦事的能力，也不是說他沒有學問，為什麼呢？在這個環境之中，他找不到一個著力點，著力用不上，這個力量用不上，也就是一無所靠了。我們學道的人才知道，這個一無所靠，他們只知道世間的這些不能夠永恆存在的那些條件靠不住的，能夠靠得住的就是要向自己內心裏面開發自己本性。自己本性多開發一分，智慧就出現了，這是真正的智慧。這個真正的智慧跟我們現在看見一般人在社會上，跟這個人競爭、跟那個人競爭，那些與人競爭的方法，那都不是真智慧；真智慧不必跟人家競爭，自己一辦事情就能成功。

我們學了這一條的時候，就是經文裏面講，聖人辦那種大事情，「焉有所倚」啊？他有什麼依靠啊？我們就從這句經文裏面，我們想一想，我們在世間那一樁事情，我們能夠依靠它？依靠不了啊！能夠依靠的就是我們自己儘量修養自己的道德，開發自己的本性智慧，這個開發出來的話，我們不要任何依靠，我們辦的事情就是跟聖人一樣，能夠辦天下的大經。我們念這幾句經文的時候要知道，「經綸天下之大經」，剛才我舉這個比喻：織成了一匹布，那一匹布有多少線啊？有直線、有橫線，這每一根線代表我們天下人，每一個人、每一分子。織成那一匹布的時候，那些直線、橫線都要有條理的，不能夠亂的。每一根線，不管你是站在那一個位置都不能夠亂，這個才能夠共同地完全這一匹布。這一匹布是一個比喻的話，這一匹布織成功了，就等於聖人平天下，天下太平，人人是各遂其生、各得其所，安居樂業。既是這樣，古人也講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在政治上得任何一個地位，就是不在位，我們也沒有這個機會來從事政治，雖然如此，我們是天下蒼生之一啊！我們也是一個匹夫，就等於織成這一匹布的話，我們是這一匹布中的一根線啊！最低限度，我們這一根線要盡到我們自己的責任來成全全體啊！成

全全體的天下太平的這一個局面，我們有責任。既是有這個責任了，我們就不要現在那些來學。現在的人所受的教育，雖然現在講多元化的教育，我在這裏可以說它不是多元化教育，叫做一元化教育。什麼叫一元教化呢？這個教育，不管你講那一個教育、那一種方法，都是教人家自私自利啊！一個私的，自私的，就是一元化，那個自私教育，教人人為自私來跟人家爭取這個、爭取那個，這不是一元化的教育嗎？可是我們現在了解這個道理之後，這個一元化教育教人家自私自利，只有自己沒有別人，就在言語上雖然講言論自由，言論自由也是為著自己言論自由來講的，別人的自由，他就不顧了；講人權也是講自己的人權，別人的人權，他也不尊重了，這就是一元化的自私教育嘛！學這種自私教育，天下永久是亂下去的，永久是有殺人、放火、綁票，跟人家爭不過的話就是只好自殺了，永久是這樣啊！我們看見這個現象，不忍心天下人這麼壞下去，天下人是很好、是無辜的，學這個一元化的教育是學壞的。所以我們自己在這裏了解這個道理之後，我們也講個一元化的教育，我們學的一元化的教育就是反過來，現在我們台灣的這些教育就是教人家一元化學自私的教育，我們反過來是學大公無私的教育、學道德的教育。儘管現在一

一般人聽到：你現在什麼時候了，你還講什麼道德教育啊？現在那個學校裏面就是講：與人競爭、跟人家打拼。為什麼跟人家打拼？為什麼跟人家競爭啊？就是成就自己的私心嘛！在這個時候，你還要講道德、講捨己為人，你不是把人家笑掉大牙齒了嗎？老子曾經說過：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」他還是講讀書人呢！讀書人又分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下士一聽到這個道，大笑了：哎啊！你這個道，這是笑話笑話，談這些個。但是老子說：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」真正的道講出來，人家不恥笑的話，就不能成其為道。譬如現在我們看台灣這些教育，學校教育我們暫且不說它，就講社會教育，社會教育那個電視裏面、網路上，那一天不教人家殺人放火的事情？用那個智慧型的犯罪。大家都講這個，我們在講：你不要做這個、不要學這個，你要學處處要讓人家，要放棄自己的利益，那這些人，別說台灣人笑了，天下人都在笑，都在笑你這個人。但是想一想，天下人所以笑，就是因為我們講的這個是真理，真正是道，我們不學這個道的時候，天下永久也不會得到太平的。

因此，這一章經，我們要學不要有任何依靠，依靠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本性，依

靠的就是聖人的教化；依照聖人的教化，我們向自己內心中去往裏面求。怎麼個求法？那就是跟現代的教育相反的，他們現在要成就每個人的自私心，我們要成就是公平心。這個就是學著要至誠，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」，那就指的本性上就是至誠。我們學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，我們在人類的立場，我們學本性、學至誠，我們就要誠之者。所謂誠之者是什麼呢？做任何事情都要出於誠心，對一切人說話都要說誠實的話、說老實話，不要欺騙人家；辦的事情，誠誠實實地辦事情，自己有多大能力就辦多大的事情；不要藉著辦事情來欺騙人家，成就自己的自私自利，這就是學誠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。途徑就是一個道路，就順著這個道路，我們就走，就一定走到那個最終的目的。往這個道路上去走，自己與他人就能一步一步地往好的境界上來轉啊！所以我們不要看現在這個時代這麼亂，環境這樣不好，既是匹夫有責，我們就有責任，不怕人家笑話，也不怕人家不接受，我們只要有恆心的一直這樣去做，自然就有成果。

「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」上面是講到聖人是天下至誠能夠經綸天

下的大經，以至於後面講到「夫焉有所倚」，不要依賴任何事情，也不依賴任何人，而所依的就是至誠。現在接著就講：「肫肫其仁」，「肫肫」就是當很誠懇的意思，誠實而又懇切，就是誠誠懇懇的叫肫肫。「其仁」呢？就是實行這個仁厚，凡是這個仁就是待人非常厚道，比如說辦政治要實行仁政，做對於一切人都有好處的話，就是這個人，他是仁人，有仁德的人，所以這個仁就是對待人很厚道。這裏講：「肫肫其仁」，是很誠誠懇懇的，待人那樣仁厚。就拿孔子講，孔子溫良恭儉讓，溫是自己很溫和，良是一切都是自己良知良能在那裏起作用，恭儉，對於一切人都是恭敬，儉是儉樸，遇到任何事情總是要讓人，這是孔夫子的修養，就是仁的具體的表現。這句話：「肫肫其仁」，就是把仁厚之道推行出去，很誠誠懇懇地行使這個仁，使人人都蒙受仁厚給他的這些利益。「淵淵其淵」，淵是什麼呢？比如說那個水很深的叫做淵。「淵淵其淵」，這是講孔子的道德就像那個水很深很深的。這個就是表示道德像水那麼深，人家探測不到它的底。由這個道德發出來的辦事能力，也一樣讓人家不知道這種能力從那裏來的啊？人家也沒辦法了解。他的辦事能力就像深水而不可測，這叫淵淵其淵啊！「浩浩其天」，浩浩是廣大的意思，前面淵淵是講孔夫

子的道德能力那樣深，這個是浩浩呢，是廣，廣大，廣大是什麼呢？孔夫子的道德能力，廣大得像天那樣無邊際的，這叫浩浩其天，廣大得如同天那樣的沒有邊際啊！這三句話，「肫肫其仁」是人的，在三才之中是聖人的這個相；「淵淵其淵」呢？這是這個大地，如同大地大海的水那樣深；「浩浩其天」，廣大得像天空、太虛空的那樣浩浩無邊。這三句話，天地人三才之道，孔子都具備了。

這三種都具備，下面講：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」這句話是解釋前面講孔子的那樣至誠，具備天地人三才的道德能力，這種道德能力，誰知道他呢？前面講：「浩浩其淵」，人家是沒有辦法了解的，測量不到；「浩浩其天」，那是廣大無邊，人家也沒有辦法測量到；「肫肫其仁」也是這樣啊！孔子那個溫良恭儉讓，一般人也是不能夠一下就了解了，你愈是接近他，愈是感覺是那樣地溫良，不能一下就完全看出來了，這都是。所以這裏講「苟不固聰明聖知」，這個指的是其他的聖人，換句話說，像孔子那樣聖人的道德能力，唯有聖人才能知道。所以鄭康成的那個注解，各位看那個小字，鄭康成的注解就說：「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」，



從「苟不固聰明聖知」，一直到「其孰能知之」，這幾句話是指的只有聖人才能知道孔子這個聖人。那麼這一位聖人是怎麼樣的呢？這幾句話不是指的孔子，是指另外的聖人講的。苟當誠字講，誠然，誠然不固聰明聖知。上面講夫子的那種道德可以配天、可以辦天下的大經大本這些大事情，你要知道孔子這樣的話，沒有具備，固是堅固，堅固是指的什麼呢？「聰明聖知」，聰明是什麼呢？耳聰目明，耳朵聽的一切的音聲聽得透徹。我們一般人耳朵雖聽，聽聲音，那太有限了。聖人的耳朵聽，聽得非常通達。這個不但聲音聽，拿這個做比喻的話，聖人對於人的一切言語，一聽之後，他就了解什麼意思，我們一般人辦不到。明是眼睛看得明白，這個我們普通人也辦不到啊！我們看書，一看就把這個書的意思完全懂了？不是的。我們每天看電視裏的新聞，看報紙上登載的那些新聞事情，我們只知道那個表面啊！甚至於表面上也不清楚啊！這個明是什麼呢？當我們眼一看到電視裏面那些景象，演藝人員表演的那些相，新聞報導的世界傳播來的那些資訊，包括那些畫面，報紙上我們看的那些文字，聖人一看就明瞭，我們看不明瞭的。所以這裏講聰明，聰明是「固聰明」，很堅固的聰明，這個聰明不是我們現在所看見在社會上一般人那些，待人

那些，耍那些小聰明，那個不算啊！聖人真正的聰明就跟佛家所講的，耳有天耳通，眼有天眼通。通了，通達了，這就是真正的聰明，通達怎麼呢？通達，一切的障礙就沒有了。我們現在看外面那些講的事情，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就是我們自己障礙太多。這個障礙從什麼地方出現的呢？就是一切人，為著自己利害，把自己的利害牽涉到外面的事物上面，那些事物的真相我們就不明白了。就普通人所講：你戴了有色的眼鏡來看外面的事物，那個事物就被你有色的眼鏡把它遮蔽了，那個事物的真相，你看不出來了。這個有色的眼鏡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自私心，我們有了自私心的時候，就是等於我們自己戴了有色的眼鏡了，看任何事物就看不到真相，把主觀的意識加上去了，這就不聰明。聖人的聰明，耳聰目明就跟那個佛家所講的通了，通就是沒有障礙了。「聖知」，知是指聖人的心理。聖人的這個心智，這個知讀智，當智慧講，聖人的智，那也不是我們一般人所了解的那個我們世間的智慧，我們這個智慧也是小得微不足道，那不能跟聖人比。聖人那個智慧是真智慧，他從那來的呢？從率性來的。《中庸》開始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啊！一切都順乎本性，由本性裏面起的智慧，那是真正的智慧。我們這個智

慧不能說是一點智慧也沒有，也不能這麼說的，不過這個智慧也不能說不是從心裏面出來的，如果心裏面一點的智慧都不出來的話，那就成為一個死人了，變成草木石頭一樣的，沒有心了。凡是有心的話，這個心都是從心性裏面出來的。雖是從心性裏面出來的，我們跟聖人有什麼不同呢？聖人那個率性完全從本性出來，沒有變化；我們一般人，雖是從本性裏面起的這種智慧，這個智慧污染了，怎麼個污染的呢？就是被自己的私心污染了，那這個智慧就是很小很小了，不管用的。那麼這個「聖知」，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」，「達」就是完全明瞭了，通達了，通達天德，是天然而有的這一個德，本性起的，這叫做性德。這種聰明聖知完全通達本有的性德，這樣的聖人，他能夠了解孔子那種至誠的聖人之德。所以鄭康成講：「唯聖人乃能知聖人」，唯聖與聖，這才能夠把聖人看究竟、看徹底了，為什麼呢？他自己就是聖人，他看別的聖人等於看自己是一樣的。所以後面這一句話說：「其孰能知之？」「孰」是當誰字講，誰能知之呢？誰能知之是根據上面「苟不」，不就是說，誠然不是有固聰明聖知達天德的這種聖人的話，誰能知道孔子這樣的道德呢？這句話是從「苟不」開始一直貫下來的。那就是說，唯有聰明聖知達天德的這種聖人，才能

知道前面講的孔子之德。

這個講完了，我們要了解一樁事情，這就是說明孔子那種至聖，只有聖人才了解。要問，在孔子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聖人了，到後來，尤其在現在，我們要看誰是聖人呢？在古時候，三代以前堯舜，堯舜是聖人，堯是聖人、舜也是聖人。舜是聖人，原來是一個普通人的環境之中，沒有人認識他，可是，堯帝認識他，然後就把他找來了。找來，先交付他很多的工作讓他去磨鍊，看啊！聖人辦事情，凡是交給他的事情，他都辦得非常圓滿、成就，所以到後來堯就把天下讓給他。聖人就是這樣啊！天下事情並不是說只有我能夠做，別人不能做，這是現代人講的話、現代人的心理，聖人不如此。聖人是說，誰能夠真正辦天下的事情，我就把天下讓給他，交給他辦，這就是大公無私。到了後來夏禹王，禹王也是聖人，舜認識禹王，後來舜也把天下讓給禹王了，這就是聖人，唯聖人能夠知道聖人。孔子聖人，沒有人知道他。沒有人知道他，就是說從孔子那個時候，沒有聰明聖知達天德的那個人來知道孔子，沒有人知道啊！到現在，我們要了解，我們現在是學固有文化，研究《大

學》、研究《中庸》，我們現在在這裏開始學孔子，學孔子我們就是學認識孔子。我們現在雖然要想學認識孔子，實實在在地說，我們對於孔子那樣的道德能力，我們實在是知道的太少太少了。現在反對學中國文化的人，那更不必說，他對於孔子是一無所知啊！一無所知，他要處處反對孔子，對於孔子有什麼損失呢？沒有損失。孔子就跟那個天是一樣的，天下了雨露來滋養萬物，現在有一批人反對孔子，就等於不接受天的雨露那種恩澤是一樣的，損失的是自己啊！那個草木不接受天上的雨露的話，天空它沒有什麼損失啊！是自己受損失。今日之下的人，我們講中國文化，我們不希望有人不了解孔子，總要很虛心的，為了自己好，要學學孔子。那麼我們現在知道孔子好了，我們開始學了，既是要學的話，那麼我們就要學孔子要立天下之大本。我凡是有這個機會、條件具備，不論多少人，甚至於一個人，他能夠對我們所講的孔子的學術思想，他能聽得進去，我們就跟他講，就把孔子這個學術思想介紹給他，我們一起學。這就是《論語》裏面所講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因此，孔子那樣的聖人，沒有人認識他，我們現在要想盡到我們個人對於天下蒼生的一分貢獻，盡自己一分責任，我們就要希望我們自己跟他人一起來認識孔

聖人。認識孔聖人之後才有希望，在近處講，可以把我們台灣目前一般人所受的痛苦把它改善；擴充來講，我們講孔子的學術不是針對某一部分、某一個地區來講的，而是著眼於全天下整體的人類來說的。我們要立下這個志願，我們要把孔子這個學術能夠推行到普天之下，都能受到這樣的好處。這是我們學孔子的學術，應該有這麼一個責任心在這裏。

《中庸》研究到這裏，主要的意義可以說都算是研究完了，最後要引用《詩經》裏面若干的詩文來做一個引證，證明前面的意思。《中庸》主要講的道理就是教我們明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性。明瞭這個本性就是要率性，處處要順乎自己本性。那麼順乎本性從那裏著手啊？就是從「中和」這兩個字。我們普通人雖然有本性，但是因為我們自己習氣太深了，有了這些習氣就使得我們不認識自己的本性。那麼現在要講率性，要一切都依照本性來辦事情，一切要依照本性來處理自己的種種問題，那就是要從前面講「致中和」這上面開始。致中和要怎麼致法子呢？那是要實實在在地要用工夫的。實際上用工夫怎麼用法子啊？就是個「誠」字，誠誠懇懇地，

就是拿出個真心出來，對人對事、自己修行都要實實在在的一點虛假都摻不進去的，那麼這樣才能夠學得有成就。這些意思在前面都講完了。

詩曰：衣錦尚絅。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

「詩曰」，這是引的《毛詩》裏面有一篇詩，在《毛詩》，就是《詩經》，《詩經》的國風，詩有風、雅、頌，風雅頌前面是各國的民風，是國風。國風裏面有衛國的，衛靈公的那個衛國，衛國的衛風裏面有一篇叫〈碩人〉篇，在那一篇裏面有講到了，講到什麼呢？那一篇是用來讚美一個叫做莊姜，讚美莊姜的道德人品那麼好。莊姜在嫁過來的時候，她穿的衣服非常好，那叫錦繡的錦衣。在穿的錦衣外面加一件單衣服，單衣服不是那麼華美的。那一件單衣服蒙在那個錦衣外面，這是詩裏面是講那句話，叫做：「衣錦尚絅」，絅就是一件單衣服，不是什麼華麗的。那件單衣服蒙在錦衣之外，為的是什麼呢？「惡其文之著也」。衣錦尚絅這句話是從衛風〈碩人〉篇裏面引用來的，「衣錦」，衣當動詞講，當穿字講，穿這個錦繡的衣服；「尚絅」，

尚當加字講，那個錦衣外面加上一層網這個單衣，這是詩裏面的。下面就解釋了，為什麼呢？「惡其文之著也」，惡是不願意的，不願意裏面那個錦那個華美的衣服完全顯露出來了，著是顯露出來的。在這裏就比喻一個前面講的君子，君子的道德才能不願意顯露出來，就如同《詩經》裏面講那個莊姜穿錦繡的衣服，外面還加一件那種網的單衣服，把這個錦繡蒙蔽起來，不要讓人家一看就看出來了。所以「惡其文之著也」，文就衣服來講是那個錦衣，比喻君子的道德修養才能，不願意讓人家知道。這個跟我們現代人相反，我們現代人自己沒有什麼修養、沒有什麼品德，他偏偏向人家宣傳，說自己有什麼樣的好；自己沒有什麼能力，沒什麼辦事的能力，他要向人家宣傳，自己怎麼樣地高明。古代人不是如此，古代人那個君子之道就像「衣錦尚絅」是一樣的，怕人家知道。

「故君子之道」，把前面那個《詩經》裏面一句話引用出來以後，這裏就說了，君子之道，一個君子，「闇然而日章」，闇然，是看不明白，這就是鄭康成注解，他說：「君子深遠難知」，君子的道德修養，以及他的能力深遠，既深又遠，不是一般



人能夠知道的，叫難知，這叫做闇然。雖然是闇然，闇然就是難知，「而日章」，「章」就是明顯的意思。聖人這個道德修養能力雖然是闇然，一般人難知道，但是日久天長，一天一天，由於聖人不為自己，純粹為天下人貢獻他自己的能力，來為天下人辦事，為天下人謀求福利，這一種的聖人表現，一天一天地彰顯出來，這叫闇然而日章。「小人之道」呢？「的然而日亡」，小人之道不是如此，這裏鄭康成也這樣注解，他說：「小人淺近易知」，小人他做一點好事情，深怕人家不知道，他就自己表揚出來了，自己有什麼能力，也怕人家不知道，他也趕快就宣傳出來了，這是很淺近，跟那個君子的深遠是相反的。既是這樣淺近，那的然而日亡，的然是什麼呢？的是很明顯的意思。這個的字，清朝有一個錢大昕，他懷疑這個字，這個左邊，現在這個經典上左邊是個白字，他懷疑這個字不是白字，左邊應該是個日字，右邊這個字還是一樣的，左邊一個日字，讀音還是讀的，那就是當明字講。現在這個的字，它是目的的「的」，所以錢大昕他有此一說。不過這個的字，涵義也不是一種的，當然也可以當明顯字講，在這裏不必改字，還是這個的。的然，小人之道很淺近，人家一接觸他，的然，很明顯的，就像那個目標看得很近，一看就看到了。所以看

到了之後，他跟君子之道是相反的，君子之道開始是闇然，人家難知啊！到後來，一天一天地彰顯出來了。小人呢？你一跟他見面的話，他所有的，他的能力，他是什麼樣的品德，一看就看出來了，看出來以後，還有沒有啊？沒有了。不但沒有，而且一天一天地就變化了。開始人家看他是他表面的，到後來一天一天的變化，而日亡，初看那一點點好處，到後來就慢慢變成沒有了，變成亡了，亡是無了，這是小人之道。拿小人之道襯托君子之道，我們要學呢？就是要學君子之道。君子之道，那就是什麼呢？要學深厚、學遠大，自修的工夫那就是要講究率性，「率性之謂道」啊！「率性之謂道」是怎麼個率性法子？我們就把心放在理性上面。凡是外面的一切境界，跟一切人來往，遇到那些不講理的人，遇到社會上那些犯罪的事情，我們要自己不要隨著那些境界，來影響我們自己的心理。隨著那些外面的境界受影響，那就是與世間那些同流合污啊！現代人不講道德教育，我們就不要跟人家學，我們要學還是要學道德。那這樣，在自己內修這一方面，這就是要學著率性。這樣率性就是往深處、往遠處來學習。除了這樣向率性上面來學，世間的學術我們還要學，這些科學，社會上這些事情，我們都要了解。學了這個之後，運用的時候，那

就不要跟人家一樣的，不要拿這些學問來跟人家爭名奪利，我們要拿這些學問來替人家服務。假使我們要從事政治了，我們從事政治的時候，對於政治學，政治上一切實際上的事務，我們當然要學，可是學的時候，來辦政治這些事情，我們的動機不是為自己，我們的動機就是純粹地來替那些人，替別人來服務。如果說要為自己，那只有一點，我們藉著替人謀福利、辦理合乎仁德的仁政，藉著這樣的事實來學習率性，藉著這個事情來開發自己的本性，我們只有這個目標，就這個意義來講，那是為我。這個為我，以這個立場來替人辦事，也就是為天下人。所以了解這個道以後，那我們辦任何事情，就不要跟現代人那種想法、那種作法，我們不能學的。我們學要學君子之道，學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」。這就是前面講，一個人你內在有道德、有文章，自己不說，「誠於中」必然「形於外」，自自然然地，你有內在這樣的道德修養，自己不說，久而久之人家也會自自然然的看得出來，所以教我們學要學君子之道。

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；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

德矣。

「君子之道」要學習的話，從那裏來學呢？這就把君子之道由這幾句話，我們就可以從這幾句話，自己向這一方面來用工夫。所謂「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」是什麼呢？淡，他做人、做事情看起來都很淡薄。雖然很淡薄，可是呢，「而不厭」，厭是滿足的意思。這就兩方面來講，一方面他自己道德修養、學術研究不會自滿的，永久不會滿足的；就別人對他來說，跟這樣的君子相處的話，就是古人講：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」，你跟他相處，看起來很淡薄的，可是到後來的時候，一直跟君子相處的話，不會有厭惡之感，愈相處彼此愈感覺得互相以厚道，就是令人不厭，淡而不厭。「簡而文」呢？簡是簡單，他的一切都很簡單，然而有文采、有文章。所以簡單之中，就拿現在我們常用的話：這個人他有文化修養。因此看，他是簡而又文。「溫而理」呢？溫就是跟他相處的時候，他很溫和，在這個溫和之中，他自己做事情、待人接物，一切都是條理清清楚楚的，絲毫不會亂的，所以這個溫而理，理是有條理。

「知遠之近」，所謂知遠之近是什麼呢？一個事情，我們普通人看事情都是看眼前的事情，稍微這個事情遠一點就看不明白了。這個就是什麼呢？一者，歷史上的事情，過去的事情，往往看不清楚；還有未來的事情，也是不明瞭，這是一般人共同的毛病。要求學是想學個君子，他不但把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楚，過去的事情、未來的事情，他都看得清楚，所以叫遠。知遠之近是什麼呢？看一樁事情，他要從遠大的地方來看。這跟我們普通人不一樣，我們普通人只注重現實，一切講功利、講現實。君子他了解，任何事情要從遠大之處去研究、去觀察。「知遠之近」這個意思就是，他要把這個事情看得很遠的時候，就從近處看，近處是什麼呢？這個事情開端的時候，那就是普通人講：這個事情動機在那裏。這件事情將來是好、是不好，是為自己私人的事情，還是為公眾的、大眾的來辦事，這個開始就要分析清楚。愈是為大眾來辦事，那麼這個出發點就正確的。出發點正確了，再研究這個事情一開始做了以後，有沒有什麼障礙？有那些可能遇到的困難？這在開始的時候就要明瞭。那麼君子他看事情，一則從遠大處來想，再則就事情還沒有開始的時候，他就要研究這個事情的動機。動機要端正了，計畫要清楚了，方法要正確了，那麼它自

自然地，這個事情就能成就的，所以說：「知遠之近」。

「知風之自」，風比如說，風起來的時候，他知道這個風從那裏起來的。風是代表一個事情得了一個結果了。這個風，它這樣地起來的時候，它從那裏起來的？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。那麼這樣就是辦一切的事情，比如說，我們看世間的任何事情，例如今天我們在新聞傳播媒體裏面，無論是電視、無論是報紙，當我們看到從世界各地傳播過來之後，這個都是事情，就像那個風一樣已經起來的了。各國所發生的這些事情，它是一個結果了，我們一般人看這個事情怎麼來的？不知道。君子他知道，什麼樣的事情一發生了，他知道這個事情怎麼發生的，是從那裏起來的。風是代表結果，自是代表原因，他從果上面可以追溯到前面形成這個果的一種原因。有了這個知見的時候，那麼他看事情、解決任何問題，他就與一般人不同的，他要提出這個辦法就能絕對有效果，不會做了以後做不成功，那麼這是由於他知風之自。

「知微之顯」，知微之顯，微是很隱微的，顯不出來的。他從很微細的地方知

顯。從微細的地方怎麼知顯呢？比如說，我們人心，你說那個人心，我們知道啊？人的心都是很隱微的，非常微細的在心裏面，甚至於連他本人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們任何人，你比如說，你問：我的心理是如何？我甚至於自己不知道。君子他求學求道到了一種程度的時候，他明瞭。他明瞭是什麼呢？就是要看到人的內心很深的、很微細的地方，人的心理，他怎麼看得出來呢？他從那個顯處，叫知微之顯，要從明顯處看出來。明顯處指的在那裏啊？比如說，一個人的面貌，他這個人心裏不高興的時候，那個面貌顯出一種憤怒，或者是有一種面貌的顏色也變了；恐懼的時候，面色也變了；歡喜的時候，也有不同的面貌出現了。那麼這些，君子他就從人的這些顯著的言語、容貌、他的表情，可以看得出來。就拿言語來說，普通人在正常的時候，言語很和平的，如果他憤怒的時候，或在恐懼的時候，或在發怒氣、發脾氣的時候，那個言語就不正常。君子就從這個很顯著的地方，來知道一個人的心理，很微細的那個心思，這個是知微之顯。

從這些地方，君子一則能夠知道人的心理，一則知道事情的因果，那麼知道這

些什麼呢？君子待人接物、辦事情，總得要通達人情世故。我們普通人在世間做事情，為什麼不能成功，為什麼遭遇他人來阻礙，就是我們做的事情不知道人情世故，對於別人有意無意之間，對人家有損害，我們自己還不知道，所以我們辦事情困難很多。君子在這些地方，一則他自己有內在的修養，「溫而理」，再則知道事情的「知遠之近」、「知風之自」，那麼再知道人的心理，「知微之顯」，這樣的話可以是通達人情，事理也明瞭啊！「可與入德矣」了，德是修養道德，修道啊！修道是從那裏修啊？要從自己這個德，修養品德，品德修得一天一天在那裏開發出來，他這個性德、本性就一天一天地顯示出來，所以叫入德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要學君子之道，就在這些地方用工夫。這些地方怎麼用工夫呢？比如說「淡而不厭」，我們自己一切求其平淡，不要好高騖遠，不要遇任何事情誇耀自己。「簡而文」，簡是什麼呢？我們思想要單純，不要像一般人一樣那麼複雜，複雜的思想到社會上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所以腦筋不簡單，我們學君子之道要學著與世無爭，我們就是很簡單。愈是簡單，雖是很簡單，但是我們有文化的修養。這是在求學、講修養的時候，這個都必須要具備的，要學平淡，要學簡，一切都簡單；再就是待人，你要



溫和，不要給人家難堪；然後看事情，你要明瞭因果；看人心，你要懂得人的，你怎麼知道從表面就可以看到內心呢？誠於中必然是形於外，只要自己在這上面有認識的話，那麼長期的觀察，一目了然啊！這樣「可與入德」，在修道就自自然然地會進步的。

詩云：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

「詩云」，《詩經》有風、雅、頌，這是講的〈小雅〉，〈小雅〉有一篇叫做〈正月〉，〈正月〉就是農曆開頭那一個月叫做正月。〈正月〉那一篇詩裏面有這兩句話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那一篇詩是來諷刺周幽王的，因為周幽王算是一個昏昏沉沉的，不算是個明君，政治也辦不好，所以那個詩人做一篇詩來諷刺他。這兩句詩是形容一隻魚，那些魚在魚池子裏面，雖然在魚池裏，沒有什麼快樂，為什麼呢？在那個魚池裏，雖然牠潛在水裏面，潛伏在水裏面很深，沒有用處，人家還看得到牠，還會把牠捕捉出來。「潛雖伏矣」，雖然潛在水裏面很深，「亦孔之昭」，孔當大

字講，昭當明字講，但是在水外，在池水以外，人家看牠還看得很明白的。既是看得明白，這個魚還是免不了要被人家把牠捉起來。這是諷刺在周幽王的時候，一般有能力、有品德的君子，他隱藏起來，還是免不了要受害處的。《詩經》的本義如此，但是《中庸》引用詩引到這裏面來，不用它的本義，用在這裏的時候，就是證明君子雖然隱藏他的品德、隱藏他的學問，仍然人家還知道他。雖是自己不願意表現，自己也不宣傳，可是人家照樣地，後來還是一天一天地發現，他有這樣高尚的道德文章。這就是照應前面講的「闇然而日章」。所以引用在這裏，跟《詩經》裏的原義不相同，這是古人引用經書的時候，往往有這種用法的。所以下面講：「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」，「內省」是內在反省，內在反省「而不疚」，疚是什麼呢？當病字講，一個人有了病的時候，自己感覺心裏很難過。這裏講君子向內自己反省，他雖然自己在世間沒有用出他的能力出來，也不願表露自己的能力和品德，可是自己不感覺到什麼難過，不疚，也沒有什麼愧疚的。為什麼呢？「無惡於志」啊！無惡於志的時候，對於自己的志向，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。這就表示，君子雖然他有那樣好的道德文章，自己也不願意向外面來表揚自己，而人家暫時也不

知道他，也不知道他的時候，他也「內省不疚」，自己毫不在意；這個毫不在意，對於他這種修養、這種志願毫無損失。

下面就講了：「君子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！」這就是難能可貴的。我們學君子之道，固然要學，要研究學術，要學修養品德，假使說我們道德、文章都修到一個程度的時候，自己也算不錯了，那麼一般人總是感覺到：我有這些能力了，總是要用得出去嘛！如果用不出去的話，自己感覺到是好像不免有所怨恨了，這是普通人都有這個心理，但是要學君子的話，不可以這麼做。我們學《論語》的時候，《論語》一開始就講，你要求學，求學的時候感覺得很有樂趣了，學問求好了，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，那也感覺到很好，很樂。但是在世間，你有學問、有能力都能用得出去，不盡然啊！自古到現在，別說普通人了，就拿孔子來講，孔子在魯國做過一個時期的高位子，也有個時候啊！可是到後來這個道行不通了，他就不能做了。不能做，他沒有什麼怨恨。孔子以外，在古時候那些有學術、有能力的人、品德好的人，世間人不知道他，國君、天子不知道他，他就是怎麼樣呢？要學著自己

不要厭惡自己不得志啊！所以在《論語》就說了：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雖然你這個好的道德文章、辦理政治的這些能力，沒有人請你去辦事，沒有人來用你，那你不用有所怨恨，所以這叫做「無惡於志」，這一層很重要。假使我們不得志的時候，就怨天尤人，那我們原來有一點點修養，全部就沒有了。因此在這裏講：「君子所不可及者」，君子之道，一般人學不到的地方在那裏啊？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」，一般人所見不到的，他的一切能力和道德修養，人家看不到。雖然人家看不到，他自己一天一天在那裏修養。時候到了，那麼他自己有用的時候；時候不到，他不會怨天尤人的。就像孔子，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，到處沒有人能夠了解他，雖然如此，他回來整理先王之道這些文化，然後又辦教育，結果他的成就超過堯舜以前的，以及堯舜以後的這些歷代聖人。因此君子之道，像這個是一般人所不及的。不及的就是在人人想看也看不見的地方，就在這些「闇然而日章」，事情表現出來以後，愈到後來愈彰明。像孔子，你看一直到現在，談到孔子，誰不尊敬啊？談到孔子的學術思想，誰不想去學啊？這就是人之所不見啊！

詩云：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

引這個詩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」，這一篇詩也是在雅裏面，它是風、雅、頌的雅，〈大雅〉。〈大雅〉這一篇叫〈抑〉之篇，它這裏有這兩句。它這一篇詩是講衛國的衛武公來刺周厲王的，一方面諷刺周厲王，一方面自己做為自己的警惕。在這一篇詩裏面有這兩句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」相這個字當視字講，根據鄭康成的解釋，相當作視，視是什麼呢？我們用眼睛看東西，是看。「屋漏」，是古時候建築的時候，建築房屋它有幾個地方，這幾個地方，根據《爾雅》解釋宮殿、解釋方位的時候，它有這麼說的：房屋在西南隅，在西南這個角落裏面叫做奧，奧就是深奧的奧；在西北隅，靠近西北的那個角落裏面，那叫做屋漏。屋漏這個名詞就《詩經》裏面解釋，這個漏是個隱密的地方。所謂屋漏是什麼？屋就是這個隱密地方很幽暗的，只有從門戶或者是窗戶，透露一點光線進來，得不到充分的陽光，這叫屋漏，引申的意思，這是在幽暗的地方。不過屋漏這個名詞，在清朝有很多注解《中庸》的人，也有很多注解《詩經》的人，在這個地方考證了很多，它有很多

的講法，那個不能詳細地講。我們在這裏只就從鄭康成的注解，就是當做隱密的地方，因為在西北隅，那不是門戶附近，在屋子裏面很深處。「相在爾室」，詩裏面的意思，爾室就是你自己的房間裏面，你好好看一看。相在爾室，就是你自己好像你考察考察，考察你自己一個人在家裏面，單獨地處在你家裏的時候，就是在爾室。「尚不愧于屋漏」，就是你在自己家裏，要單獨在家裏休息，沒有別人跟你在一起的時候，這個時候，你不愧于屋漏，屋漏就是表示很隱微的地方、很隱密的地方。就在隱密的地方，雖是沒有人知道你做的事情，說的話沒有別人知道，你一個人當然不會說話的啦，沒有說話的對象，但是你心裏起了什麼念頭，你想的什麼事情，你以為別人不知道，但是，古人「尚不愧于屋漏」，就是在單獨的時候，自己要無愧於一切人、無愧於天、無愧於自己。不與任何人相處的時候，都要有無愧之心，這就是講究慎獨的工夫。愈是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，愈是要謹慎，包括自己的行為，當然自己在房子裏面，你要做什麼，雖然別人不知道，你自己也要有所謹慎啊！就是自己起的什麼念頭，自己也要謹慎啊！凡是有害於人的這些念頭都不可以出現的，沒有這些有損害於人的這些念頭，一切沒有，這就是不愧于屋漏。這是完全講

慎獨的這些工夫。古人也講：「不愧于衾影」，衾影是什麼？自己在睡眠的時候，被子一蓋了，誰知道啊？影子，走路的時候有個影子，沒有別人知道，你雖然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你要對得起自己的衣服、被子，對得起自己的影子，這就是講究慎獨，講到極處了。我們學君子之道，就要學著講究慎獨的工夫。慎獨就是我們不在外面做事情，就在家裏，賦閒在家裏的時候，我們一切都要無愧於人。就是無人之處也要不愧於屋漏，這是非常重要的樁事情。

「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。故，就把這個事情道理說明了以後，再做一個結論，那麼因此「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。這就是照應前面講的「君子闇然而日章」，學君子之道，儘管自己在求學問，增進自己的品德。就拿《中庸》這一篇經文來講，我們用工夫在那裏用呢？就是在養中和之氣啊！跟一切人相處的時候，我們要有中和之氣。中就是那個喜怒哀樂不要發出來，萬一發出的話，馬上就把它節制住了，不讓它繼續發。這樣對於一切人，你可以做得上一個和字，跟人家可以和諧相處，既然跟人家可以和諧相處了，你自己內心也和諧了！自己內心是和

諧，就拿我們身體、心理和諧了，身體自自然然地，精神也舒暢了，身體各種毛病也就不會發生的。這是只要在這上面去用工夫，你就自自然然地發現這個效果，這種修養就是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，「不動」是不必用很多行為來表現出來；「不言」，你也不必用言語向人家說明。你沒有言行在那裏往外表達的話，可是呢！就前面講「闇然而日章」，一般人總是認為：我不說出來，我不用行動表現出來，那人家怎麼了解我呢？尤其在現代，你自己有什麼能力？自己不說，人家怎了解你呢？這不是埋沒了自己嗎？這是一般人的看法，君子不是如此！君子就是處在今天這個時代，不管人家流行怎麼樣地宣傳自己，怎麼樣表揚自己，就是自己不表揚，也拿錢出來叫人家替他宣傳，但是君子不願意這麼做，君子是不動聲色的。雖然不動聲色的，你看「而敬」，久而久之人家自然對他尊敬！他雖然不必說，我怎麼樣對人家好，對人家有信用，可是呢，人家會相信他。他跟人家有什麼事情的時候，不用訂契約的，自自然然人家會信得過他，所以叫：「不言而信」。這就是君子是注重內在的那種涵養，涵養有成就的話，就是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。相反地，就像現在一般人惟恐人家不了解他，他到處宣傳、到處自己表揚自己。愈是這麼做，



愈是人家把他看穿了！在這一章我們要學君子，不能跟現代人那樣學。

詩曰：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

這兩句詩是《詩經》裏面頌體。《詩經》開始有各國的國風，國風後來有〈小雅〉，〈小雅〉過來有〈大雅〉，〈大雅〉之後就是頌了。頌開始是〈周頌〉，周家的那些詩篇，〈周頌〉以後有〈魯頌〉、有〈商頌〉。這是〈商頌〉，商是殷紂王那個時代、那個朝代，夏商周的商。〈商頌〉裏面有一篇叫做〈烈祖〉。〈烈祖〉這一篇裏面，有這兩句詩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」。本來在詩裏面的這個頌是祭祀的頌，商朝開國君主祭祀的那一篇詩篇引用在這裏面，是講一個君子，不要有言說而自自然然地，就有人受他的教化，而跟他一起學。

現在我們就看這兩句詩了，詩這個「奏」，古人的注解也有各種講法，在這裏就採用這個奏當進字講。進就是指的祭祀，這個「假」字呢？就注疏本子，鄭康成是當大字講，大是講在祭祀的時候奏這個大樂章。「奏假」就是奏大樂章，就是向宗廟裏面祭祀的時候，進奏這個樂章叫大。那麼在這裏這個假字當格字講，格就是

格物致知的格，格當「來」字講。在祭祀的時候，祭祖宗或者祭神明，在祭祀的時候，祖宗的神，神來了叫格了！神來的時候，正在舉行祭祀的時候，主祭的人，參加助祭的人，在這個時候肅然恭敬叫肅敬，這叫「無言」，沒有任何人在說話。「時靡有爭」，靡當無字講，在這個時候沒有任何的爭議，爭爭吵吵那些喧嘩的聲音，沒有爭議的聲音。這是詩裏面，是講那種在祭祀的時候，這是〈商頌〉！是講頌那些祭祀的一種功德。《中庸》引用這兩句詩來，就是說君子雖然他自己修養得那樣有道德、有能力，這些他自己不必講，無言啊！拿這個詩來比喻他。比喻他處在世間無言，不要用言語向人家宣傳。

一般的君子，他固然是不用言語宣傳，不要自己表揚自己。就是在位的君子，古人講：「為政不在多言」，為政就是辦政治不必多說，你只要拿出良心出來，拿出真心出來替天下人來辦事情，你是一個國君，你就替你全國的人來辦事情，你把事情辦好了就好啊！多說話有什麼意思啊？沒有什麼用處啊，所以無言。雖是無言，不必講那些空話，你把事情做出來，就沒有人向你有什麼爭議的。不但沒有人向你

爭議，而且你所治理的這些民眾，他都會跟你學，受到你這種為政的作風，他都來向你學，他就受到你的感化。這就是聖人、君子都是這樣，叫做「不言之教」，不用言語用身教，身體做出事情來，這就讓別人自自然然地得到感化了。

舉出這兩句詩來，證明君子行的不言之教，這就是前面講的「不動而敬」。君子不動聲色，不要用，自自然然地民眾就會尊敬你。他尊敬你，他受你的感化就跟你學。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讀聖賢書的那些儒家，他沒有機會辦政治則已，一旦有機會去從事政治的話，他都是這麼做法，完全憑自己的良知良能來辦事情，這就是詩裏面所講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」。就像那個神明來的時候，沒有任何言語，那樣恭恭敬敬的。你辦事情、待人之道完全出自真心，那樣待人。你想想看，你這樣待人的話，這樣辦事的話，人家，就是前面講的自自然然地會看得出來，你不說人家也明白。

**是故君子，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**

「君子」就是在位的君子，這個講天子，講國君都可以的。「不賞」，賞是獎賞，

「不賞而民勸」，你不必鼓勵老百姓怎麼樣地來配合你的政治，你只要自己實實在在地、誠心誠意地替老百姓來服務。你辦教育，本著自己良知良能來教育學生、教育一般人，你雖然不用種種的方法來獎賞，而民自然勸，勸是什麼呢？自動地來學習，自動地來服從你，這叫「而民勸」。

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」，「不怒」，你在位的人，不管是你在天子之位，或者你在國君之位，你不用發怒的。發怒就是動了怒，就是自己發脾氣了，一般人講一發脾氣了，那人家看見就害怕了。這裏講你是個君子，就像前面所講的，你有那種內在的修養，你不用發這個怒，而民呢？一般人民怎麼樣呢？「威於鈇鉞」，威就是，自自然然地而認得你有一種威德。這個威字，古人有當畏懼來講，那是一個引申的講法，這個威字就是威德，有一種道德自自然然顯示出來，民眾一看你，你有一種威德在那裏，他自然對你有所畏懼了，這種畏懼是畏懼你的德。畏懼你的德，畏懼到什麼程度呢？拿比喻「鈇鉞」，鈇鉞是刑罰的一種工具，作戰的時候，戰爭所用的那種武器，用在法律上面用刑的時候，鈇鉞也是一種工具，像那個斧子，這一類

的。你雖然不怒，可是民眾看你有那種威德在那裏，他就自然對你有所畏懼，畏懼得比那個鈇鉞還要超過了，鈇鉞他不見得怎麼畏懼，可是他對於你有威的這個德他畏懼。一畏懼的時候，要知道，用這個德來讓民眾畏，他雖然是畏懼你，他不會疏遠你。不但不疏遠你而來親近你，而來效法你。

詩曰：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

這個詩是〈周頌〉，〈周頌〉這一篇詩叫做〈烈文〉。〈烈文〉這一篇是讚美，周成王即位的時候來讚美文王之德，其中有一句話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」，不這個字，清朝那些儒家，他考據這個不字，下面加一橫當丕字講。古時候這個不字，跟丕字是一個字通用的，既是通用的話，在這裏就是當丕字講，丕當大字講。「不顯惟德」，就是你這個德很明顯的，顯示出來這個德，一顯示出來，「百辟其刑之」。「百辟」，辟是君主，周家的天下各國的君主很多，周天子文王這種德這樣顯示出來，各國的君主，都從心裏面誠心誠意地來效法你，「刑」這個字，就當效法來講。我們現在學的类型叫典型，典型的這個型字，下面加個土字，在經典裏面這個刑字，

就跟典型的那個型字，是一個字。那麼各國的君主，就拿你這個德做一個模範、做一個典型，人家就向著你這樣學。

下面再說：「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」，君子，篤是很純粹、很厚，恭是恭敬。君子的修養，內在那樣很實實在在地，很純粹地在那裏修養自己，恭呢？是你自己，只要有這個內在的品德，修養得很高尚了，自自然然地往外發。所謂誠於中必然是形於外，所以「篤恭」，內在的篤，純粹的、很篤實的在那裏，有了那種高尚的品德，外面自然就恭了。「而天下平」，而天下平的時候，不用武力。古時候，那個天子用征伐，天下那個國家，諸侯不服從他的命令的時候，天子就是征伐他。可是這個天子本身有道德，就憑這個道德人家會來效法他，絕不會違背他，所以不用征伐，自自然然天下太平。

詩曰：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

這個詩是〈大雅〉裏面的，〈大雅〉有個〈皇矣〉那一篇詩。〈皇矣〉這一篇詩是讚美周天子，它說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」，讚美周家有明德，明德就是〈大

《學》所講的，「在明明德」那個明德。周天子像文王，後來是追贈也是王，是天子，從文天到周公到武王，都是有明德，明德都出現、都開發出來了。所以天講「予懷明德」，上天就認為你有明德了，在上天的心裏講：你明德有了、出現了。「不大聲以色」，你這個明德是什麼呢？你用你的明德來治天下，你治天下的時候不用大聲，以色是什麼呢？用大聲音來造成你嚴厲的那種顏色，就是用很嚴厲的聲色，那叫不大聲以色。這在清朝有儒者，他考據是不大聲以色，以當與字講。不大聲與色，雖然他考據用這個方法，但是我們推敲這個經文，詩裏面詩文這個句子，不大聲以色，還是不改與字好，與字雖然用這個聯繫詞，把這個聲與色，這兩者用一個大字來講。好講是好講，但是意思上比不上這個以字，不大聲以色就是不用大聲，來幫助自己疾言厲色的這一種來對待人家，這樣講很好。那麼就是不用大的聲色，就是不用疾言厲色，厲是很嚴厲的這個顏色來待人，這是表示周家的文王有這種「明德」，一個有明德的人，他待人一切都是溫和。孔子就是這樣，孔子是溫良恭儉讓，他待人一切人都是溫和的，這裏講是「不大聲以色」，就是溫和的待一切人。





### 第三十一章

子曰：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詩曰：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至矣。

子曰：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。

講到這裏，引用孔子以前講過的話，「子曰：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」。孔子講過這樣的話，說什麼呢？你用大聲以色，就用那個疾言厲色的來辦政治，來對待老百姓，那個沒有什麼大效果。為什麼呢？孔子就說你用這個大聲以色用來化民，用來感化一般人民的話，這是末，不是根本。根本就是那個詩裏面講「予懷明德」，你要拿這個明德來感化民眾，你辦教育用這個明德，從這個根本的地方來啟發學生，這才是從本上來講，講那個枝末是沒什麼大效果，所以說是「末也」。在《論語》裏面講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你辦政治的話，你用道德來做引導，用的方法，就要把這個禮，教給老百姓，「齊之以禮」，這是明君，這樣治國平天下是這個方法。

詩曰：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至矣。

引的詩是兩篇詩，「德輶如毛」這一句，是引自〈大雅〉那一篇裏面，〈大雅〉有一篇〈烝民〉。〈烝民〉這一篇，是讚美周宣王他的道德，周宣王在周家算是中興的明君了，所以這一篇詩是讚美他的。德輶如毛，德是什麼呢？你說明德，明德看不見啊！我們普通人，人人都有明德，別說人家看不見，我們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都看不見了，那當然是大家都不知道了。聖人明德都開發出來了，聖人自己知道，別人也不知道啊！那說個比喻，聖人的明德如毛啊，毛是非常微細的，比如說我們人的身體上，一根汗毛也不大容易看得見啊。雖然這個毛是很微細的，還可以能夠看得出來，那麼聖人的明德看不出來，就拿最微細的一個東西，那個毛來比喻，讓人家有所了解。比喻是比喻，還是不能完全比喻出來，所以說「毛猶有倫」。

引用詩的一句話以後，再加上評語，這個毛還有倫當比字講，這個毛雖然微細，還可以類比的，類比還可以看得出來。那個聖人的明德，那完全顯露不出來，顯露不出來的時候，可是讓我們從這裏明瞭，你往裏面非常抽象的，你要在自己下工夫

就了解；不下工夫，自己往明德這上面去開發自己的明德，你還是不知道。

所以下面再引用兩句詩，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，這是〈大雅〉裏面的〈文王〉之篇，這是讚美文王的這一篇詩。這一篇詩的話，「上天之載」，這個載是讀平聲，讀「栽」，栽就是栽培的栽，栽培，天怎麼栽培呢？天栽培萬物，我們看見天，怎麼栽培萬物啊？我們只知道，在這個大地上的萬物，生存發展怎麼樣存在，是天給我們栽培的，植物、動物、我們一切人類，我們如果沒有天的話，我們怎麼能夠存在啊？沒有天的空氣，我們怎麼活下去啊？沒有雨露，地上的萬物，怎麼能夠生存呢？這些雖然萬物得到天的這種栽培了，「上天之載」這種栽培了，「無聲無臭」啊！天，它跟我們萬物說過話沒有啊？沒有跟我們說話的，沒有聲音，也聽不出什麼一個氣息出來，這是可以說是「至矣」了。至矣是到了極處了，聖人的明德，他治理天下，替天下人辦事，他完全從他的明德裏面起的作用。起的這些作用，雖然對於天下人，就像天那樣栽培萬物，萬物不知道天對它的那種栽培，聖人用明德起的作用，來教化天下人，替天下人辦那些有利的事情。而天下人不知道，不知道什麼呢？

不知道聖人這種德。

這種德，前面講「德輶如毛」，這個德輶如毛的輶是什麼呢？輶當輕字講，那個毛非常輕，輕的一般人拿都拿不起來、看都看不見。他聖人之德那種隱微的德，就像毛那樣，毛再進一步地講，毛還有所比，還有所比類的，那聖人之德講到極處，就像上天那樣的，上天那個「之載」那沒有任何比。我們現在看這個太虛空，這個太虛空，他拿什麼來比啊？我們拿任何東西比也沒辦法比啊！這個太虛空是沒有任何言語，它不會像我們人一樣，今天到這裏發表一篇言論，明天到那裏發表一篇言論，沒有。它只管栽培天下的萬事萬物，天下一切的動物、植物，雖然離不開他這些栽培，可是沒有一個人了解他，也聽不到他的言語，甚至於連他的氣息，我們人呼吸的氣息，你也感受不到啊！這叫無聲無臭，臭是這個氣息，像天，像上天這樣無聲無臭了。

聖人之德到了極處了，這是講《中庸》講到最後，教我們學《中庸》、學聖人，就要向這個目標來學。我們學這個，學到成功了，明德完全開發出來了，我們就跟

聖人一樣，跟周文王一樣，跟周公，孔子雖然不在位，我們也跟孔子一樣，做了這些，對人有這種恩德的時候，人家不知道，聖人也不需要人家知道。只要人肯向聖人所講的言語，照聖人的言語去學，這是聖人的希望！我們求學在開始的時候，雖然還沒到聖人的地位，我們的目標要定住這個，不管自己將來到什麼程度，我們儘管實實在在地、平等無私地替天下人服務，不是為某一個人來辦事情，不是為某一個地區的人來辦事情。我們是替天下人，不但替天下人，而要替天下萬事萬物來工作的，目標要定住這個。目標正確了，我們學聖人才能有成就。目標不正確稍微有一點偏，那就是《中庸》所講的誠，那就是誠心沒有，誠心沒有你怎麼樣學，學不到的。講到最後一定要拿這個誠心，向這個正確的目標去學，那這個聖人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我們總有一日也跟他们一樣，我們也就成就聖人啊！所以《中庸》到最後，引用這個詩，教我們往這上面去學。

中庸研讀講記(三)

## 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出版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ISBN：

## 中庸研讀講記【第三冊】